

史記菁華

新式標點



廣益書局刊行

題詞

余少好龍門史記，循環咀嚙，而味益深長。顧其顛倒與衍，既不能束之中筭，又往諸翰林，迄無定本。嘗欲抽挹菁華，批道厥卻，使其天工人巧，刻削呈露，俾士之欲漱芳潤而傾瀝液者，瀾翻胸穴，而龍門之精神眉宇，亦且鬱勃翔舞於尺寸之際，良爲快事矣。

客有諗於予者曰：「史記者，龍門一家言也，而擊摘刺取之，能無剽撈之費乎？」予曰：「客蓋未達乎文章之原者也。古者左史記事，右史記言，言爲尚書，事爲春秋。此史記之名所由助也。自左氏因春秋之文，作內外傳，於是言與事始並著於一篇之中。宋真德秀論次文章五宗，特分議論敘事爲兩途，實並本尚書春秋之遺意，而刊厥町畦，故其錄左國史漢之書，一篇之文，有割其事於此而終其言於彼者。著文選以下，辨無蒼萃古文，有之，自德秀始，而其法已然。且左氏用編年之法，每自爲一篇，以盡一事之本末。至杜預凱始分經之年，與傳之年相符，後世記誦之學，亦各取其一節之精妙，而命之曰篇，其來舊矣。豈獨於史記而疑之乎？蓋古人之讀書也，既知夫曹倉五車之才，選於千萬人，而不能以一二遇也。吾生也有涯，而知也無涯，以有涯隨無涯，不亦殆乎！又以爲古人比事屬辭，事奇則文亦奇，事或粉綵，則文不能無冗蔓，故有精華結聚之處，卽不能無隨事敷衍之處，掇其菁華而略其敷衍，而後知古人之作文甚苦，而我之讀之者，乃甚甘也。今天龍門之文，得於善遊，夫人而能言之矣。則當其浮長淮，沂大江，極覽夫驚沙逆瀾，長風怒號，崩擊而衝飛者，吾於其書而掇取之。望雲夢之決瀉，觀九嶷之芊緯，蒼梧之野，巫山之陽，朝雲夕煙，靡曼綽約，吾於其書而掇取之。臨廣武之墟，

歷鴻門之坂，訪潛龍之巷陌，思霸王之雄圖，鷹揚豹變，慷慨悲懷。吾於其文而掇取之，奉使巴岷，弔靈叢魚鼈之窟，捫石棧天梯之險，縈紆晦巖，窅幽深，吾於其文而掇取之。適魯登夫子之堂，撫琴書，親杖履，雍容魚雅，穆如清風，吾於其文而掇取之。若夫後勝未來，前奇已過，於其中間，歷荒隄而經破驛，顏山鈍水，非其學會之所屬，斯逸而勿登焉。讀其文而可以知其游之道如彼，則文之道誠不得不如此也。吾見今之耳備而目翳者，日置全史於几案之旁，自成童以迄皓首，因有一卷之文，偶值夫鉤章棘句，卽掩卷不遑卒讀者，徒琅琅之管嬰夷屈數傳，又不得其感卻之所存，猶且號於人曰：「剽擲之不古也！」其爲自欺以欺人，豈不足胡盧一笑哉！

客無以難。遂書其語於簡端。凡史記傳文幾五十萬言，今掇其五之一，評註皆斷以鄙意，視他本爲最詳，約亦數萬言。龍門善游，此亦如米海嶽七十二芙蓉，研山几案間，以游之逸品也。因目之曰史記菁華錄云。

康熙辛丑七夕後三日亭田氏題。

新式
標點
史記菁華錄目錄

秦始皇本紀	一
✓項羽本紀	三
高祖本紀	一二
高祖功臣年表	一四
秦楚之際月表	一五
六國表	一六
封禪書	一七
河渠書	二六
平準書	二七
越世家	三二
陳涉世家	三四
外戚世家	三六
齊王世家	三七
蕭相國世家	三九

曹相國世家	四二
✓留侯世家	四三
陳丞相世家	四六
絳侯周勃世家	四八
伯夷列傳	五一
老莊申韓列傳	五二
司馬穰苴列傳	五三
✓商君列傳	五五
張儀列傳	五六
孟子荀卿列傳	五七
孟嘗君列傳	五九
平原君列傳	六〇
信陵君列傳	六二
范雎蔡澤列傳	六六

廉頗藺相如列傳	六九
屈原賈生列傳	七二
刺客列傳	七四
張耳陳餘列傳	七五
淮陰侯列傳	七八
韓王信盧綰列傳	八三
酈生陸賈列傳	八四
劉敬叔孫通列傳	八七
季布欒布列傳	八九
張釋之馮唐列傳	九二
扁鵲倉公列傳	九五
魏其武安侯列傳	九九

李將軍列傳	一〇五
匈奴列傳	一一〇
衛霍列傳	一一二
司馬相如列傳	一一四
淮南列傳	一一五
汲黯列傳	一一七
酷吏列傳	一二二
游俠列傳	一三一
貨殖列傳	一三五
滑稽列傳	一三七
太史公自序	一四〇

新式 史記菁華錄

秦始皇本紀

秦初并天下，令丞相御史曰：「寡人以眇眇之身，與兵誅暴亂，賴宗廟之靈，六王咸服其辜，天下大定。

今名號不更，無以稱成功，傳後世，其議帝號！」

丞相綰、御史大夫劫、廷尉斯等皆曰：「昔者五帝地方千里，其外侯服夷服，諸侯或朝或否，天子不能制；今陛下興義兵，誅殘賊，平定天下，海內爲郡縣，法令由一統，自上古以來未嘗有，五帝所不及。臣等謹與博士議曰：死古有天皇，有地皇，有秦皇，秦皇最貴。臣等昧死上尊號，王爲秦皇，命爲制，令爲詔，天下自稱曰朕。」王曰：「去秦，著皇。采上古帝位號，號曰皇帝。他如議。」制曰：「可。」

追尊莊襄王爲太上皇。

制曰：「朕聞太古有號毋諡，中古有號，死而以行爲諡，如此則子議父，臣議君也，甚無謂。朕弗取焉！自今以來，除諡法，朕爲始皇帝。後世以計數：二世、三世，至于萬世，之無窮。」

丞相綰等言：「諸侯初破，燕、齊、荆地遠，不爲置王，毋以填之，請立諸子，唯上幸許。」始皇下其議於羣臣，羣臣皆以爲便。廷尉李斯議曰：「周文武所封子弟同姓甚衆，然後屬疏遠，相攻擊如仇讎，諸侯更相誅伐，周天子弗能禁止。今海內賴陛下神靈，一統皆爲郡縣，諸子功臣，以公賦稅重賞賜之，甚足易制。天下無異意，則安寧之術也。置諸侯不便。」始皇曰：「天下共苦戰鬪不休，以有侯王。賴宗廟，天下初定，又復立國，是樹兵也。而



求其寧息，豈不難哉？廷尉諍是！分天下以爲三十六郡，郡置守尉監，更名民曰黔首，大酺。

收天下兵，聚之咸陽，銷以爲鍾鐻，金人十二，重各千石，置宮廷中。

一法度衡石丈尺，車同軌，書同文字。

地東至海，暨朝鮮；西至臨洮，羌中；南至北嚮戶；北據河爲塞，並陰山，至遼東。徙天下豪富於咸陽十二萬戶。諸廟及章臺上林，皆在渭南。

三十四年——始皇置酒咸陽宮，博士七十人前爲壽，侯射劇者，青臣進頌曰：「他時秦地不過千里，賴陛下神靈明聖，平定海內，放逐蠻夷，日月所照，莫不賓服，以諸侯爲郡縣，人人自安樂，無戰爭之患，傳之萬世，自古不及陛下威德。」始皇悅。

博士齊人淳于越進曰：「臣聞殷周之王千餘歲，封子弟功臣，自爲枝輔；今陛下有海內，而子弟弗爲匹夫，卒有田常六卿之臣，無輔弼，何以相教誡？事不師古而能長久者，非所聞也！今青臣又面諛，以重陛下之過，非忠臣。」始皇下其議。

丞相李斯曰：「五帝不相復，三代不相襲，各以治，非其相反，時變異也。今陛下創大業，建萬世之功，固非愚儒所知；且越言乃三代之事，何足法也？異時諸侯並爭，厚招游學，今天下已定，法令出一，百姓當家，則力農工，士則學習法令辟禁，今諸生不師今而學古，以非當世，惑亂黔首。丞相臣斯昧死言：古者天下散亂，莫之能一，是以諸侯並作，語皆道古以害今，飾虛言以亂實，人善所私學，以非上之所建立。今皇帝并有天下，別黑白而定一尊，私學而相與非法教，人聞令下，則各以其學議之，人則心非，出則巷議，夸主以爲名，異取以爲高，率羣下以造謗，如此弗禁，則主勢淒乎上，黨與成乎下，禁之便。」臣請史官非秦記皆燒之，非博士官所職，天下敢有

藏時書百家語者，悉詣守尉雜燒之。有敢偶語詩書樂事，以古非今者，族。吏知見不舉者，與同罪。令下三十日，不燒，黜爲城旦。所不去者，醫藥卜筮種樹之書。若欲有學法令，以吏爲師。制曰：「可！」

項羽本紀

項籍者，下相人也，字羽。初起時，年二十四。其季父項梁，梁父卽楚將項燕，爲秦將王翦所戮者也。項氏世世爲楚將，封於項，故姓項氏。

項籍少時，學書不成，去學劍。又不成，項梁怒之，籍曰：「書足以記名姓而已；劍一人敵，不足學，學萬人敵！」於是項梁乃教籍兵法，籍大喜，略知其意，又不肯竟學。

項梁殺人，與籍避仇於吳中。吳中賢士大夫皆出項梁下，每吳中有大繇役及喪，項梁嘗爲主辦，陰以兵法部勒賓客及子弟，以是知其能。

秦始皇帝遊會稽，涉浙江，梁與籍俱觀，籍曰：「彼可取而代也！」梁掩其口曰：「毋妄言，族矣！」梁以此奇籍。

籍長八尺餘，力能扛鼎，才氣過人，雖吳中子弟，皆已禪籍矣。秦二世元年七月，陳涉等起大澤中，其九月，會稽守通謂梁曰：「江西皆反，此亦天亡秦之時也，吾聞先卽制人，後則爲人所制，吾衆發兵，使公及桓楚將。」是時桓楚亡在澤中，梁曰：「桓楚亡，人莫知其處，獨籍知之耳。」梁乃出誠，持劍居外待，梁復入，與守坐，曰：「請召籍，使受命召桓楚。」守曰：「諾。」梁召籍入，須臾，梁勸籍曰：「可行矣。」於是籍遂拔劍斬守頭。項梁持守頭，佩其印綬，門下大驚擾亂，籍所擊殺數十百人，一府中皆懼伏，莫敢起。梁乃召故所知豪吏，諭以

所爲起大事。遂舉吳中兵，使人收下縣，得精兵八千人。梁部署吳中豪傑爲校尉、候、司馬，有一人不得用，自言於梁，梁曰：「前時某喪，使公主某事，不能辦，以此不任用公。」衆乃皆伏。

於是梁爲會稽守，籍爲裨將，徇下縣。

廣陵人召平，於是爲陳王徇廣陵，未能下，聞陳王敗走，秦兵又且至，乃渡江矯陳王命，拜梁爲楚王，上柱國，曰：「江東已定，急引兵西擊秦。」項梁乃以八千人渡江而西。

居鄆人范增，年七十，素居家，好奇計。往說項梁曰：「陳勝敗固當，夫秦滅六國，楚最無罪，自懷王入秦不反，楚人憐之至今，故楚南公曰：『楚雖三戶，亡秦必楚也。』今陳勝首事，不立楚後而自立，其勢不長。今君起江東，楚讜起之將，皆爭附君者，以君世世楚將，爲能復立楚之後也。」於是項梁然其言，乃求楚懷王孫心民間，爲人牧羊，立以爲楚懷王，從民所望也。

項梁起東阿，西北至定陶，再破秦軍，項羽等又斬李由，益輕秦，有驕色。

宋義乃諫項梁曰：「戰勝而將驕，卒惰者敗。今卒少惰矣，秦兵日益，臣爲君畏之。」項梁弗聽，乃使宋義使於齊，道遇齊使者高陵君顯，曰：「公將見武信君乎？」曰：「然。」曰：「臣論武信君軍必敗，公徐行，卽免死，疾行，則及禍。」

秦果悉起兵，益章邯擊楚軍，大破之定陶，項梁死。

初，宋義所遇齊使者——高陵君顯在楚軍，見楚王曰：「宋義論武信君之軍必敗。」居數日，軍果敗，兵未

戰而先見敗徵，此可謂知兵矣。王召宋義與計事，而大悅之，因置以爲上將軍，項羽爲魯公，爲次將，范增爲末將，救趙，諸別將皆屬宋義，號爲「卿子冠軍」。

行至安陽，留四十六日不進。項羽曰：「吾聞秦軍圍趙王鉅鹿，疾引兵渡河，楚擊其外，趙應其內，破秦軍必矣。」宋義曰：「不然。夫搏牛之虻，不可以破蝮蠱。今秦攻趙，戰勝則兵罷，我承其敝，不勝則我引兵鼓行而西，必舉秦矣。故不如先闢秦趙。夫被堅執銳，義不如公；坐而運策，公不如義。」因下令軍中曰：「猛如虎，狠如羊，貪如狼，彊不可使者，皆斬之。」乃遣其子宋襄相齊，身送之。至無鹽，飲酒高會，天寒大雨，士卒凍餒。項羽曰：「將戮力而攻秦，久留不行，今歲饑民貧，士卒食芋菽，車無見糧，乃飲酒高會，不引兵渡河，因趙食，與趙并力攻秦，乃曰承其敝，夫以秦之強，攻新造之趙，其勢必舉趙。趙舉而秦強，何敵之承？且國兵新破，王坐不安席，掃境內而專屬於將軍，國家安危，在此一舉。今不恤士卒，而徇其私，非社稷之臣！」

項羽晨朝上將軍宋義，即其帳中斬宋義頭，出令軍中曰：「宋義與齊謀反楚，楚王陰令羽誅之。」當是時，諸將皆情服，莫敢枝梧。皆曰：「首立楚者將軍家也，今將軍誅亂，乃相與共立羽爲假上將軍，使人追宋義子，及之齊，殺之，使桓楚報命於懷王。」懷王因使項羽爲上將軍，當陽君蒲將軍皆屬項羽。

項羽已殺卿子冠軍，威震楚國，名聞諸侯。乃遣當陽君蒲將軍將卒二萬渡河，救鉅鹿，戰少利，陳餘復請兵。項羽乃悉引兵渡河，皆沈船，破釜，燒廬舍，持三日糧，以示士卒必死，無一還心。

於是至則圍王離，與秦軍遇，九戰，絕其甬道，大破之，殺蘇角，虜王離。涉間不降楚，自燒殺。

當是時，楚兵冠諸侯，諸侯救鉅鹿下者十餘壁，莫敢縱兵。及楚擊秦，諸將皆從壁上看，楚戰士無不一以當十。楚兵呼聲動天，諸侯軍無不人人惴恐。於是已破秦軍，項羽召見諸侯將入轅門，無不膝行而前，莫敢仰視。項羽由是始爲諸侯上將軍，諸侯皆屬焉。

楚軍夜擊阬秦卒二十餘萬新安城南，行略定秦地，函谷關有兵守關不得入。又聞沛公已破咸陽，項羽大

怒使常陽君等擊關，項羽遂入。至於戲西，沛公軍竊上，未得與項羽相見。沛公左司馬曹無傷使人言於項羽曰：「沛公欲王關中，使子嬰爲相，珍寶盡有之。」項羽大怒曰：「旦日饗士卒，爲擊破沛公軍。」當是時，項羽兵四十萬，在新豐鴻門，沛公兵十萬，在霸上。

范增說項羽曰：「沛公居山東時，貪於財貨，好美姬。今入關，財物無所取，婦女無所幸，此其志不在小。吾令人望其氣，皆爲龍虎，成五采，此天子氣也，急擊勿失！」

楚左尹項伯者，項羽季父也，素善留侯張良。張良是時從沛公，項伯乃夜馳之沛公軍，私見張良，具告以事，欲呼張良與俱去，曰：「毋從俱死也。」張良曰：「臣爲韓王送沛公，沛公今事有急，亡去不義，不可不語。」良乃入，具告沛公。沛公大驚曰：「爲之奈何？」張良曰：「誰爲大王爲此計者？」曰：「鯁生說我曰：『距關，毋納諸侯，秦地可盡王也。』故聽之。」良曰：「料大王士卒足以當項王乎？」沛公默然曰：「固不如也，且爲之奈何？」張良曰：「請往謂項伯，言沛公不敢背項王也。」沛公曰：「君安與項伯有故？」張良曰：「秦時與臣游，項伯殺人，臣活之，今事有急，故幸來告良。」沛公曰：「孰與君少長？」良曰：「長於臣。」沛公曰：「君爲我呼入，吾得見事之。」張良出，邀項伯，項伯卽入見沛公。沛公奉卮酒爲壽，約爲婚姻，曰：「吾入關，秋毫無敢有所近，籍吏民，封府庫，而待將軍，所以遺將守關者，備他盜之出入，與非常也。日夜望將軍至，豈敢反乎？願伯具言臣之不敢倍德也。」項伯許諾，謂沛公曰：「旦日不可不蚤自來謝項王。」沛公曰：「諾。」於是項伯復夜去，至軍中，具以沛公言報項王。因言曰：「沛公先破秦入關，公豈敢入乎？今人有大功而擊之，不義也，不如因善遇之。」

項王許諾。

沛公旦日從百餘騎來見項王，至鴻門，謝曰：「臣與將軍戮力而攻秦，將軍戰河北，臣戰河南，然不自意能

先入關破秦，得復見將軍於此。今者有小人之言，令將軍與臣有卻。」項王曰：「此沛公左司馬曹無傷言之，不然，籍何以至此？」

項王即日因留沛公與飲。項王、項伯東嚮坐，亞父南嚮坐，——亞父者，范增也。——沛公北嚮坐，張良西嚮坐。

范增數目項王，舉所佩玉玦，以示之者三，項王默然不應。范增起出，召項莊謂曰：「君王為人，不忍，若入前爲壽，壽畢，請以劍舞，因擊沛公於坐，殺之不者，若屬皆且爲所虜。」莊則入爲壽，壽畢曰：「君王與沛公飲，軍中無以爲樂，請以劍舞。」項王曰：「諾。」項莊拔劍起舞，項伯亦拔劍起舞，常以身翼蔽沛公，莊不得擊。於是張良至軍門見樊噲，樊噲曰：「今日之事何如？」良曰：「甚急，今者項莊拔劍舞，其意常在沛公也。」噲曰：「此迫矣，臣請入與之同命。」噲即帶劍擁盾入軍門，交戟之衛士欲止不內，樊噲側其盾以撞衛士，仆地，噲遂入，披帷西嚮立，瞋目視項王，頭髮上指，目眦盡張。項王按劍而跽曰：「客何爲者？」張良曰：「沛公之參乘樊噲者也。」項王曰：「壯士，賜之卮酒。」則與卮酒，噲拜謝起立而飲之。項王曰：「賜之彘肩。」則與一生彘肩，樊噲覆其盾於地，加彘肩上，拔劍切而切之。項王曰：「壯士能復飲乎？」樊噲曰：「臣死且不避，卮酒安足辭。夫秦王有虎狼之心，殺人如不能舉，刑人如恐不勝，天下皆叛之。懷王與諸將約曰：『先破秦入咸陽者王之。』今沛公先破秦入咸陽，毫毛不敢有所近，封閉宮室，還軍霸上，以待大王來。故遣將守關者，備他盜出入與非常也。勞苦而功高，未有封侯之賞，而聽細說，欲誅有功之人，此亡秦之續耳。竊爲大王不取也。」項王未有以應，曰：「坐。」樊噲從良坐。坐須臾，沛公起如廁，因招樊噲出。

沛公已出，項王使都尉陳平召沛公。沛公曰：「今者出，未辭也，爲之奈何？」樊噲曰：「大行不顧細謹，大禮

不辭小讓，如今人方爲刀俎，我爲魚肉，何辭爲？於是遂去。

乃令張良留謝。良問曰：「大王來何操？」曰：「我持白璧一雙，欲獻項王，玉斗一雙，欲與亞父，會其怒，不敢獻，公爲我獻之。」張良曰：「謹諾。」

當是時，項王軍在鴻門下，沛公軍在霸上，相去四十里。

沛公則置車騎，脫身獨騎，與樊噲、夏侯嬰、靳彊、紀信等四人持劍盾步走，從酈山下道芷陽間行。沛公謂張良曰：「從此道至吾軍，不過二十里耳，度我至軍中，公乃入。」沛公已去，間至軍中，張良入謝曰：「沛公不勝杯杓，不能辭，謹使臣良奉白璧一雙，再拜獻大王足下；玉斗一雙，再拜獻大將軍足下。」項王曰：「沛公安在？」良曰：「聞大王有意督過之，脫身獨去，已至軍矣。」項王則受璧，置之坐上，亞父受玉斗，置之地，拔劍撞而破之，曰：「唉，豎子不足與謀，奪項王天下者，必沛公也，吾屬今爲之虜矣！」

沛公至軍，立誅殺曹無傷。

項王欲自王，先王諸將相謂曰：「天下初發難時，假立諸侯，後以伐秦，然身被堅執說，首事暴露於野，二年滅秦定天下者，皆將相諸君與籍之力也，善帝雖無功，故當分其地而王之。」諸將皆曰：「善。」乃分天下立諸將爲侯王。

項王范增疑沛公之有天下，業已講解，又惡負約，恐誅侯，時之，乃陰謀曰：「巴蜀道險，秦之遷人皆居蜀，」

乃曰：「巴蜀亦關中地也，故立沛公爲漢王，王巴蜀漢中，都南鄭。」而三分關中，王秦降將，以距塞漢王。春，漢王部五諸侯兵，凡五十六萬人，東伐秦。項王聞之，卽令諸將擊齊，而自以精兵三萬人，南從魯出胡陵。四月，漢皆已入彭城，收其貨寶美人，日置酒高會。項王乃西從蕭，晨擊漢軍，而東至彭城，日中大破漢軍。漢軍

皆走，相隨入穀泗水，殺漢卒十餘萬人。漢卒皆南走山，楚又追擊，至靈壁東睢水上，漢軍却爲楚所擠，多殺漢卒十餘萬人，皆入睢水，睢水爲之不流。圍漢王三匝，於是大風從西北而起，折木發屋，揚沙石，窳冥晝晦，逢迎楚軍，楚軍大亂壞散，而漢王乃得與數十騎遁去。

欲過沛收家室而西，楚亦使人追之沛，取漢王家室，皆亡，不與漢王相見。

漢王道逢得孝惠魯元，乃執行，楚騎追漢王，漢王急，推墮孝惠魯元車下，滕公常下收載之。如是者三，曰：「雖急，不可以驅，奈何棄之！」於是遂得脫，求太公呂后，不相遇，害食其從太公呂后，間行求漢王，反遇楚軍，楚兵遂與歸，報項王，項王常置軍中。

漢王之出滎陽，南走宛葉，得九江王布，行收兵，復入保成皋。

漢之四年，項王進兵圍成皋，漢王逃，獨與滕公出成皋北門，渡河走脩武，從張耳韓信軍，諸將稍稍得出成皋，從漢王。楚遂拔成皋，欲西，漢使兵距之鞏，令其不得西。是時彭越渡河擊楚東阿，殺楚將軍薛公，項王乃自東擊彭越。

漢王得淮陰侯兵，欲渡河南，鄭忠說漢王，乃止壁河內，使劉賈將兵佐彭越燒楚積聚，項王東擊破之，走彭越。漢王則引兵渡河，復取成皋，軍廣武，就敖倉食。項王已定東海，來西，與漢俱臨廣武而軍，相守數

日。當此時，彭越數反梁地，絕楚糧食。項王患之，爲高俎，置太公其上，告漢王曰：「今不急下，吾烹太公。」漢王曰：「吾與項羽俱北面受命懷王，曰『約爲兄弟』，吾翁即若翁，必欲烹而翁，則幸分我一杯羹。」項王怒，欲殺之。項伯曰：「天下事未可知，日爲天下者不顧家，雖死之無益，祇益禍耳。」項王從之。

楚漢久相持未決，丁壯苦軍旅，老弱罷轉漕。項王謂漢王曰：「天下匈匈數歲者，徒以吾兩人耳，願與漢王

挑戰決雌雄，毋徒苦天下之民父子爲也。涉王笑謝曰：「吾甯關智，不能鬪力。」

項王令壯士出挑戰，漢有善騎射者樓煩，楚挑戰三合，樓煩輒射殺之。項王大怒，乃自被甲持戟挑戰。樓煩欲射之，項王瞋目叱之，樓煩目不敢視，手不敢發，遂走避入壁，不敢復出。漢王使人問問之，乃項王也。漢王大驚。

於是項王乃卽漢王相與臨廣武間而語，漢王數之，項王怒，欲一戰，漢王不聽。項王伏弩射中漢王，漢王傷，走入成皋。

是時漢兵盛，食多；項王兵罷，食絕。

漢遣陸賈說項王請太公，項王弗聽。漢王復使侯公往說項王，項王乃與漢約：中分天下，割鴻溝以西者爲漢，鴻溝而東者爲楚。項王許之，卽歸漢王父母妻子，軍中皆呼萬歲。漢王乃封侯公爲平國君，匿弗肯復見。曰：「此天下辯士所居傾國，故號爲平國君。」

項王已約，乃引兵解而東歸。漢欲西歸，張良、陳平說曰：「漢有天下大半，而諸侯皆附之，楚兵罷食盡，此天亡楚之時也，不如因其饑而遂取之。今釋勿擊，此所謂養虎自遺患也。」漢王聽之。

漢五年，漢王乃追項王至滎夏南，止軍，與淮陰、韓信、建成侯彭越、期會而擊楚軍，至固陵，而越之兵不會，楚擊漢軍，大破之。漢王復入壁，深塹而自守，謂張子房曰：「諸侯不從約，爲之奈何？」對曰：「楚兵且破，信越未有分地，其不至固宜。君王能與共分天下，今可立致也，卽不能，事未可知也。君王能自陳，以東傳海，盡與韓信、睢陽，以北至穀城，以東彭越，使各自爲戰，則楚易敗也。」漢王曰：「善。」於是乃發使者告韓信、彭越曰：「一并力擊楚，楚破，自陳，以東傳海與齊王，睢陽以北至穀城，與彭越相國。」使者至，韓信、彭越皆報曰：「請今進。」

兵一

韓信乃從齊往，劉賈軍從壽春，並行屠城父，至垓下。

大司馬周殷叛楚，以舒屠六，舉九江兵，隨劉賈彭越，皆會垓下，詣項王。

項王軍壁垓下，兵少食盡，漢軍及諸侯兵圍之數重，夜聞漢軍四面皆楚歌，項王乃大驚曰：「漢皆已得楚乎？是何楚人之多也？」項王則夜起，飲帳中，有美人名虞，常幸從，駿馬名騶，常騎之。於是項王乃悲歌慷慨，自爲詩曰：「力拔山兮氣蓋世，時不利兮騶不逝，騶不逝兮可奈何？虞兮虞兮奈若何？」歌數闕，美人和之。項王泣數行下，左右皆泣，莫能仰視。於是項王乃上馬騎，麾下壯士騎從者八百餘人，直夜潰圍，南出馳走。平明，漢軍乃覺之，令騎將灌嬰以五千騎追之。項王渡淮，騎能屬者百餘人耳。項王至陰陵，迷失道，問一田父，田父給曰：「左。」左乃陷大澤中，以故漢追及之。

項王乃復引兵而東，至東城，乃有二十八騎。漢騎追者數千人，項王自度不得脫，謂其騎曰：「吾起兵至今八歲矣，身七十餘戰，所當者破，所擊者服，未嘗敗北，遂霸有天下。然今卒困於此，此天之亡我，非戰之罪也。今日固決死，願爲諸君死戰，必三勝之，爲諸君潰圍斬將刈旗，令諸君知天亡我，非戰之罪也。」

乃分其騎以爲四隊，四圍漢軍圍之數重。項王謂其騎曰：「吾爲公取彼一將。」令四面騎馳下，期山東爲三處。於是項王大呼馳下，漢軍皆披靡，遂斬漢一將。是時赤泉侯爲騎將追項王，項王瞋目叱之，赤泉侯人馬俱驚，辟易數里。與其騎會爲三處。漢軍不知項王所在，乃分軍爲三，圍之。項王乃馳復斬漢一都尉，殺數十百人，復聚其騎，亡其兩騎耳。乃謂其騎曰：「何如？」騎皆伏曰：「如大王言。」

於是項王乃欲東渡烏江。烏江亭長橫船待，謂項王曰：「江東雖小，地方千里，衆數十萬人，亦足王也。願大

王急渡。今獨臣有船。漢軍至，無以渡。項王笑曰：「天之亡我，我何渡為？且籍與江東子弟八千人渡江而西，今無一人還，縱江東父兄憐而王我，我何面目見之？縱彼不言，籍獨不愧於心乎？」乃謂亭長曰：「吾知公長者，吾騎此馬五歲，所當無敵，嘗一日行千里，不忍殺之，以賜公。」

乃令騎皆下馬步行，持短兵接戰，獨籍所殺漢軍數百人。項王身亦被十餘創，顧見漢騎司馬呂馬童，曰：「若非吾故人乎？」馬童面之，指王翳曰：「此項王也。」項王乃曰：「吾聞漢購我頭千金，邑萬戶，吾為若德。」乃自刎而死。

項王已死，楚地皆降漢，獨魯不下。漢乃引天下兵欲屠之，為其守禮義，為主死節，乃持項王頭示魯，魯父兄乃降。

始楚懷王初封項籍為魯公，及其死，魯最後下，故以魯公禮葬項王穀城。漢王為發哀泣之而去。諸項氏枝屬，漢王皆不誅。乃封項伯為射陽侯，桃侯，平泉侯，玄武侯，皆項氏，賜姓劉氏。

太史公曰：吾聞之周生曰：舜目蓋重瞳子，又聞項羽亦重瞳子。羽豈其苗裔耶？何與之暴也？夫秦失其政，陳涉首難，豪傑遂起，相與並爭，不可勝數。然羽非有尺寸，乘勢起隴畝之中，三年遂將五諸侯滅秦，分裂天下而封王侯。政由羽出，號為霸王，位雖不終，近古以來，未嘗有也。及羽背關懷楚，放逐義帝而自立，怨王侯叛已，難矣。自矜功伐，奮其私智而不師古，謂霸王之業，欲以力征經營天下，五年卒亡其國，身死東城，尚不覺寤而不自責，過矣。乃引「天亡我，非用兵之罪也。」豈不謬哉？

高祖本紀

高祖爲人，隆準而龍顏，美鬚髯，左股有七十二黑子，仁而愛人，喜施，意豁如也。常有大量，不事家人生產，作業及壯，試爲吏，爲泗上亭長。廷中吏無所不狎侮。

好酒及色，常從十媼，武負貫酒，醉臥，武負王媼，見其上常有龍，怪之。高祖每酤，留飲酒，饌數倍，及見怪，歲竟，此兩家常折券棄責。

高祖常繇咸陽，縱觀，觀秦皇帝，喟然太息曰：「嗟乎，大丈夫當如此也！」

單父人呂公善沛令，避仇從之客，因家沛焉。沛中豪傑吏聞令有重客，皆往賀。蕭何爲主吏，主淮，令諸大夫曰：「淮不滿千錢，坐之堂下。」高祖爲亭長，素易諸吏，乃給爲謁，曰：「賀錢萬。」——實不持一錢，謁入，呂公大驚，起迎之門。

呂公者，好相人，見高祖狀貌，因重敬之，引入坐。

蕭何曰：「劉季固多，大言少成事。」高祖因狎侮諸客，遂坐上坐，無所詘。酒闌，呂公因目，固留高祖。高祖竟酒後，呂公曰：「臣少好相人，相人多矣，無如季相。願季自愛，臣有息女，願爲季箕帚妾。」酒罷，呂媼怒呂公曰：「公始常欲吞此女，與貴人，沛令善公，求之不與，何自妄許與劉季？」呂公曰：「此非兒女子所知也。」卒與劉季。——呂公女，乃呂后也。生孝惠魯元公主。

高祖爲亭長時，常告歸之田，呂后與兩子居田中，有一老父過，請飲，呂后因備之。老父相呂后曰：「夫人天下貴人。」令相兩子，見孝惠曰：「夫人所以貴者，乃此男也。」相魯元，亦皆貴。老父已去，高祖適從旁舍來，呂后具言：「客有過相我子，母皆大貴。」高祖問曰：「未遠。」乃追及問老父，老父曰：「嚮者夫人嬰兒，皆似君，君相貴不可言。」高祖乃謝曰：「誠如父，不敢忘德。」及高祖貴，遂不知老父處。

十二年十月，高祖已擊布軍，會甄布走，令別將追之。

高祖還，過沛，留置酒沛宮，悉召故人父老子弟縱酒，發沛中兒得百二十人，教之歌。

酒酣，高祖擊筑，自爲歌詩曰：「大風起兮雲飛揚，威加海內兮歸故鄉，安得猛士兮守四方？」令兒皆和習之。

高祖乃起舞，慷慨傷懷，泣數行下。謂沛父兄曰：「游子悲故鄉，吾雖都關中，萬歲後，吾魂魄猶樂思沛；且朕自沛公以誅暴逆，遂有天下，其以沛爲朕湯沐邑，復其民，世世無有所與。」

沛父兄諸母故人，日舉飲極驩，道舊故爲笑樂。

十餘日，高祖欲去，沛父兄固請留高祖，高祖曰：「吾人衆多，父兄不能給。」乃去。

沛中空縣者之邑，西獻高祖，復留，止張飲三日。

沛父兄皆頓首曰：「沛幸得復，豐未復，唯陛下哀憐之。」高祖曰：「豐吾所生長，極不忘爾，吾特爲其以雍齒故，反我爲魏。」沛父兄固請，乃并復豐、沛。

太史公曰：夏之政忠，忠之敵，小人以野，故殷人承之以敬，敬之敵，小人以鬼，故周人承之以文，文之敵，小人以僂，故放僂莫若以忠。三王之道，若循環，終而復始。

周秦之間，可謂文敝矣。秦政不改，反酷刑法，豈不謬乎？故漢興，承敝易變，使人不倦，得天統矣。

高祖功臣年表

太史公曰：古者人臣功有五品：以德立宗廟定社稷曰勳，以言曰勞，用力曰功，明其等曰伐，積日曰閱，封

爵之誓曰：使長河如帶，泰山如礪，國以永寧，爰及苗裔。始未嘗不欲固其根本，而枝葉稍陵夷衰微也。余讀高祖侯功臣，察其首封，所以失之者，曰：異哉所聞！

書曰：協和萬國，遷於夏商，或數千歲。

周封八百，幽厲之後，見於春秋，尚書有唐虞之侯伯，歷三代，千有餘載。

自全以蕃衛天子，豈非篤於仁義，奉上法哉？漢興功臣受封者，百有餘人。天下初定，故大城名都，散亡戶口，可得而數者，十二三。是以大侯不過萬家，小者五六百戶。

後數世，民咸歸鄉里，戶益息。蕭曹絳灌之屬，或至四萬，小侯自倍，富厚如之。子孫驕溢，忘其先，淫嬖。至太初，百年之間，見侯五餘，皆坐法隕命，亡國耗矣。罔亦少密焉，然皆身無競競於當世之禁云。

居今之世，志古之道，所以自鏡也，未必盡同。帝王者，各殊禮而異務，要以成功為統紀，豈可緼乎？觀其所以得尊寵及所以廢辱，亦當世得失之林也，何必舊聞？

於是謹其終始，表見其文，頗有所不盡本末，著其明疑者闕之，後有君子，欲推而列之，得以覽焉。

秦楚之際月表

太史公讀秦楚之際，曰：初作難，發於陳涉，暴戾滅秦，自項氏撥亂誅暴，平定海內，卒踐帝祚，成於漢家。五年之間，號令三嬗，自生民以來，未始有受命若斯之亟也。

昔虞夏之興，積德累功，數十年，德洽百姓，攝行政事，考之於天，然後在位。湯武之王，乃由契后稷，修仁行義，十餘世不期而會孟津，八百諸侯，猶以為未可，其後乃放弑。秦起襄公，章於文穆，獻孝之後，稍以蠶食六國，百

有餘裁，至始皇乃能并冠帶之倫。以德若彼，用力如此，蓋一統若斯之難也。

秦既稱帝，患兵革不休，以有諸侯也。於是無尺土之封，墮壞名城，銷鋒鏑，鉏豪傑，維萬世之安。然王迹之興，起於閭巷，台從討伐，軼於三代，邇秦之禁，適足以資賢者，為驅除難耳。故憤發其所為天下雄，安在無土不王？此乃傳之所謂大聖乎？豈非天哉！豈非天哉！非大聖孰能當此受命而帝者乎？

六國表

太史公讀秦記，至犬戎敗幽王，周東徙洛邑，秦襄公始封為諸侯，作西時，用事上帝，僭端見矣！禮曰：天子祭天地，諸侯祭其域內名山大川。今秦雜戎翟之俗，先暴戾，後仁義，位在藩臣，而躡於郊祀，君子懼焉。

及文公踰隴，攘夷狄，尊陳寶，營岐雍之間，而穆公修政，東竟至河，則與齊桓晉文中國侯伯侔矣。是後陪臣執政，大夫世祿，六卿擅晉權，征伐會盟，威重於諸侯。及田常殺簡公而相齊國，諸侯晏然弗討，海內爭於戰攻矣。

三國終之卒分晉，田和亦滅齊而有之，六國之盛自此始。

務在彊兵并敵，謀詐用而縱橫短長之說起，矯稱籙出，誓盟不信，雖置質剖符，猶不能約束也。

秦始小國僻遠，諸侯賓之，比於戎翟。至獻公之後，常雄諸侯。論秦之德義，不如魯衛之暴戾者。景秦之兵，不如三晉之強也。然卒并天下，非必險固便形勢利也。蓋若天所助焉。

或曰：東夷物所始生，西方物之成熟。夫作事者必於東南，收功實者常於西北。故禹興於西羌，湯起於亳，周

之王也，以豐鎬伐殷，秦之帝，用雍州與漢之興，自蜀漢。

秦既得意，燒天下詩書，諸侯史記尤甚，爲其有所刺譏也。詩書所以復見者，多藏人家，而史記獨藏周室，以故滅。惜哉！惜哉！獨有秦記，又不載日月，其文略不具，然戰國之權變，亦有可頗采者，何必上古？

秦取天下多暴，然世異變，成功大。傳曰：法後王，何也？以其近已而俗變相類，議卑而易行也。學者牽於所聞，見秦在帝位日淺，不察其終始，因舉而笑之，不敢道，此與以耳食無異。悲夫！

余於是因秦記，踵春秋之後，起周元王，表六國時事，訖二世，凡二百七十年，著諸所聞興壞之端。後有君子，以覽觀焉。

封禪書

自古受命帝王，曷嘗不封禪？蓋有無其應而用事者矣。未有睹符瑞見，而不臻乎泰山者也。雖受命而功不至，至梁父矣，而德不治，治矣，而日有不暇給，是以卽事用希。

傳曰：三年不爲禮，禮必廢；三年不爲樂，樂必壞。每世之隆，則封禪答焉。及衰而息，厥曠遠者，千有餘載，近者數百載，故其儀闕然壇滅，而詳不可得，而記聞云。

周克殷後十四世，世益衰，禮樂廢，諸侯恣行，而幽王爲犬戎所害，周東徙洛邑。秦襄公攻戎救周，始列爲諸侯。

秦襄公既侯，居西垂，自以爲主少神，作西嶽祠，白帝。其牲用騂駒黃牛羝羊各一云。

其後十六年，秦文公東獵於汧渭之間，卜居之而吉。文公夢黃蛇自天下，蜀地其口止於郿，衍文公問史敦。

敎曰：「此上帝之徵，君其祠之。」於是作鄜時，用三牲，郊祭白帝焉。

自未作鄜時也，而雍旁故有吳陽武時，雍東有好時，皆廢無祠。或曰：自古以雍州積高，神明之隴，故立時郊上帝，諸神祠皆聚云。蓋黃帝時嘗用事，雖晚周亦郊焉。其語不經見，縉紳者不道。作鄜時後九年，文公護若石云於陳倉北阪城祠之。其神或歲不至，或數歲來，來也常以夜光耀若流星，從東南來，集於祠城，則若雄雞，其聲殷，云野鷄夜雊，以一牢祠，命曰陳寶。

齊桓公既霸會諸侯於葵邱而欲封禪，管仲曰：「古者封泰山，禪梁父者七十二家，而夷吾所記者十有二焉。昔無懷氏封泰山，禪云云；虛羲封泰山，禪云云；神農封泰山，禪云云；炎帝封泰山，禪云云；黃帝封泰山，禪云云；顓頊封泰山，禪云云；帝嚳封泰山，禪云云；堯封泰山，禪云云；舜封泰山，禪云云；禹封泰山，禪會稽湯封泰山，禪云云；周成王封泰山，禪社首皆受命，然後得封禪。」桓公曰：「寡人北伐山戎，過孤竹，西伐大夏，涉流沙，東馬懸車，上卑耳之山，南伐至召陵，登熊耳山，以望江漢，兵車之會三，而乘車之會六，九合諸侯，一匡天下，諸侯莫遠我，昔三代受命，亦何以異乎？」於是管仲睹桓公不可窮以辭，因設之以事，曰：「古之封禪，鄗上之黍，北里之禾，所以爲盛。江淮之間，一茅三脊，所以爲藉也。東海致比目之魚，西海致比翼之鳥，然後物有不召而自至者，十有五焉。今鳳凰麒麟不來，嘉穀不生，而蓬蒿藜莠茂，鷓鴣數至，而欲封禪，毋乃不可乎？」於是桓公乃止。

是歲，秦繆公內晉君夷吾，其後三置晉國之君，平其亂。繆公立三十九年而卒。其後百有餘年，而孔子論述六藝傳略，言易姓而王，封泰山禪乎梁父者七十餘王矣。其俎豆之禮不章，蓋難言之。

秦始皇既并天下而帝，或曰：「黃帝得土德，黃龍地，歲見，夏得木德，青龍止於郊，草木暢茂，殷得金德，銀自

山濫周得火德，有赤鳥之符。今秦變周，水德之時。昔秦文公出獵，獲黑龍，此其水德之瑞。於是秦更命河曰德水，以冬十月爲年首，色尚黑，度以六爲名，音尚大呂，事統尚法。

卽帝位三年，東巡郡縣，祠驪驛山，頌秦功業。於是徵從齊魯之儒生博士七十人，至乎秦山下，諸生或議曰：「古者封禪，爲蒲車，惡傷山之土石草木，掃地而祭，席用菹楛，言其易遊也。」始皇聞此議，各乖異難施，用由此繡儒生而遂除車道，上自秦山陽，至巔，立石頌秦。始皇帝德明其得封也，從陰道下，禪於梁父，其禮頗采太祝之祀，雍上帝所用，而封藏皆祕之，世不得而記也。始皇之上秦山中阪，遇暴風雨，休於大樹下，諸儒生既繡不得與用於封事之禮，開始皇遇風雨，則讓之。

於是始皇遂東遊海上行禮，祠名山大川及八神，求仙人羨門之屬。

自齊威宣之時，驕子之徒，論著終始五德之運，及秦帝而齊人奏之，故始皇采用之。而宋毋忌、正伯僞、充尚、羨門子高，最後皆燕人，爲方僞道，形解銷化，依於鬼神之事。驕衍以陰陽主運，顯於諸侯，而燕齊海上之方士，傳其術不能通，然則怪迂阿諛苟合之徒，自此興，不可勝數也。

自威宣燕昭，使人入海求蓬萊方丈瀛洲。此三神山者，其傳在渤海中，去人不遠，患且至，則船風引而去，蓋嘗有至者，諸仙人及不死之藥皆在焉。其物禽獸盡白，而黃金銀爲宮闕，未至望之如雲。及到三神山，反居水下，臨之風輒引去，終莫能至云。世主莫不甘心焉。及至秦始皇，并天下，至海上，則方士言之不可勝數。始皇自以爲至海上而恐不及矣，乃使人齎童男女入海求之，船交海中，皆以風爲解，曰：「未能至，望見之焉。」

其明年，始皇復游海上，至琅邪，過恆山，從上黨歸。

後三年，遊碣石，考入海方士，從上郡歸。

後五年，始皇南至湘山，遂登會稽，並海上，冀遇海中三神山之奇藥，不得，還至沙邱崩。

二世元年，東巡碣石，並南海，歷泰山，至會稽，皆禮祠之，而刻勒始皇所立石書旁，以章始皇之功德。其秋，諸侯叛秦，三年而二世弑死。始皇封禪之後，十二歲秦亡。諸儒生疾秦焚詩書，誅僂文學，百姓怨其法，天下畔之。皆譏曰：「始皇上泰山，爲暴風雨所擊，不得封禪，此豈所謂無其德而用事者耶？」

漢興，高祖之微時，嘗殺大蛇，有物曰：「蛇，白帝子也，而殺者赤帝子。」

高祖初起，騁豐粉榆社，徇沛爲沛公，則祀蚩尤，鑿鼓旗，遂以十月至霸上，與諸侯平咸陽，立爲漢王，因以十月爲年首，而色尙赤。二年，東擊項籍而還，入關，問故秦時上帝祠何帝也？對曰：「四時有白青黃赤帝之祠。」高祖曰：「吾聞天有五帝，而有四，何也？」莫知其說。於是高祖曰：「吾知之矣！乃待我而具五也。」乃立黑帝祠，命曰北時。有司進祠，上不親往，悉召故秦祝官，復置太祝、太宰，如其故儀禮，因令縣爲公社。下詔曰：「吾甚重祠而敬祭，今上帝之祭，及山川諸神當祠者，各以其時禮祠之如故。」

魯人公孫臣上書曰：「始秦得水德，今漢受之，推終始傳，則漢當土德。土德之應，黃龍見，宜改正朔，易服色，色尙黃。」是時丞相張敖好律歷，以爲漢乃水德之始，故河決金堤，其符也。年始冬十月，色外黑內赤，與德相應。如公孫臣言，非也。罷之。後三歲，黃龍見成紀，文帝乃召公孫臣，拜爲博士，與諸生草改歷服色事。

其夏，下詔曰：「異物之神，見於成紀，無害於民，歲以有年，朕祈郊上帝諸神，禮官議無諱以勞朕。」有司皆曰：「古者天子，夏親郊祠上帝於郊，故曰郊。」於是夏四月，文帝始郊見雍五時祠，衣皆尙赤。

其明年，趙人新垣平，以望氣見上，言長安東北有神氣，成五采，若人冠纓焉。或曰：東北神明之舍，西方神明之墓也。天瑞下，宜立祠上帝，以合符應。於是作渭陽五帝廟，同宇，帝一殿，而各五門，各如其帝色。祠所用及儀

亦如雍五時。

夏四月文帝親拜霸渭之會，以郊見渭陽五帝。五帝廟南臨渭，北穿蒲池溝水，覆火舉而祠。若光輝然屬天焉。於其貴平上大夫，賜累千金，而使博士諸生刺六經中作王制，謀議巡狩封禪事。文帝出長安門，若見五人於道北，遂因其直北立五帝壇，祠以五牢具。

其明年新垣平使人持玉杯，上書闕下獻之。平言上曰：「闕下有寶玉氣來者。」已視之，果有獻玉杯者，刻曰：「人主延壽。」

平又言：「臣候日再中。」居頃之，日却復中。於是始更以十七年爲元年，令天下大酺。平言曰：「周鼎亡在泗水中，今河溢通泗，臣望東北汾陰，有金寶氣，意周鼎其出乎？兆見不迎則不至。」於是上使使治廟汾陰南，臨河，欲祠出周鼎。

人有上書告新垣平所言氣神事，皆詐也。下平吏治，誅夷新垣平。自是之後，文帝怠於改正朔服色神明之事，而渭陽長門五帝使祠官領，以時致禮，不往焉。

今上初至雍，郊見五時，後常三歲一郊。是時上求神君，舍之上林中，號曰觀。

神君者，長陵女子，以子死，見神於先後，宛若祠之其室，民多往祀。平原君往祠，其後子孫以尊顯。及今上即位，則厚禮置祠之內，中聞其言，不見其人云。

是時李少君亦以祠竈穀道却老方見上，上尊之。

少君者，故深澤侯舍人，主方，匿其年及其生長，嘗自謂七十，能使物却老。其遊以方徧諸侯，無妻子。人聞其能使物，及不死，更饋遺之，常餘金錢衣食。人皆以爲不治生產而饒給，又不知其何所入，愈信爭事之。

少君資好方，善爲巧發奇中，嘗從武安侯飲，坐中有九十餘老人，少君乃言與其大父遊射處，老人爲兒時從其大父識其處，一坐盡驚。

少君見上，上有故銅器，問少君，少君曰：「此器齊桓公十年，採於柏寢。」已而案其刻，果齊桓公器，一宮盡駭，以爲少君神，數百歲人也。

少君言上曰：「祀竈則致物，致物而丹砂可化爲黃金，黃金成，以爲飲食器，則益壽；益壽而海中蓬萊仙者乃可見，見之以封禪，則不死。」黃帝是也。臣嘗戲海上，見安期生，安期食巨棗，大如瓜，安期生仙者，通蓬萊中，合則見人，不合則隱。」於是天子始親祠竈，遣方士入海求蓬萊，安期生之屬，而事化丹砂諸藥，齊爲黃金矣。

居久之，李少君病死，天子以爲化去，不死，而使黃鍾史寬舒受其方，求蓬萊，安期生，莫能得。而海上燕齊怪迂之方士，多更來言神事矣。

明年，天子病鼎湖甚，坐醫無所不致，不愈。游水發根，言上郡有巫，病而鬼神下之。上召置祠之甘泉，及病使人問神君，神君言曰：「天子無憂病，病少愈，強與我會甘泉。」於是病愈，遂起，幸甘泉，病良已，大赦，置酒壽宮神君。

壽宮神君最貴者，太一，其佐曰大禁、司命之屬，皆從之，弗可得見。聞其言，言與人音等；時去時來，來則風肅然，居室帷中，時晝，然常以夜。天子被，然後入，因巫爲主人，關飲食，所以言行下。又置壽宮北宮，張羽旗，設供具，以禮神君。神君所言，上使人受書其言，命之曰畫法，其所語，世俗之所知也，無絕殊者，而天子心獨喜其事，秘，世莫知也。

天子既誅文成，後悔其蚤死，惜其方不盡。及見繯，大悅。大爲人長美，言多方略，而敢爲大言，處之不疑。大言曰：「臣常往來海中，見安期、羨門之屬，願以臣爲賤，不信臣；又以爲康王諸侯耳，不足與方。臣數言康王，康王又不用臣。」臣之師曰：「黃金可貴，而河決可塞，不死之藥可得，仙人可致也。」然臣恐效文成，則方十皆奄口，惡敢言方哉？」上曰：「文成食馬肝死耳，子誠能修其方，我何愛乎？」大曰：「臣師非有求人，人求之。陛下必欲致之，則貴其使者，令有親屬，以客禮待之，勿卑，使各佩其信印，乃可使通言於神人。神人尚肯耶？不耶？致尊其使，然後可致也。」於是上使驗小方闔基，基自相觸擊。

是時上方憂河決，而黃金不就，乃拜大爲五利將軍，居月餘，得四印，佩天士將軍、地士將軍、大通將軍印。制詔御史：「昔禹疏九江，決四瀆，聞者河溢泉陸，隄繇不息。朕臨天下二十有八年，天若遺朕士而大通焉。乾稱蜚龍，鴻漸於陸，朕意庶幾與焉。其以二千戶封地士將軍大爲樂通侯，賜列侯甲第，僮千人，乘轎，斥車馬帷幄器，物以充其家。又以衛長公主妻之，齎金萬斤，更命其邑曰當利公主。天子親如五利之第，使者存問供給，相屬於道。自大主將相以下，皆置酒其家，獻遺之。於是天子又刻玉印曰「天道將軍」，使使衣羽衣，夜立白茅上，五利將軍亦衣羽衣，夜立白茅上受印，以示不臣也。而佩天道者，且爲天子道天神也。於是五利當夜祠其家，欲以下神，神未至，而百鬼集矣，然頗能使之。」

其後裝治行，東入海，求其師云。

大見數月，佩六印，貴震天下。而海上燕齊之間，莫不搯扼而自言有禁方，能神仙矣。入海求蓬萊者，言蓬萊不遠，而不能至者，殆不見其氣。上乃遣望氣者佐候其氣云。

其秋，上幸雍，且郊。或曰：「五帝、太一之佐也，宜立太一而上親郊之。」上疑未定。齊人公孫卿曰：「今年得寶鼎，

其多辛已朔旦冬至，與黃帝時等。一卿有札書曰：黃帝得寶鼎宛胸，問於鬼臾區，鬼臾區對曰：黃帝得鼎神策，是歲己酉朔旦冬至，得天之紀，終而復始。於是黃帝迎日推策，後率二十歲復朔旦冬至，凡二十推，三百八十年，黃帝仙登於天。卿因所忠欲奏之，所忠視其書不經，疑其妄書，謝曰：「寶鼎事已決矣，尚何以爲？」卿因嬖人奏之，上大悅，乃召問卿，對曰：「受此書申公，申公已死。」上曰：「申公何人也？」卿曰：「申公，齊人，與安期生通，受黃帝言，無書，獨有此鼎。」曰：漢興復當黃帝之時。」

曰：「漢之聖者，在高祖之孫，且曾孫也。寶鼎出而與神通，封禪，封禪七十二王，維黃帝得上泰山封。申公曰：漢主亦當上封，上封則能僊登天矣。黃帝時禹禪侯，而神靈之封居七千天下名山八，而三在蠻夷，五在中國。中國華山、首山、太室、泰山、東萊，此五山黃帝之所常游，與神會。黃帝且戰且學仙，患百姓非其道者，乃斷斬非鬼神者，百餘歲，然後得與神通。黃帝郊雍，上帝宿三月，鬼臾區號大鴻，死葬雍，故鴻冢是也。其後黃帝接萬靈，明廷，明廷者甘泉也，所謂寒門者，谷口也。黃帝采首山銅，鑄鼎於荆山下，鼎既成，有龍垂胡鬚，下迎黃帝，黃帝上騎，羣臣後宮從上者七十餘人，龍乃上去，餘小臣不得上，乃悉持龍鬚，龍鬚拔墮，墮黃帝之曰。百姓仰望黃帝既上天，乃抱其弓與胡鬚號。故後世因名其處曰鼎湖，其弓曰烏號。」於是天子曰：「嗟乎！吾誠得如黃帝，吾視去妻子如脫躡耳。」乃拜卿爲郎，東使候神於太室。

自得寶鼎，上與公卿諸生議封禪，封禪用希曠絕，莫知其佻禮，而羣儒采封禪尚書周官王制之望祀射牛事。

齊人丁公年九十餘，曰：「封禪者，合不死之名也。秦皇帝不得上封，陛下必欲上，稍上，卽無風雨，遂上封矣。」

上於是乃令諸儒習射牛草封禪儀數年。至且行。天子既聞公孫卿及方士之言，黃帝以上封禪皆致怪物與神通，欲放黃帝以上，接神仙人蓬萊士，高世比德於九皇，而頗采儒術以文之。羣儒既已不能辨明封禪事，又牽拘於詩書古文而不能聘，上爲封禪祠器示羣儒，羣儒或曰：「不與古同。」徐偃又曰：「太常諸生行禮不如魯善。」周霸屬圖封禪事，於是上繡假霸而盡罷諸儒不用。

三月，遂東幸緹氏，禮登中岳太室。從官在山下，聞若有言萬歲云；問上，上不言；問下，下不言。於是以三百戶封太室，祀，命曰「崇高邑」。

東上泰山，泰山之草木葉未生，乃令人上石立之泰山巔，上遂東巡海上，行禮祠八神。

齊人之上疏言神怪奇方者，以萬數，然無驗者。乃益發幣，令海中神山者數十人，求蓬萊神人。公孫卿持節，當先行候名山，至東萊，言夜見大人長數丈，就之則不見，見其跡甚大，類禽獸云。羣臣有言見一老父牽狗，言吾欲見巨公，已忽不見。上卽見大跡，未信。及羣臣有言老父，則大以爲仙人也，宿留海上，予方士傳車，及間使求仙人以千數。

公孫卿曰：「仙人可見，而上往常遮，以故不見。今陛下可爲觀如緹城，署脯棗，神人宜可致也。且神人好樓居。」於是上令長安則作蜚塵桂觀，甘泉則作益延壽觀，使卿持節設具而候神人。乃作通天臺，臺置祠具其下，將招來仙神人之屬。於是甘泉更置前殿，始廣諸宮室。

夏，有芝生殿房內中，天子爲寒河，輿通天臺，若見有光云。乃下詔，甘泉房中生芝九莖，赦天下，毋有復作。

十一月乙酉，柏梁裁。十二月甲午朔，上親禪高里祠后土。渤海將以望祀蓬萊之屬，冀至殊廷焉。上還，以柏梁裁，故朝，受計甘泉。公孫卿曰：「黃帝就青靈臺，十二日燒，黃帝乃治明廷。」明廷，甘泉也。方士多言古帝

王有都甘泉者。其後天子又朝諸侯甘泉。甘泉作諸邸。勇之乃曰：「越俗有火裁，復起屋，必以大，用勝服之。」於是作建章宮，度爲千門萬戶，前殿度高，未央其東，則鳳闕，高二十餘丈，其西則唐中，數十里，虎圈，其北治大池，漸臺，高二十餘丈，命曰太液池，中有蓬萊方丈，瀛洲，壺梁，象海中神山龜魚之屬，其南有玉堂，壁門，大鳥之屬，乃立神明臺，井幹樓，度五十丈，輦道相屬焉。今上封禪，其後十二歲而還，徧於五嶽四瀆矣。而方士之候祠神人，入海求蓬萊，終無有驗。而公孫卿之候神者，臨以大人之跡爲解，無有效。天子益怠厭方士之怪迂語矣。然羈縻不絕，冀遇其真。自此之後，方士言神祠者，彌衆，然其效可睹矣。

太史公曰：余從巡祭天地諸神名山川而封禪焉，入壽宮侍祠神語，究觀方士祠官之意。於是退而論次自古以來用事於鬼神者，具見其表裏，後有君子，得以覽焉。若至俎豆珪幣之詳，獻酬之禮，則有司存。

河渠書

夏書曰：禹抑鴻水，十三年，過家不入門，陸行載車，水行載舟，泥行蹈屨，山行卽橋，以別九州。隨山浚川，任土作貢，通九道，陂九澤，度九山。然河當行溢，害中國也，尤甚。惟是爲務，故道河，自積石，歷龍門，南到華陰，東下砥柱，及孟津，維納，至於大邳。於是禹以爲河所從來者高，湍悍，難以行平地，數爲敗，乃斷二渠以引其河。北載之高地，過降水，至於大陸，播爲九河，同爲逆河，入於勃海。九州旣疏，九澤旣灑，諸夏艾安，功施於三代。

西門豹引漳水溉鄴，以富魏之河內。

而韓閼秦之好與事，欲能之，毋令東伐，乃使水工鄭國，圖說秦，令鑿涇水，自中山西，邸瓠口爲渠，並北山，東注洛，三百餘里，欲以溉田。中作而覺，秦欲殺鄭國，鄭國曰：「始臣爲閼，然渠成，亦秦之利也。」秦以爲然，卒使

成渠。

渠就，用往填闕之水，溉澤鹵之地四萬餘頃，收皆畝一鍾。於是關中爲沃野，無凶年。秦以富彊，卒并諸侯，因命曰鄭國渠。

自河決瓠子後，二十餘歲，歲因以數不登，而梁楚之地尤甚。天子既封禪，巡祭山川，其明年旱，乾封少雨。天子乃使汲仁、郭昌發卒數萬人，塞瓠子決。於是天子已用事萬里沙，則還自臨決河，沈白馬，玉璧於河，令羣臣從官、自將軍以下，皆負薪實決河。是時東流郡燒草，以故薪柴少，而下淇園之竹以爲棧。天子既臨河決，悼功之不成，乃作歌曰：「瓠子決兮將奈何！皓皓旰旰兮闕殫爲河，殫爲河兮地不得寧，功無已時兮吾山平。吾山平兮鉅野溢，魚沸鬱兮柏冬日。延道弛兮離常流，蛟龍噴兮方遠游。歸舊川兮神哉沛，沛不封禪兮安知外。爲我開河伯兮何不仁，泛濫不止兮愁吾人。鬻桑浮兮淮泗滿，久不反兮水維緩。」一曰：「河湯湯兮激游漾，北渡遼兮浚流。寧長菱兮沈美玉，河伯許兮薪不屬。薪不屬兮衛人罪，燒蕭條兮噫乎何。以禦水，頽林竹兮榿石。萬宜房塞兮萬福來。」於是卒塞瓠子，築宮其上，名曰官房宮。而道河北行二渠，復舊迹，而梁楚之地復寧無水災。

太史公曰：今南登廬山，觀禹疏九江，遂至於會稽，大滄，上姑蘇，望五湖，東闕洛納，大邳，迎河行，泗濟澤。洛渠西瞻蜀之岷山及嶓，確北自龍門至於朔方。曰：甚哉水之爲利害也！余從負薪塞官房，悲瓠子之詩而作河渠書。

平準書

漢興，接秦之弊。丈夫從軍旅，老弱轉糧餽，作業劇而財匱。自天子不能具鈞駟，而將相或乘牛車，齊民無藏。蓋於是爲秦錢重難用，更令民鑄錢，一萬金一斤，約法省禁而不軌逐利之民，蓄積餘業，以積市物，物踊騰糶，米至石萬錢，馬一疋，則百金。

天下已平，高祖乃令賈人不得衣絲乘車，重租稅以困辱之。

孝惠高后時，爲天下初定，復弛商賈之律。然市井之子孫，亦不得仕宦爲吏。

量吏祿，度官用，以賦於民，而山川園池市井租稅之入，自天子以至於封君湯沐邑，皆各爲私奉養焉，不領

於天下之經費。漕轉山東粟以給中郡，官歲不過數十萬石。

至孝文時，英錢益多輕，乃更鑄四銖錢，其文爲半兩，令民縱得自鑄錢。故吳諸侯也，以卽山鑄錢，富埒天子。

其後卒以叛逆，鄧通大夫也，以鑄錢財過王者，故吳鄧氏錢布天下，而鑄錢之禁生焉。

匈奴數侵盜北邊，屯戍者多，邊粟不足給食，當食者於是募民能輸及轉粟於邊者拜爵，爵得至大庶長。

孝景時，上郡以西旱，亦復修賣爵令，而賤其價以招民。及徒復作，得輸粟縣官以除罪，益造苑馬以廣用，而

宮室列觀輿馬，益增修矣。

至今上卽位數歲，漢興七十餘年之間，國家無事，非遇水旱之災，民則人給家足，而鄙廩庾皆滿，而府庫餘貨財，京師之錢累巨萬，貫朽而不可校。太倉之粟，陳陳相因，而溢露積於外，至腐敗不可食。衆庶街巷有馬，阡陌之間成羣，而乘字牝者，償而不得聚會。守閭閻者食梁肉，爲吏者長子孫。居官者以爲姓號。故人人自愛而重犯法，先行義而後細恥辱焉。當是之時，網疏而民富，役財驕溢，或至兼并豪黨之徒，以武斷於鄉曲。宗室有士公卿大夫以下，爭於奢侈，室廬輿服，僭於上，無限度。物盛而衰，固其變也。

自是之後，嚴助、朱買臣等招來東甌，事兩越，江淮之間蕭然煩費矣。唐蒙、司馬相如開路西南夷，鑿山通道千餘里，以廣巴蜀之民罷焉。彭吳賈滅朝鮮，置沿海之郡，則燕齊之間靡然發動。及王恢設謀馬邑，匈奴絕和親，侵擾北邊，兵連不解，天下苦其勞，而干戈日滋，行者齎，居者送，中外騷擾而相奉，百姓抗弊以巧法，財賂衰耗而不贍，入物者補官，出貨者除罪，選舉舉陵遲，廉恥相習，武力進用，法嚴令具，興利之臣自此始也。天子爲伐胡，盛養馬，馬之來食長安者數萬匹，卒乘掌者關中不足，乃譟旁近郡，而胡降者皆衣食縣官，官不給，天子乃拒膳，解輿，出御府禁藏以贍之。

其明年山東被水，菑民多飢乏，於是天子遣使者，虛郡國倉廩以振貧民，猶不足，又募豪富人相貸，假，尚不能相救，乃徙貧民於關以西，及充朔方以南新秦中，七十餘萬口，衣食皆仰給縣官，數歲假予產業，使者分部護之，冠蓋相望，其費以億計，不可勝數。於是縣官大空，而富商大賈，或躡財役貧，物穀百數，廢居居邑，封君皆低首仰給，冶鑄煮鹽，財或累萬金，而不佐國家之急，黎民重困。於是天子與公卿議，更鑄造幣以贍用，而權浮淫兼并之徒，是時禁苑有白鹿，而少府多銀錫，自孝文更造四銖錢，至是歲四十餘年，從建元以來，用少，縣官往往卽多銅山而鑄錢，民亦間盜鑄錢，不可勝數，錢益多而輕，物益少而貴。

有司言曰：古者皮幣，諸侯以聘享，金有三等，黃金爲上，白金爲中，赤金爲下。今半兩錢法重四銖，而姦或盜摩錢，裏取銘，錢益輕薄，而物貴，則遠方用幣，煩費不省，乃以白鹿皮方尺，緣以燕續，爲皮幣，直四十萬。王侯宗室朝覲聘享，必以皮幣薦璧，然後得行。又造銀錫爲白金，以爲天用，莫如龍，地用莫如馬，人用莫如龜，故白金三品，其一曰重八兩，圓之，其文龍，名曰白選，直三千；二曰重差小，方之，其文馬，直五百；三曰復小，橢之，其文龜，直三百。令縣官銷半兩錢，更鑄三銖錢，文如其重，姦鑄諸金錢，罪皆死，而吏民盜鑄白金者，不可勝數。於是

東郭咸陽孔僅爲大農丞，領鹽鐵事。桑羊以計算用事侍中，咸陽、齊之大裘鹽，孔僅、南陽大冶，皆致生累千金，故鄧當時進言之。宏羊雖陽買人子，以心計，年十三侍中，故三人言利，事析秋毫矣。

天子乃思卜式之言，召拜式爲中郎，爵左庶長，賜田十頃，布告天下，使明知之。

初卜式者，河南人也，以田畜爲事，親死，式有少弟，弟壯，式脫身出分，獨取畜羊百餘，田宅財物盡予弟。式入山牧十餘歲，羊致千餘頭，買田宅，而其弟盡破其業，式輒復分子弟者數矣。

是時漢方數使將擊匈奴，卜式上書願輸家之半，縣官助邊。天子使使問式：「欲官乎？」式曰：「臣少牧，不習仕宦，不願也。」使問曰：「家豈有冤，欲言事乎？」式曰：「臣生與人無分爭，式邑人貧者貸之，不善者教順之，所居人皆從式，式何故見冤於人，無所欲言也。」使者曰：「苟如此，子何欲而然？」式曰：「天子誅匈奴，愚以爲賢者宜死節於邊，有財者宜輸委，如此而匈奴可滅也。」使者具其言入以聞。天子以語丞相宏，宏曰：「此非人情，不軌之臣，不可以爲化而亂法，願陛下勿許。」於是上久不報式，數歲乃能式。

式歸復田牧，歲餘，會軍數出，渾邪王等降，縣官費衆，倉府空。某四年，貧民大徙，皆仰給縣官，無以盡贖。卜式持錢二十萬予河南守，以給徙民。河南上富人助貧人者籍，大子見卜式名，識之曰：「是固前而欲輸其家半助邊。」乃賜式外繇四百人。式又復盡予縣官。是時富豪皆爭置財，惟式尤欲輸之助費。天子於是，是以式終長者，故尊顯以風百姓。

初，式不願爲郎。上曰：「吾有羊上林中，欲令子牧之。」式乃拜爲郎，布衣厲而牧羊，歲餘，羊肥息，上過，見其羊，善之。式曰：「非獨羊也，治民亦猶是也。以時起居，惡者輒斥去，毋令敗羣。」上以式爲奇，拜爲掖庭令。試之，賴氏使之，遷爲成皋令，將漕最。上以爲式樸忠，拜爲齊王太傅，齊相卜式上書曰：「臣聞主憂臣辱，南越反，臣

願父子與齊。晉船者往死之。天子下詔曰：「卜式雖躬耕牧，不以爲利有餘，輒助縣官之用。今天下不幸有急，而式奮願父子死之，雖未戰，可謂義形於內。賜爵關內侯，金六十斤，田十頃。」布告天下，天下莫應。列侯以百數，莫求從軍擊羌越，至耐少府省金，而列侯也耐金失侯者百餘人。乃拜式爲御史大夫。

式既在位，郡國多不便，縣官作鹽鐵，鐵器苦惡，買貴，或疆令民賣買之，而船有算，商者少，物貴，乃因孔僅言船算事，上由是不悅卜式。

元封元年，卜式貶秩爲太子太傅，而桑宏羊爲治粟都尉，領大農，盡代僅筭天下鹽鐵。宏羊以諸官各自市，相與爭物，故騰躍，而天下賦輸或不償其價費，乃請置大農部丞數十人，分部主郡國，各往往縣置均輸鹽鐵官，令遠方各以其物貴時，商賈所轉販者爲賦，而相灌輸，置平準於京師，都受天下委輸。召工官治車諸器，皆仰給大農。大農之諸官，盡籠天下之貨物，貴卽賣之，賤則買之，如此，富商大賈，無所牟大利，則反本而萬物不得騰踊。故抑天下物，名曰平準。天子以爲然，許之。於是天子北至朔方，東至太山，巡海上，並北邊以歸。所過賞賜，用帛百餘萬疋，錢金以巨萬計，皆取足大農。

宏羊又請令吏得入粟補官，及罪人贖罪，令民能入粟甘泉，各有差，以復終身，不告緡。他郡國各輸急處，而諸農各致粟山車，漕益歲六百萬石。一歲之中，太倉甘泉倉滿，羨餘穀諸物，均輸帛五百萬疋，民不益賦，而天下用饒。於是宏羊賜爵左庶長，黃金再百斤焉。

是歲小旱，上令官求雨。卜式言曰：「縣官當食租衣稅而已。今宏羊令吏坐市列肆，販物求利，烹宏羊，天乃雨。」

太史公曰：農工商交易之路通，而龜貝金錢刀布之幣興焉。所從來久遠，自高辛氏之前尙矣，靡得而記。

云故書道唐虞之際詩述殷周之世安甯則長庠序先本緒末以禮義防於利事變多故而亦反是是以物盛則衰時極而轉一質一文終始之變也禹貢九州各因其土地所宜人民所多少而納職焉湯武承弊易變使民不倦各兢兢所以爲治而稍陵遲衰微齊桓公用管仲之謀通輕重之權徵山海之業以朝諸侯用區區之齊顯成霸名魏用李克盡地力爲彊石

自是之後天下爭於戰國貴詐力而賤仁義先富有而後推讓故庶人之富者或累巨萬而貧者或不厭糶糠有富彊者或并羣小以臣諸侯而弱國或絕祀而滅世以至於秦卒并海內虞夏之幣金爲三品或黃或白或赤或錢或布或刀或龜貝及至秦中一國之幣爲三等黃金以爲名爲上幣銅錢鐵曰半兩重如其文爲下幣而珠玉龜貝銀錫之屬爲器飾寶藏不爲幣然各隨時而輕重無常

於是外攘夷狄內興功業海內之士力耕不足糧餼女子紡績不足衣服古者常竭天下之資財以奉其上猶自以爲不足也無異故云事勢之流相激也然曷足怪焉

越世家

范蠡事越王勾踐既苦身戮力與勾踐深謀二十餘年竟滅吳報會稽之恥北渡兵於淮以臨齊晉號令中國以尊周室勾踐以霸而范蠡稱上將軍

還反國范蠡以爲大名之下難以久居且勾踐爲人可與同患難與處安爲書辭勾踐曰「臣聞主憂臣勞主辱臣死昔者君王辱於會稽所以不死爲此事也今既以雪恥臣請從會稽之誅」勾踐曰「孤將與子分國而有之不然將加誅於子」范蠡曰「若行令臣行意」乃裝其輕寶珠玉自與其私徒屬乘舟浮海以行

終不反。於是勾踐表會稽山以爲范蠡奉邑。

范蠡浮海出齊，變姓名，自謂鴟夷子皮，耕於海畔，苦身戮力，父子治產，居無幾何，致產數千萬。齊人聞其賢，以爲相。范蠡喟然嘆曰：「居家則致千金，居官則至卿相，此布衣之極也。久受尊名，不祥。」乃歸相印，盡散其財，以分與知交鄉黨，而懷其重寶，間行以去。止於陶，以爲此天下之中，交易有無之路通，爲生可以致富矣。於是自謂陶朱公。復約要父子耕畜，廢居候時，轉物逐什一之利。居無何，則致貲累巨萬，天下稱陶朱公。

朱公居陶，生少子。少子及壯，而朱公中男殺人，囚於楚。朱公曰：「殺人而死，職也。然吾聞千金之子，不死於市。」告其少子往視之。乃裝黃金千鎰，置褐器中，載以一牛車，且遺其少子。朱公長男固請欲行，朱公不聽。長男曰：「家有長子曰家督，今弟有罪，大人不遣，乃遣少弟，是吾不肖。」欲自殺。其母爲言曰：「今遣少子，未必能生中子也，而先空亡長男，奈何？」朱公不得已而遣長子，爲一封書，遺故所善莊生曰：「至，則進千金於莊生所，聽其所爲，慎無與爭事。」長男既行，亦自私齎數百金至楚。莊生家負郭，披藜藿，封門，居甚貧，然長男發書進千金，如其父言。莊生曰：「可疾去矣，慎無留，即弟出，勿問所以然。」長男既去，不過莊生而私留，以其私齎獻遺楚國貴人用事者。

莊生雖居窮閭，然以廉直聞於國。自楚王以下，皆師尊之。及朱公進金，非有意受也，欲以成事後復歸之，以爲信耳。故令至，謂其婦曰：「此朱公之金，如有病不宿，誠後復歸，勿動。」而朱公長男不知其意，以爲殊無短長也。莊生見問時，入見楚王，言某星某宿，此則害於楚。楚王素信莊生，曰：「今爲奈何？」莊生曰：「獨以德爲可以除之。」楚王曰：「生休矣，寡人將行之。」王乃使使者封三錢之府。楚貴人驚，告朱公長男曰：「王且赦。」曰：「何以也？」曰：「每王且赦，常封三錢之府。昨暮王使使封之。」朱公長男以爲赦，弟固當出也，重千金。

虛樂其生，無所爲也，乃復見莊生。莊生驚曰：「若不去耶？」長男曰：「固未也。初爲事弟，弟今譏自教，故辭生去。」莊生知其意，欲復得其金，曰：「若自入室取金。」長男卽自入室取金持去，獨自歎幸。

莊生羞爲兒子所賣，乃入見楚王曰：「臣前言某星事，王言欲以修德報之。今臣出道路，皆言陶之富人朱公之子，殺人囚楚，其家多持金錢，賂王左右，故王非憐恤楚國而赦，乃以朱公子故也。」楚王大怒曰：「寡人雖不德耳，奈何以朱公之子故而施惠乎？」令論殺朱公子。明日，遂下教令，朱公長男持其弟喪歸。

至其母及邑人盡哀之。唯朱公獨笑曰：「吾固知必殺其弟也，彼非不愛其弟，顧有所不能忍者也。是少與我俱，見苦爲生難，故重棄財。至如少弟者，生而見我富，乘堅驅良，逐狡兔，豈知世所從來，故輕去之，非所惜者。前日吾所爲欲遺少子，固爲其能棄財故也。而長者不能卒以殺其弟，事之理也。無足悲者。吾日夜固以望其喪之來也。」

故范蠡三徙，成名於天下，非苟去而已，所止必成名。卒老死於陶，故世傳曰陶朱公。

陳涉世家

陳涉者，陽城人也。字涉。吳廣者，陽夏人也。字叔。陳涉少時，嘗與人傭耕，斃耕之壟上，悵悵久之，曰：「苟富貴，無相忘。」傭者笑而應曰：「若爲傭耕，何富貴也。」陳涉太息曰：「嗟乎！燕雀安知鴻鵠之志哉！」

二世元年七月，發閭左，適戍漁洋九百人，屯大澤鄉。陳勝、吳廣皆次當行，爲屯長。會天大雨，道不通，度已失期，失期法當斬，陳勝、吳廣乃謀曰：「今亡亦死，舉大名亦死，死國可乎？」陳勝曰：「天下苦秦久矣，吾聞二世少子也，不當立，當立者乃公子扶蘇、扶蘇以數諫，故上使外將兵。今或聞無罪，二世殺之，百姓多聞其賢，

未知其死也。項燕爲楚將，數有功，愛士卒。楚人憐之，或以爲死，或以爲亡。今誠以吾衆，詐自稱公子扶蘇、項燕，爲天下唱，宜多應者。」吳廣以爲然，乃行卜。卜者知其指意，曰：「足下事皆成，有功。然足下卜之鬼乎？」陳勝、吳廣喜，念鬼曰：「此敎我先威衆耳。」乃丹書帛曰「陳勝王」，置人所罾魚腹中。卒買魚烹食，得魚腹中書，固已怪之矣。又間令吳廣之次近所旁叢祠中，夜篝火，狐鳴呼曰：「大楚興，陳勝王。」卒皆夜驚恐，旦日，卒中往往語，皆指目陳勝。

吳廣素愛人，士卒多爲用者。將尉醉，廣故數言欲亡，忿恚尉，令辱之，以激衆。尉果笞廣。尉劍挺，廣起，奪而殺尉。陳勝佐之，并殺兩尉。召令徒屬曰：「公等遇雨，皆已失期，失期當歛，藉第令無斬而戍死者固十六七。且壯士不死則已，死即舉大名耳，王侯將相寧有種乎！」徒屬皆曰：「敬受命。」乃詐稱公子扶蘇、項燕，從民欲也。袒右，稱大楚，爲壇而盟，祭以尉首。陳勝自立爲將軍，吳廣爲都尉。

攻大澤鄉，收而攻蕪。蕪下，乃令符離人葛嬰，將兵徇蕪以東，攻涇、鄆，苦柘、譙，皆下之。行收兵，比至陳，車六七百乘，騎千餘，卒數萬人。攻陳，陳守令皆不在，獨守丞與戰，門中弗勝，守丞死，乃入據陳。數日，號令召三老、豪傑，與皆來會計事。三老、豪傑皆曰：「將軍身披堅執銳，伐無道，誅暴秦，復立楚國之社稷，功宜爲王。」陳涉乃立爲王，號爲張楚。

當此時，諸郡縣苦秦吏者，皆刑其長吏，殺之以應陳涉。

陳勝王凡六月，已爲王。王陳，其故人嘗與傭耕者聞之，之陳，扣宮門曰：「吾欲見涉。」宮門令欲縛之，曰：「辨數，乃置，不肯爲通。」陳王出，遮道而呼涉，陳王聞之，乃召見，載與俱歸。入宮，見傭傭帷帳，客曰：「夥，願涉之爲王。」沈沈者，一楚人謂多爲夥，故天下傳之夥涉爲王。由陳涉始。客出入，意益發，言陳王故情。或說陳王曰：「客

愚無知，顯妄言輕威。陳王斬之，諸陳王故人皆自引去，由是無親陳王者。

陳王以朱房爲中正，胡武爲司過，主司羣臣，諸將徇地，至令之不是者，繫而罪之，以苛察爲忠，其所不善者，弗下吏，輒自治之。陳王信用之，諸將以故，故不親附，此其所以敗也。

陳勝雖已死，其所置遺侯王將相，竟亡秦，由涉首事也。高祖時，爲陳涉置守冢三十家，賜至今血食。

外戚世家

竇太后，趙之清河觀津人也。呂太后時，竇姬以良家子入宮侍太后。太后出宮人以賜諸王，各五人。竇姬與在行中。竇姬家在清河，欲如趙近家，誦其主遺宦者吏，必置我籍趙之伍中。宦者忘之，誤置其籍代伍中。籍奏詔可，當行。竇姬涕泣，怨其宦者，不欲往，相強乃肯行。至代，代王幸竇姬，生女嫫，後生兩男。而代王王后生四男。先代王未入立爲帝，而王后卒，後代王立爲帝，而王后所生四男更病死。孝文帝立數月，公卿請立太子，而竇姬長男最長，立爲太子，立竇姬爲皇后，女嫫爲長公主。其明年，立少子武爲代王，已而又徙梁，是爲梁孝王。竇皇后親早卒，葬觀津。於是薄太后乃詔有司，追尊竇后父爲安成侯，母曰安成夫人，令清河置園邑二百家，長丞奉守，比靈文園法。竇皇后兄竇長君，弟曰竇廣，字少君，少君年四五歲時，家貧爲人所略賣，其家不知其處，傳十餘家，至宜陽，爲其主入山作炭，寒臥岸下百餘人，岸崩，盡壓殺臥者，少君獨得脫，不死，自卜數日，當爲侯，從其家之長安，聞竇皇后新立，家在觀津，姓竇氏，廣國去時，雖小，識其縣名及姓，又常與其姊探桑墮，用爲符，自上書自陳。竇皇后言之於文帝，召見問之，具言其故，果是。又復問他何以爲驗，對曰：「姊去我時，與我決於傳舍中，呼沐沐我，請食飯我，乃去。」於是竇后持之而泣，泣涕交橫下，侍御左右皆伏地泣，助皇后悲。

哀。乃厚賜田宅金錢，封公昆弟，家於長安。

絳侯灌將軍等曰：「吾屬不死，命乃且懸此兩人！所出微，不可不爲擇師傅賓客。又復效呂氏大事也。」於是乃選長者士之有節行者，與侯寶長君少君，由此爲退讓君子，不敢以尊貴驕人。

衛皇后，字子夫，生徵矣，蓋其家號曰衛氏，出平陽侯邑。子夫爲平陽主，諷者武帝初卽位，數歲無子，平陽主求諸良家子女十餘人，飾置家，武帝祕竊上還，因過平陽主，主見所侍美人，上弗悅。既飲，驅者進，上望見，獨悅衛子夫。是日，武帝起更衣，子夫侍尚衣軒中，得幸。上還坐驢，甚賜平陽主金千斤。主因奏子夫奉送入宮。子夫上車，平陽主指其背曰：「行矣，強飯勉之，卽貴無相忘。」

入宮歲餘，竟不復幸。武帝擇宮人不中用者，斥出歸之。衛子夫得見，涕泣請出，上憐之，復幸，遂有身。尊寵日隆，召其兄衛長君、弟青爲侍中。而子夫後大幸，有寵，凡生三女一男，男名據，初上爲太子時，發長公主女爲妃，立爲帝妃，立爲皇后，姓陳氏，無子。上之得爲嗣，大長公主有力焉。以故陳皇后驕貴，聞衛子夫大幸，悲幾死者數矣。上愈怒，陳皇后挾婦人媚道，其事頗覺，於是廢陳皇后而立衛子夫爲皇后。

陳皇后母大長公主，煇帝姊也，數讓武帝姊平陽公主曰：「帝非我不得立，已而棄捐吾女，豈何不自喜而倍本乎？」平陽公主曰：「用無子，故廢耳。」陳皇后求子與醫錢，凡九千萬，然竟無子。衛子夫以立爲皇后。先是，衛長君死，乃以衛青爲將軍，擊胡有功，封爲長平侯。青三子在襁褓中，皆封爲列侯。及衛皇后所謂姊衛少兒、少兒生子霍去病，以軍功封冠軍侯，號驃騎將軍。青號大將軍，立衛皇后子據爲太子。衛氏枝屬以軍功起家，五人爲侯。

齊王世家

朱虛侯年二十，有氣力，忿劉氏不得職，嘗入侍高后燕飲。高后令朱虛侯劉章爲酒吏，章自請曰：「臣將種也，請得以軍法行酒。」高后曰：「可。」酒酣，章進飲歌舞，已而曰：「請爲太后言耕田歌。」高后兒子畜之，笑曰：「顯而父知田耳，若生而爲王子，安知田乎？」章曰：「臣知之。」太后曰：「試爲我言田。」章曰：「深耕溉種，立苗欲疏，非其種者，鋤而去之。」呂后默然。頃之，諸呂有一人醉亡酒，章追拔劍斬之，而還報曰：「有亡酒一人，臣謹行法斬之。」太后左右皆大驚，業已許其軍法，無以罪也。因罷。自是之後，諸呂憚朱虛侯，雖大臣皆依朱虛侯，劉氏爲益彊。

齊厲王其母曰紀太后，太后取其弟紀氏女爲厲王后。王不愛紀氏女，太后欲其家重寵，令其長女紀翁主入王宮，正其後宮，無令得近王，欲令愛紀氏女。王因與其姊翁主奸，齊有宦者徐甲入事漢皇太后，皇太后有愛女曰修成君，修成君非劉氏，太后憐之，修成君有女名娥，太后欲嫁之於諸侯，宦者甲乃請使齊，必令王上書請娥。皇太后喜，使甲之齊。是時，齊人主父偃知甲之使齊，以取后事，亦因謂甲：「卽事成，幸言偃女，願得充王後宮。」

甲既至齊，風以此事，紀太后大怒，曰：「王有后，後宮具備，且甲齊賫人，急乃爲宦者入事漢，無補益，乃欲亂吾王家，且主父偃何爲者，乃欲以女充後宮？」徐甲大窮，還報皇太后曰：「王已顯尚娥，然有一害，恐如燕王。」燕王者，與其子昆弟奸，新坐以死亡國，故以燕感太后。太后曰：「無復言嫁女齊事。」事浸尋不得聞於天子。主父偃由此亦與齊有卻。

主父偃方幸於天子，用事，因言齊臨當十萬戶，市租千金，人衆殷富，巨於長安，此非天子親弟愛子，不得王。此今齊王於親屬益疎，乃從容言呂太后時，齊欲反，吳楚時，孝王幾爲亂，今聞齊王與其姊亂，於是天子乃拜

主父假爲齊相，且正其事。主父假既至齊，乃急治王後宮，宦者爲王通於姊翁主所者，令其辭證皆引王。王年少，懼大罪，爲吏所執，誅，乃食藥自殺，絕無後。是時趙王懼主父假，一出廢齊，恐其漸蝕骨肉，乃上書言假文金及輕重之短，天子亦既囚假。公孫宏言齊王以憂死，毋後，國入漢，非誅假無以塞天下之望，遂誅假。

蕭相國世家

蕭相國何者，沛豐人也，以文無害爲沛主吏掾。高祖爲布衣時，何數以吏事護高祖。高祖爲亭長，常左右之高祖，以少繇咸陽，吏皆送餼，三何獨以五。

秦御史監郡者與從事常辦之，何乃給泗水卒史事。第一秦御史欲入言徵何，何辭請得毋行。及高祖起爲沛公，何常爲丞督事。沛公至咸陽，諸將皆爭走金帛財物之府分之，何獨先入收秦丞相御史律令圖書藏之。沛公爲漢王，以何爲丞相。項王與諸侯屠燒咸陽而去，漢王所以具知天下阨塞戶口多少疆弱之處，民所疾苦者，以何具得秦圖書也。

何進言韓信，漢王以信爲大將軍，語在淮陰侯事中。

漢王引兵東定三秦，何以丞相留收巴蜀，填撫諭告，使給軍食。漢二年，漢王與諸侯擊楚，何守關中，侍太子治櫟陽，爲法令約束，立宗廟社稷宮室縣邑，輒奏上可，訐以從事，卽不及奏上，輒以便宜施行，上來以聞。

關中事，計戶口，轉漕給軍。漢王數失軍遁去，何常與關中卒，輒補缺。上以此專屬任何，關中事。

漢三年，漢王與項羽相距京索之間，上數使勞苦丞相鮑生，謂丞相曰：「王暴衣露蓋，數使使勞苦君者，有疑君心也。爲君計，莫若遣君子孫昆弟能勝兵者悉詣軍所，上必益信君。」於是，何從其計，漢王大悅。漢五年，

既殺項羽，定天下，論功行封，羣臣爭功，歲餘功不決。高祖以蕭何功最盛，封爲鄼侯，所食邑多。功臣皆曰：「臣等身被堅執銳，多者百餘戰，少者數十合，攻城略地，大小各有差，今蕭何未嘗有汗馬之勞，徒持文墨議論，不戰，願反居臣等上何也？」高祖曰：「諸君知獵乎？」曰：「知之。」「知獵狗乎？」曰：「知之。」高祖曰：「夫獵，追殺獸兔者，狗也；而發蹤指示獸處者，人也。今諸君徒能得走獸耳，功狗也。至如蕭何，發蹤指示功人也。且諸君獨以身隨我，多者二三人，今蕭何舉宗數十人皆隨我，功不可忘也。」羣臣皆莫敢言。列侯畢已受封，及奏位次，皆曰：「平陽侯曹參，身被七十創，攻城略地，功最多，宜第一。」上已擣功臣多封蕭何，至位次未有以復難之，然心欲何第一。關內侯鄂君進曰：「羣臣議皆誤。夫曹參雖有野戰略地之功，此特一時之事。夫上與楚相距五歲，常失軍亡衆，逃身遁者數矣。然蕭何常從關中遣軍補其處，非上所詔，召而數萬衆會上之，絕者數矣。夫漢與楚相守榮陽數年，軍無見糧，蕭何轉漕關中，給食不乏。陛下雖數亡山東，蕭何常全關中以待陛下。此萬世之功也。今雖亡曹參等百數，何缺於漢？漢得之不必待以全。奈何欲以一旦之加，而功萬世之功哉？」蕭何第一，曹參次之。高祖曰：「善。」於是乃分蕭何賜劍履上殿，入朝不趨。上曰：「吾聞進賢受上賞，蕭何功雖高，得鄂君乃益明。」於是因鄂君故所食關內侯邑，封爲安平侯。

是日，悉封何父子兄弟十數人，皆有食邑。乃益封何二千戶，以帝嘗繇咸陽時，何送拔獨贏奉饒二也。漢十一年，陳豨反，高祖自將至邯鄲，未能。淮陰侯謀反，關中呂后用蕭何計，誅淮陰侯。語在淮陰事中。

上已聞淮陰侯誅，使使拜丞相何爲相國，益封五千戶，令卒五百人，一都尉爲相國衛。諸君皆賀，召平獨弔。召平者，故秦東陵侯，秦破時爲布衣，貧，種瓜於長安城東，瓜美，故世俗謂之東陵瓜。從召平以爲名也。召平謂相國曰：「禍自此始矣。上暴露於外，而君守於中，非被矢石之事，而益君封置衛者，以今者淮陰侯新反於中，

擬君心矣。夫置衛衛君，非以寵君也。願君讓封勿受，悉以家私財佐軍，則上心悅。一相國從其計，高祖乃大喜。漢十二年秋，黥布反，自上將擊之，數使使問相國何爲。相國爲上在軍，乃拊循勉力百姓，悉以所有佐軍，如陳豨時。客有說相國曰：「君滅族不久矣！夫君位爲相國，功第一，可復加哉！然君初入關中，得百姓心十餘年矣，皆附君，常復孳孳得民和，上所爲數問君者，畏君傾動關中。今君胡不多買田地，賤賈貸，以自污，上心乃安。」於是相國從其計，上乃大說。上罷布軍歸，民道遮行，上書言相國賤贖買民田宅數千萬，上至相國謁，上筮曰：「夫相國乃利民，民所上書，皆以與相國。」曰：「君自謝民。」相國因爲民請曰：「長安地狹，上林中多空地，願令民得入田，毋收粟爲禽獸食。」上大怒曰：「相國多受買人財物，乃爲民請吾苑。」乃下相國廷尉繫之。數日，王衛尉侍前問曰：「相國何大罪，陛下繫之？」上曰：「吾聞李斯相奏皇帝，有善歸主，有惡白與今相國多受買金，而爲民請吾苑，以自媚於民，故係治之。」王衛尉曰：「夫職事苟有便於民而請之，直宰相事，陛下奈何乃疑相國受買人錢乎？且陛下距堯數載，陳豨黥布反，陛下自將而往，當是時，相國守關中搖足，則關以西，陛下有也；相國以不此時爲利，今乃利賣人之金乎？且秦以不聞其過亡天下，李斯之分溫又何足法哉？陛下何疑宰相之深也？」高帝不懌，是日使人持節赦出相國。相國年老，素恭謹，入徒跣謝，高帝曰：「相國休矣！相國爲民請苑，吾不許，吾不過爲桀紂主，而相國爲賢相，吾故係相國，欲令百聞我過也。」何素不與曹參相能，及何病，孝惠自臨視相病，因問曰：「君即百歲後，誰可代君者？」對曰：「知臣莫如主。」孝惠曰：「曹參何如？」何頓首曰：「帝得之矣！臣死不恨矣！」

何置田宅，必居窮處，爲家不治垣屋。曰：「後世賢，師吾儉，不賢，毋爲勢家所奪。」孝惠二年，相國何卒，諡爲文終侯。後嗣以罪失侯者四世，絕。天子輒復求何後，封鄼侯，功臣莫得比焉。

太史公曰：蕭相國何於秦時爲刀筆吏，錄錄未有奇節，及漢興，依日月之末光，何謹守管籥，因民之疾，奉法順流，與之更始，灌隘、驛布等皆以誅滅，而何之勳爛焉。位冠羣臣，聲施後世，與閔天散宜生等爭烈矣。

曹相國世家

孝惠帝元年，除諸侯相國法，更以參爲齊丞相。參之相齊，齊七十城。天下初定，悼惠王富於春秋，參盡召長老諸生，問所以安集百姓，如齊故俗。諸儒以百數，言人人殊，參未知所定。聞膠西有蓋公，善治黃老言，使人厚幣請之。既見蓋公，蓋公爲言治道貴清靜而民自定，推此類其言之。參於是避正堂舍蓋公焉。其治要用黃老術。故相齊九年，齊國安集，大稱賢相。

惠帝二年，蕭何卒。參聞之，告舍人趣治行：「吾將入相！」居無何，使者果召參。參去，屬其後相曰：「以齊獄市爲寄，慎勿擾也。」後相曰：「法無大於此者乎？」參曰：「不然。夫獄市者，所以并容也。今君擾之，奸人安所容也？吾是以先之。」

參始徵時，與蕭何善，及爲將相，有隙。至何且死，所推賢唯參。參代何爲漢相國，舉事無以變也。一遵蕭何約束。擇郡國吏木訥於文辭，重厚長者，卽召除爲丞相史。吏之言文刻深，欲務聲名者，輒斥去之。

日夜飲醇酒，卿大夫以下吏及賓客，見參不事事，來者皆欲有言，至者參輒飲以醇酒，問之欲有所言，復飲之，醉而後去，終莫得開說，以爲常。

相舍後園近吏舍，吏舍日食歌呼，從吏惡之，無如之何。乃請參遊園中，聞吏醉歌呼，從吏幸相國召按之，乃反取酒張坐飲，亦歌呼相與應和。參見人之有細過，專掩覆蓋之。府中無事，參子宙爲中大夫。惠帝怪相國

不治事，以爲豈少朕歟？乃謂窟曰：「若歸試，私從容問而父曰：『高帝新棄羣臣，帝富於春秋，君爲相，日飲無所請事，何以憂天下乎？』」然無言，吾告若也。窟既洗沐歸，同侍，自從其所，諫參。怒而答曰：「二百日，一趨入侍天下事，非若所當言也。」至朝時，惠帝讓參曰：「與窟胡治乎？乃者我使諫君也。」參免冠謝曰：「陛下自察聖武，孰與高帝？」上曰：「朕乃安敢望先帝乎？」曰：「陛下觀臣孰與蕭何賢？」上曰：「君似不及也。」參曰：「陛下言之是也。且高帝與蕭何定天下，法令既明，今陛下垂拱，參等守職，遵而勿失，不亦可乎？」惠帝曰：「善！君休矣。」參爲漢相國，出入三年，卒諡懿侯。子窟代侯。百姓歌之曰：「蕭何爲法，穎若畫一。曹參代之，守而勿失。載其清淨，民以寧一。」

平陽侯宿，高后時爲御史大夫。孝文帝立，免爲侯，立二十九年卒，諡爲靜侯。子希代侯，立七年卒，諡爲簡侯。子時代侯，時尙平陽公主，生子襄。時病，竊歸國，立二十三年卒，諡夷侯。子襄代侯，襄尙衛長公主，生子宗，立十六年卒，諡爲共侯。子宗代侯，征和二年，中宗坐太子死，國除。

太史公曰：曹相國參，攻城野戰之功，所以能多若此者，以與淮陰侯俱，及信已滅而列侯成功，唯獨參擅其名，參爲漢相國，清靜極言，合道。然百姓離秦之酷，後參與休息無爲，故天下俱稱其美矣。

留侯世家

留侯張良者，其先韓人也。大父開地，相韓昭侯，宣惠王，襄哀王。父平，相釐王，悼惠王。悼惠王二十三年，平卒二十歲，秦滅韓，良年少，未宦仕韓。韓破，良家僮三百人，弟死不葬，悉以家財求刺客刺秦王，爲韓報仇。以大父父五世相韓故，良嘗學禮淮陽，東見倉海君，得力士，爲鐵椎重百二十斤。秦皇帝東游，良與客狙擊秦皇帝博

浪沙中，誤中副車。奏皇帝大怒，大索天下，求賊甚急，為張良故也。良乃更姓名，亡匿下邳。

良嘗閒從容步遊下邳圯上，有一老父衣褐，至良所，直墮其履圯下，顧謂良曰：「孺子下取履。」良愕然，欲殿之，為其老，彊忍下取履。父曰：「履我。」良業為取履，因跪履之。父以足受，笑而去。良殊大驚，隨目之。父去里所復還，曰：「孺子可教矣！後五日平明，與我會此。」良因怪之，跪曰：「諾。」五日平明，良往，父已先在，怒曰：「與老人期，後何也？」去曰：「後五日早會。」五日鷄鳴，良往，父又先在，復怒曰：「後何也？」去曰：「後五日復早來。」五日良夜未半往，有頃，父亦來，喜曰：「當如是。」出一編書曰：「讀此，則為王者師矣。後十年與，十二年孺子見我濟北，穀城山下黃石，即我矣。」遂去，無他言，不復見。旦日，視其書，乃太公兵法也。良因異之，常習誦讀之。

居下邳，為任俠。項伯常殺人，從良遊。後十年，陳涉等起兵，良亦聚少年百餘人。景駒自立為楚假王，在留。良欲往從之，道遇沛公。沛公將數千人，略地下邳西，遂屬焉。沛公拜良為廣將，良數以太公兵法說沛公。沛公善之，常用其策。良為他人言，皆不省。良曰：「沛公殆天授。」故遂從之。

漢王之國，良送至褒中，遣良歸韓。良因說漢王曰：「王何不燒絕所過棧道，示天下無還心，以固項王意？」乃使良還行燒絕棧道。

良至韓，韓王成以良從漢王故，項王不遣成之國，從與俱東。良說項王曰：「涉王燒絕棧道，無還心矣。」乃以齊王田榮反書告項王。項王以此無西憂，漢心而發兵北擊齊。項王竟不肯遣韓王，乃以為侯，又殺之。彭城良亡，間行歸漢王。漢王亦已還定三秦矣，復以良為成信侯。

從東擊楚，至彭城，漢敗而還。至下邳，漢王下馬，蹠鞍而問曰：「吾欲捐關以東等棄之，誰可與共功者？」良

進曰：「九江王黥布、楚將、項王有郢彭越與齊王田榮反梁地，此兩人可急使。而漢王之將，獨韓信可屬大事當一面。卽欲捐之，捐之此三人，則楚可破也。」漢王乃遣隨何說九江王布，而使人連彭越及魏王豹，反使韓信將兵擊之，因舉燕代齊趙。然卒破楚者，此三人力也。張良多病，未嘗特將也，常爲畫策臣。時時從漢王。漢六年正月，封功臣。良未嘗有戰鬪功，高帝曰：「運籌策帷帳中，決勝千里外，子房功也。」自擇齊三萬戶。良曰：「始臣起下邳，與上會留，此天以臣授陛下。陛下用臣計，幸而時中，臣願封留足矣，不敢當三萬戶。」乃封張良爲留侯，與蕭何等俱封。

留侯性多病，卽道引不食穀，杜門不出歲餘。上欲廢太子，立戚夫人子趙王如意，大臣多諫諍，未能得堅決者也。呂后恐，不知所爲。人或謂呂后曰：「留侯善用計策，上信用之。」呂后乃使建成侯呂澤、劫留侯曰：「君常爲上謀臣，今上欲易太子，君安得高枕而臥乎？」留侯曰：「始上數在困急之中，幸用臣策，今天下安定，以愛欲易太子，骨肉之間，雖臣等百餘人，何益？」呂澤彊要曰：「爲我畫計。」留侯曰：「此難，以口舌爭也。願上有不能致者，天下有四人。四人者，年老矣，皆以爲上慢侮人，故逃匿山中，義不爲漢臣。然上高此四人，今公誠能無愛金玉璧帛，令太子爲書，卑辭安車，因使辯士固請，宜來，來以爲客。時時從入朝，令上見之，則必異而問之，問之上知此四人賢，則一助也。」於是呂后令呂澤使人奉太子書，卑辭厚禮，迎此四人。四人至，客建成侯所。

漢十二年，上從擊破布軍歸，疾益甚，愈欲易太子。留侯諫，不聽，因疾不視事。叔孫太傅稱說引古今，以死爭太子，上詳許之，猶欲易之。及燕置酒，太子侍，四人從太子，年皆八十有餘，鬚眉皓白，衣冠甚偉。上怪之，問曰：「彼何爲者？」四人前對，各言名姓，曰：「東園公、角里先生、綺里季、夏黃公。」上乃大驚曰：「吾求公數歲，公辟

逃我，今公何自從吾兒游乎？四人皆曰：「陛下輕士善罵，臣等義不受辱，故恐而亡匿。竊聞太子爲人仁孝，恭敬愛士，天下莫不延頸欲爲太子死者，故臣等來耳。」上曰：「煩公幸卒調護太子。」四人爲壽已畢，趨去。上目送之，召戚夫人，指示四人者曰：「我欲易之，彼四人輔之，羽翼已成，難動矣！呂后真而主矣！」戚夫人泣上曰：「爲我楚舞，吾爲若楚歌。」歌曰：「鴻鵠高飛，一舉千里，羽翮已就，橫絕四海，橫絕四海，當可奈何？雖有矰繳，尚安所施？」歌數闕，戚夫人噓唾流涕，上起去，罷酒。

竟不易太子者，留侯本招此四人之力也。

留侯乃稱曰：「家世相韓，及韓滅，不受黃金之資，爲韓報仇強秦，天下振動。今以三寸舌爲帝者師，封萬戶，位列侯，此布衣之極，於良足矣。願棄人間事，欲從赤松子遊耳。」乃學辟穀，道引輕身。會高帝崩，呂后德留侯，乃強食之，曰：「人生一世間，如白駒過隙，何至自苦如此乎？」留侯不得已，強聽而食。後八年卒，諡爲文成侯。子不疑代侯。

子房始所見下邳圯上父老與太公書者，後十三年，從高帝過濟北，見果穀城山下黃石，取而葆祠之。留侯死，并葬黃石冢，冢上冢伏臘祠黃石。

太史公曰：學者多言無鬼神，然言有物，至如留侯所見老父子書，亦可怪矣。高祖雖困者數矣，而留侯常有功力焉，豈可謂非天乎？上曰：「夫運籌策帷帳之中，決勝千里外，吾不如子房。」余以爲其人必魁梧奇偉，至見其圖，狀貌如婦人好女。蓋孔子曰：「以貌取人，失之子羽。」留侯亦云。

陳丞相平者，陽武戶牖鄉人也。少時家貧，好讀書，有田三十畝，獨與兄伯居。伯常耕田，縱平使遊學。平爲人長，美色。人或謂陳平曰：「貧何食而肥若是？」其嫂嫉平之不視家生產，曰：「亦食糠粃耳，有叔如此，不如無有。」伯聞之，逐其婦而適之。及平長，可娶妻，富人莫肯與者，貧者亦恥之。久之，戶牖富人有張負，張負女孫五嫁而夫輒死，人莫敢娶，平欲得之。邑中有喪，平貧，侍喪以先往，後罷爲助。張負既見之，喪所，獨視偉平，平亦以故後去。負隨平至其家，家乃負郭墉巷，以敝席爲門，然門外多長者車轍。張負歸，謂其子仲曰：「吾欲以女孫子陳平。」張仲曰：「平貧不事事，一縣中盡笑其所爲，獨奈何子女乎？」負曰：「人固有好美如陳平而長貧賤者乎？」卒與女。爲平資，乃假貸幣以聘，予酒肉之資，以內婦。負誠其孫曰：「毋以貧故，事人不謹，事兄伯如父，事嫂如母。」平既娶張氏女，廝用益饒，遊道日廣，里中社，平爲宰，分肉食均。父老曰：「善，陳孺子之爲宰。」平曰：「嗟乎！使平得宰天下，亦如是肉矣！」

孝文帝立，以爲太尉，勃親以兵誅呂氏，功多。陳平欲讓勃尊位，乃病謝。孝文帝初立，怪平病，問之。平曰：「高祖時，勃功不如臣平，及誅諸呂，臣功亦不如勃，願以右丞相讓勃。」於是孝文帝乃以絳侯勃爲右丞相，位次第一，平徙爲左丞相，位次第二。賜平金千斤，益封三千戶。

居頃之，孝文皇帝既益明習國家事，朝而問右丞相勃曰：「天下一歲決獄幾何？」勃謝曰：「不知。」問：「一歲錢穀出入幾何？」勃又謝不知，汗出沾背，愧不能對。於是上亦問左丞相平，平曰：「有主者。」上曰：「主者誰？」平曰：「陛下卽問決獄，責廷尉；問錢穀，責治粟內史。」上曰：「苟各有主者，而君所主者何事也？」平謝曰：「主臣。陛下不知其驚下，使待罪宰相。宰相者，上佐天子理陰陽，順四時，下育萬物之宜，外鎮撫四夷諸侯，內親附百姓，使卿大夫各得任其職焉。」孝文帝乃稱善。右丞相大慚，出而讓陳平曰：「君獨不素教我

對一陳平笑曰：「君居其位，不知其任耶？且陛下即問長安中盜賊數，君欲強對耶？」於是絳侯自知其能不如平遠矣。

居頃之，絳侯謝病，請免相。陳平專爲一丞相。

孝文帝二年，丞相陳平卒，諡爲獻侯。子共侯代侯。二十三年卒，子簡侯恢代侯。二十三年卒，子何代侯三十三年。何坐略人妻棄市，國除。

始陳平曰：「我多陰謀，是道家之所禁，吾世即廢，亦已矣。終不能復起，以吾多陰禍也。然其後曾孫國掌，以衛氏親貴，咸顯，繼封陳氏，然終不得。」

太史公曰：陳丞相平，少時本好黃帝老子之術，方其割肉俎上之時，其意固已遠矣。傾側擾攘楚魏之間，卒歸高帝，常出奇計，救紛糾之難，振國家之患，及呂后時，事多故矣。然平竟自脫，定宗廟，以榮名終，稱賢相，豈不善始善終哉！非知謀孰能當此者乎？

絳侯周勃世家

文帝既立，以勃爲右丞相，賜金千斤，食邑萬戶。

居月餘，人或說勃曰：「君既誅諸呂，立代王，威震天下，而君受厚賞，處尊位以寵，久之，即禍及身矣！」勃懼，亦自危，乃謝請歸相印，上許之。

歲餘，丞相平卒，上復以勃爲丞相。十餘月，上曰：「前日吾詔列侯就國，或未能行，丞相吾所重，其率先之！」乃免相就國。歲餘，每河東守尉行縣至絳，絳侯勃自畏恐誅，常拔甲，令家人持兵以見之。其後人有上書告勃。

欲反下廷尉。廷尉下其事長安，逮捕勃，治之。勃恐，不知置辭，吏稍侵辱之。勃以千金與獄吏，獄吏乃書牘背示之，曰：「以公主爲證。」公主者，孝文帝女也。勃太子勝之尙之，故獄吏教引爲證。

勃之益封受賜，盡以薄昭及繁急，薄昭爲言薄太后，太后亦以爲無反事。文帝朝，太后以冒絮提文帝，曰：「絳侯縮皇帝翼，將兵於北軍，不以此時反，今居一小縣，顧欲反耶？」文帝既見絳侯獄辭，乃謝曰：「吏事方驗而出之。」於是使使持節赦絳侯，復爵邑。

絳侯既出，曰：「吾嘗將百萬軍，然安知獄吏之貴乎？」

文帝之後六年，匈奴大入邊，乃以宗正劉禮爲將軍，軍霸上；祝茲侯徐厲爲將軍，軍棘門，以河內守亞夫爲將軍，軍細柳，以備胡。上自勞軍，至霸上及棘門軍，直馳入，將以下騎送迎。已而之細柳軍，軍士吏被甲，銳兵刃，殺弓弩，持滿。天子先驅至，不得入。先驅曰：「天子且至軍門。」都尉曰：「將軍令曰：『軍中聞將軍令，不聞天子之詔。』」居無何，上至，又不得入。於是上乃使使持節詔將軍，曰：「吾欲入勞軍。」亞夫乃傳言開壁門。壁門士吏謂從車騎曰：「將軍約軍中不得驅馳。」於是天子乃接轡徐行，至營，將軍亞夫持兵揖曰：「介冑之士不拜，請以軍禮見。」天子爲動，改容式車，使人稱謝，皇帝敬勞將軍，成禮而去。既出軍門，羣臣皆驚。文帝曰：「嗟乎，此真將軍矣！曩者霸上棘門軍，若兒戲耳，其將固可襲而虜也。至於亞夫，可得而犯耶？」稱善者久之。月餘，三軍皆罷，乃拜亞夫爲中尉。孝文且同時，誡太子曰：「卽有緩急，周亞夫真可任將兵。」文帝崩，葬亞夫爲車騎將軍。

竇太后曰：「皇后兄王信可侯也。」景帝讓曰：「始而皮草，侯先帝不侯，及臣卽位，乃侯之，信未得封也。」竇太后曰：「人主各以時行耳，自竇長君在時，不得侯，死後乃封王子彭祖，願得侯，吾甚恨之。帝趣侯信。」

也。景帝曰：「請得與丞相議之。」丞相議之，亞夫曰：「高皇帝約非劉氏不得王，非有功不得侯，不如約，天下共擊之。今信雖皇后兄，無功，侯之非約也。」景帝默然而止。

其後匈奴王徐盧等五人降，景帝欲侯之以勸後，丞相亞夫曰：「彼背其主降陛下，陛下侯之，則何以責人臣不守節者乎？」景帝曰：「丞相議不可用。」乃悉封徐盧等爲列侯。亞夫因謝病。

景帝中三年，以病免相。項之，景帝居禁中，召條侯賜食，獨置大胾，無切肉，又不置箸。條侯心不平，顧謂尚席取權，景帝視而笑曰：「此非不足君所乎？」條侯免冠謝。上起，條侯因趨出。景帝以目送之曰：「此怏怏者，非少主臣也。」

居無何，條侯子爲父買工官尙方甲楯五被，可以葬者，取庸苦之，不予錢。庸知其盜買縣官器，怒而上變告子，事連汙條侯。書既聞上，上下吏，吏簿責條侯，條侯不對。景帝罵之曰：「吾不用也！」召詣廷尉，廷尉責曰：「君侯欲反耶？」亞夫曰：「臣所買器，乃葬器也，何謂反耶？」吏曰：「君侯縱不反地上，即欲反地下耳！」吏侵之益急。初，吏捕條侯，條侯欲自殺，夫人止之，以故不得死，遂入廷尉，因不食五日，嘔血而死。國除。

絕一歲，景帝乃更封絳侯勃他子堅爲平曲侯，續絳侯後。十九年，卒，諡爲共侯。子建德代侯。十三年，爲太子太傅，坐耐金不善。元鼎五年，有罪國除。

條侯果餓死。死後，景帝乃封王信爲蓋侯。

太史公曰：絳侯周勃始爲布衣時，鄙樸人也，才能不過凡庸，及從高祖定天下，在將相位，諸呂欲作亂，勃匡國家難，復之平正，雖伊尹周公，何以加哉？亞夫之用，持威重，執堅刃，稷直，曷有加焉？是已而不學，守節不遜，終以窮困，悲夫！

伯夷列傳

夫學者載籍極博，猶考信於六藝，詩書雖缺，然虞夏之文可知也。堯將遜位，讓於虞，禹舜之間，岳牧咸薦，乃試之於位，典職數十年，功用既興，然後授政，示天下重器，王者大統，傳天下若斯之難也。

而說者曰：「堯讓天下於許由，許由不受，恥不逃隱；及夏之時，有卞隨務光者，此何以稱焉？」太史公曰：余登箕山，其上蓋有許由冢云。孔子序列古之仁聖賢人，如吳太伯、伯夷之倫，詳矣。余以所聞由光義至高，其文辭不少概見，何哉？

孔子曰：「伯夷、叔齊，不念舊惡，怨是用希，求仁得仁，又何怨乎？」余悲伯夷之意，睹軼詩可異焉。

其傳曰：伯夷、叔齊，孤竹君之二子也。父欲立叔齊，及父卒，叔齊讓伯夷，伯夷曰：「父命也。」遂逃去。叔齊亦不肯立而逃之。國人立其中子。於是伯夷、叔齊聞西伯昌善養老，盡歸往焉。及至，西伯卒，武王載木主，號爲文王，東伐紂，伯夷、叔齊叩馬而諫曰：「父死不葬，爰及干戈，可謂孝乎？以臣弑君，可謂仁乎？」左右欲兵之，太公曰：「此義人也。」一其而去之。武王已平殷亂，天下宗周，而伯夷、叔齊恥之，義不食周粟，隱於首陽山，采薇而食之。及饑且死，作歌，其辭曰：「登彼西山兮，采其薇矣。以暴易暴兮，不知其非矣。神農虞夏，忽焉沒兮，我安適歸矣？嗟徂兮，命之衰矣！」遂餓死於首陽山。

自此觀之，怨耶非耶？或曰：「天道無親，常與善人。」若伯夷、叔齊，可謂善人者，非耶？積仁挈行如此，而餓死且七十子之徒，仲尼獨薦顏淵爲好學，然回也屢空，糟糠不厭，而卒蚤夭。天之報施善人，其何如哉？盜跖日殺不辜，肝人之肉，暴戾恣睢，聚黨數千人，橫行天下，竟以壽終，是還何德哉？此其尤大彰明較著者也。若至近世，

操行不軌，專犯忌諱，而終身逸樂，富厚累世不絕，或擇地而蹈之，時然後出言，行不由徑，非公正不發憤，而遇禍災者，不可勝數也。余甚惑焉。倘所謂天道，是耶非耶？

子曰：「道不同，不相爲謀。」亦各從其志也。故曰：富貴如可求，雖執鞭之士，吾亦爲之；如不可求，從吾所好。歲寒然後知松柏之後凋，衆世混濁，清士乃見，豈以其重若彼，其輕若此哉！君子疾沒世而名不稱焉。賈子曰：貪夫徇財，烈士徇名，夸者死權，衆庶馮生。同明相照，同類相求，雲從龍，風從虎，聖人作而萬物覩。伯夷、叔齊雖賢，得夫子而名益彰；顏淵雖篤學，附驥尾而行益顯。岩穴之士，趨舍有時，若此，則名遠滅而不稱，慈夫閭巷之人，欲砥行立名者，非附青雲之士，惡能施於後世哉！」

老莊申韓列傳

老子者，楚苦縣厲鄉曲仁里人也，姓李氏，名耳，字伯陽，諡曰聃，周守藏室之史也。

孔子適周，將問禮於老子。老子曰：「子所言者，其人與骨皆已朽矣，獨其言在耳。且君子得其時則駕，不得其時則蓬蒿而行。吾聞之，良賈深藏若虛，君子盛德容貌若愚。去子之騷氣與多欲，態色與淫志，是皆無益於子之身。吾所以告子，是而已。」孔子去，謂弟子曰：「鳥，吾知其能飛；魚，吾知其能游；獸，吾知其能走；走者可以爲罔，游者可以爲綸，飛者可以爲矰。至於龍，吾不能知其乘風雲而上天。吾今日見老子，其猶龍邪？」

老子修道德，其學以自隱無名爲務。居周久之，見周之衰，乃遂去。至關，關令尹喜曰：「子將隱矣，強爲我著書！」於是老子乃著書上下篇，言道德之意，五千餘言而去，莫知其所終。

或曰：「老萊子，亦楚人也，著書十五篇，言道家之用，與孔子同時云。」蓋老子百有六十餘歲，或言二百餘

歲以其修道而養壽也。

自孔子死之後，百二十九年，而史記周太史儋見秦獻公曰：「始秦與周合而離，離五百歲而復合，合七十七歲而霸王者出焉。」或曰：儋即老子，或曰非也，世莫知其然否。

老子隱君子也。

老子之子名宗，宗爲魏將，封於段干。宗子注，注子宮，宮玄孫假，假仕於漢孝文帝，而假之子解，爲膠西王卬太傅，因家於齊焉。世之學老子者，則緇儒學，儒學亦緇老子；道不同，不相爲謀，豈謂是邪？李耳無爲自化，清靜自正。

太史公曰：老子所貴道，虛無因應，變化於無爲，故著書辭，稱微妙難識。莊子散道德放論，要亦歸之自然。申子卑卑，施之於名實。韓子引繩墨，切事情，明是非，其極慘礪少恩，皆原於道德之意。而老子深遠矣！

司馬穰苴列傳

司馬穰苴者，田完之苗裔也。齊景公時，晉伐阿、陬，而燕侵河上，齊師敗績，景公患之。晏嬰乃薦田穰苴曰：「穰苴雖田氏庶孽，然其人文能附衆，武能威敵，願君試之。」景公召穰苴與語兵事，大說之，以爲將軍，將兵扞燕晉之師。

穰苴曰：「臣素卑賤，君擢之閭伍之中，加之大夫之上，士卒未附，百姓不信，人微權輕，願得君之寵臣，國之所尊，以監軍，乃可。」於是景公許之，使莊賈往。

穰苴既辭，與莊賈約曰：「旦日日中會於軍門。」穰苴先馳至軍，立表下漏待賈。賈素驕貴，以爲將君之軍

而已爲監。不甚急，親戚左右送之，留飲，日中而賈不至。穰苴則仆表決漏，入行軍勒兵，申明約束。約束既定，夕時莊賈乃至，攘苴曰：「何後期爲？」賈謝曰：「不佞大夫親戚送之，故留。」穰苴曰：「將受命之日，則忘其家；臨軍約束，則忘其親；援枹鼓之急，則忘其身。今敵國深侵，邦內騷動，士卒暴露於野，君寢不安席，食不甘味，百姓之命皆懸於君，何謂相送乎？」召軍正問曰：「軍法期而後至者云何？」對曰：「當斬！」莊賈使人馳報景公請救，既往未及返，於是遂斬莊賈以徇三軍。三軍之士皆振慄。

久之，景公遣使者持節赦賈，馳入軍中。穰苴曰：「將在軍，君令有所不受！」問軍正曰：「軍中不馳，今使者馳，云何？」正曰：「當斬！」使者大懼。穰苴曰：「君之使不可殺之。」乃斬其僕車之左駟，馬之左驂，以徇三軍。遣使者還報，然後行。

士卒次舍井竈飲食，問疾醫藥，身自拊循之，悉取將軍之資糧享士卒，身與士卒平分糧食，最比其羸弱者。三日而後勒兵，病者皆求行，爭奮出爲之赴戰。晉師聞之，爲罷去。燕師聞之，渡水而解。於是追擊之，遂取所亡封內故境，而引兵歸。未至國，釋兵旅，解約束，誓盟而後入邑。景公與諸大夫郊迎勞師，成禮，然後反歸寢。既見穰苴，尊爲大司馬。田氏日以益尊於齊。

已而大夫鮑氏高國之屬害之，譖於景公。景公退穰苴，苴發疾而死。

田乞田豹之徒，由此怨高國等。其后及田常殺簡公，盡滅高子國子之族。至常曾孫和，因自立爲齊威王，用兵行威大效。穰苴之法，而諸侯朝齊。齊威王使大夫追論古者司馬兵法，而附穰苴於其中，因號曰司馬穰苴兵法。

太史公曰：余讀司馬兵法，閎廓深遠，雖三代征伐，未能覓其義，如其文也；亦少褒矣。若夫穰苴區區爲小

國行師，何暇及司馬兵法之揖讓乎？世既多司馬兵法，以故不論著穰苴之列傳焉。

商君列傳

孝公既用衛鞅，鞅欲變法，恐天下議己。衛鞅曰：「疑行無名，疑事無功。且夫有高人之行者，固見非於世；有獨知之慮者，必見放於民。愚者闇於成事，知者見於未萌。民不可與慮始，而可與樂成。論至德者不和於俗，成大功者不謀於衆。是以聖人苟可以彊國，不法其故，苟可以利民，不循其禮。」

孝公曰：「善！」甘龍曰：「不然，聖人不易民而教，知者不變法而治，因民而教，不勞而成功，緣法而治者，吏習而民安之。」衛鞅曰：「龍之所言，世俗之言也。常人安於故俗，學者溺於所聞，以此兩者居官守法可也，非所與論於法之外也。三代不同禮而王，五伯不同法而霸，知者作法，愚者制焉，賢者更禮，不肖者拘焉。」杜摯曰：「利不百，不變法；功不十，不易器；法古無過，循禮無邪。」衛鞅曰：「治世不一道，便國不法古。故湯武不循古而王，夏殷不易禮而亡。反古者不可非，而循禮者不足多。」

孝公曰：「善！」以衛鞅爲左庶長，卒定變法之令。令民爲什伍而相收司連坐，不告姦者，腰斬；告姦者，與斬敵首同賞，匿姦者，與降敵同罰。民有二男以上，不分異者，倍其賦。有軍功者，各以率受上爵。爲私鬪者，各以輕重被刑。大小僇力本業耕織，致粟帛多者，復其身。事末利及怠而貧者，舉以爲收孥。宗室非有軍功，論不得爲屬籍。明尊卑爵秩等級，各以差次。名田宅臣妾衣服以家次。有功者顯榮，無功者雖富無所芬華。

令既具，未布，恐民之不信己，乃立三丈之木於國都市南門，募民有能徙置北門者，予十金。民怪之，莫敢徙。復曰：「能徙者予五十金。」有一人徙之，輒予五十金，以明不欺。卒下令，令行於民。期年，秦民之國都言初令

之不便者以千數。於是太子犯法，衛鞅曰：「法之不行，自上犯之！」將法太子。太子君嗣也，不可施刑；刑其傅公子虔，黥其師公孫賈。明日，秦人皆趨令。行之十年，秦民大說，道不拾遺，山無盜賊，家給人足，民勇於公戰，怯於私鬪，鄉邑大治。

秦民初言令不便者，有來言令便者，衛鞅曰：「此皆亂化之民也！」盡遷之於邊城。其後民莫敢議令。

張儀列傳

張儀者，魏人也。始嘗與蘇秦俱事鬼谷先生學術。蘇秦自以不及張儀，張儀已學而游說諸侯，嘗從楚相飲。已而楚相亡璧，門下意張儀曰：「儀貧無行，必此盜相君之璧！」共執張儀，箠笞數百，不服，釋之。其妻曰：「嘻！子毋讀書遊說，安得此辱乎？」張儀謂其妻曰：「視吾舌尚在否？」其妻笑曰：「舌在也。」儀曰：「足矣！」蘇秦已說趙王，而得相約從親，然恐秦之攻諸侯，敗約後負，今莫可使用於秦者，乃使人微感張儀曰：「子始與蘇秦善，今秦已當路，子何不往遊，以求通子之願？」張儀於是之趙，上謁求見蘇秦，蘇秦乃誡門下人不爲通，又使不得去者數日。已而見之，坐之堂下，賜僕妾之食，因而數讓之曰：「以子之材能，乃自令困辱至此，吾寧不能言而富貴子，子不足收也！」謝去之。張儀之來也，自以爲故人，求益，反見辱，怒，念諸侯莫可事，獨秦能苦趙，乃遂入秦。

蘇秦以而告其舍人曰：「張儀，天下賢士，吾殆弗如也。今吾幸先用，而能用秦柄者，獨張儀可耳！然貧無因以進，吾恐其樂小利而不遂，故辱之以激其意，子爲我陰奉之。」乃言趙王，發金帛車馬，使人微隨張儀，與同宿舍，稍稍近就之，奉以車馬金錢，所欲用爲取給而弗告。張儀遂得以見秦惠王。惠王以爲客卿，與謀伐諸侯。

蘇秦之舍人乃辭去。張儀曰：「賴子得顯，方且報德，何故去也？」舍人曰：「臣非知君，知君乃蘇君。蘇君憂秦，伐趙，敗從約，以爲非君莫能得秦柄，故感怒君，使臣陰奉給君資，盡蘇君之計謀。今君已用，請歸報。」張儀曰：「嗟乎！此吾在術中而不悟，吾不及蘇君明矣。吾又新用，安能謀趙乎？爲吾謝蘇君。蘇君之時，儀何敢言且蘇君在，儀甯渠能乎？」

張儀既相秦，爲文檄告楚，相曰：「始吾從若飲，我不盜而璧，若答我；若善守汝國，我願且盜而城！」

孟子荀卿列傳

太史公曰：余讀孟子書，至梁惠王問：「何以利吾國？」未嘗不廢書而嘆也。曰：嗟乎！利誠亂之始也！夫子罕言利者，常防其原也，故曰：「放於利而行多怨。」自天子至於庶人，好利之弊，何以異哉！

孟軻，鄒人也，受業子思之門人。道既通，遊事齊宣王。宣王不能用，適梁。梁惠王不果所言，則見以爲迂遠而關於事情。

當是之時，秦用商君，富國彊兵；楚用吳起，戰勝弱敵；齊威王用孫子田忌之徒，而諸侯東面朝齊；天下方務於合從連橫，以攻伐爲賢，而孟軻乃述唐虞二代之德，是以所如者不合，退而與萬章之徒，序詩書述仲尼之意，作孟子七篇。

其後有騶子之屬，齊有三騶子。其前騶忌，以鼓琴干威王，因及國政，封爲成侯，而受相印。先孟子。其次騶衍，後孟子。騶衍睹有國者益淫侈，不能尙德，若大雅整之於身，施及黎庶矣，乃深觀陰陽消息，而作怪迂之變，終始大聖之篇，十餘萬言。其語闕大不經，必先驗小物，推而大之，至於無垠。先序今以上至黃帝，學者所共術，大

並世盛衰。因載其襍祥度制，推而遠之，至大地未生，窈冥不可考而原也。先列中國，名山大川，通谷禽獸，水土所殖，物類所珍，而推之及海外人之所不能睹。稱引大地剖判以來，五德轉移，治各有宜，而符應若茲，以爲儒者所謂中國者，於天下乃八十一分居其一分耳。中國名曰赤縣神州，赤縣神州內自有九州，禹之序九州是也，不得爲州數。中國外如赤縣神州者九，乃所謂九州也。於是有裊海環之，人民禽獸莫能相通者，如一區中者乃爲一州。如此者九，乃有大瀛海環其外，天地之際焉。其術皆此類也。然要其歸，必止乎仁義節儉，君臣上下六親之施，始也濫耳。王公大人初見其術，懼然顧化，其後不能行之，是以騶子重於齊，梁惠王郊迎執賓主之禮，適趙平原君側行，邀席如燕，昭王擁彗先驅，請列弟子之座而受業，築碣石宮，身親往師之。其遊諸侯，見尊禮如此，豈與仲尼菜色陳蔡，孟軻困於齊梁同乎哉？故武王以仁義伐紂，而王伯夷餓不食周粟，衛靈公問陳而孔子不答，梁惠王謀欲攻趙，孟軻稱太土去邪，此豈有意阿世俗苟合而已哉？持方柄，欲內圓鑿，其能入乎？或曰：「伊尹負鼎而勉湯以王，百里奚以牛車下而繆公用伯，作先合，然後引之大道，騶衍其言雖不軌，倘亦有牛鼎之意乎？」

自騶衍與齊之稷下先生，如淳于髡、慎到、環淵、接子、田駢、騶奭之徒，各著書言治亂之事，以干世主，豈可勝道哉！

淳于髡，齊人也。博聞強記，學無所主，其諫說，慕晏嬰之爲人也。然而承意觀色爲務。

客有見髡於梁惠王，惠王屏左右，獨坐而見之，終無言也。惠王怪之，以讓客曰：「子之稱淳于先生，管晏不及，及見寡人，寡人未有得也，豈寡人不足爲言耶？何故哉？」客以謂髡，髡曰：「固也。吾前見王，王志在驅逐，後復見王，王志在音聲，吾是以默然。」客具以報王，王大駭曰：「嗟乎！淳于先生，誠聖人也！前淳于先生之來，

後復見王，王志在音聲，吾是以默然。」客具以報王，王大駭曰：「嗟乎！淳于先生，誠聖人也！前淳于先生之來，

人有獻善馬者，寡人未及視，會先生至；後先生之來，人有獻驅者，未及試，亦會先生來。寡人雖屏人，然私心在彼有之。後淳于髡見，壹語連三日，夜無倦。惠王欲以卿相位待之，髡因謝去。於是送以安車，駕駟，束帛加璧，黃金百鎰，終身不仕。

慎到、趙人、田駢、接子、齊人、環淵、楚人，皆學黃老道德之術，因發明序其指意，故慎到著十三論，環淵著上下篇，而田駢、接子皆有所論焉。

騶奭者，齊諸騶子，亦頗采騶衍之術以紀文。於是齊王嘉之，自淳于髡以下，皆命曰列大夫，爲開第康莊之衢，高門大屋，尊寵之。覽天下諸侯賓客，言齊能致天下賢士也。

荀卿，趙人，年五十始來游學於齊。騶衍之術，迂大而閎辯，奭也。文具難施，淳于髡久與處，時有得善言，故齊人頌曰：「談天衍，騶龍奭，炙穀過髡。」田駢之屬，皆已死。齊襄王時，而荀卿最爲老師。齊尙修列大夫之缺，而荀卿三爲祭酒焉。齊人或譏荀卿，荀卿乃適楚，而春申君以爲蘭陵令。春申君死而荀卿廢，因家蘭陵。李斯嘗爲弟子，已而相秦。

荀卿嫉濁世之政，亡國亂君相屬，不遠大道，而營於巫祝，信機祥，鄙儒小拘，如莊周等，又滑稽亂俗，於是推儒墨道德之行事，與壞，序列著數萬言而卒。因葬蘭陵。

而趙亦有公孫龍，爲堅白同異之辨，劇子之言。魏有李悝，盡地力之教。楚有尸子、長盧、阿之吁子焉。自孟子至於吁子，世多有其書，故不論其傳云。

蓋墨翟宋之大夫，善守禦，爲節用。或曰：並孔子時；或曰：在其後。

孟嘗君列傳

初田嬰有子四十餘人，其賤妾有子名文。文以五月五日生，嬰告其母曰：「勿舉也！」其母竊舉生之。及長，其母因兄弟而見其子文於嬰，田嬰怒其母曰：「吾令若去此子，而敢生之，何也？」文頓首因曰：「君所以不舉五月子者何故？」嬰曰：「五月子者，長與戶齊，將不利其父母。」文曰：「人生受命於天乎？將受命於戶乎？」嬰嘿然。文曰：「必受命於天，君何憂焉？必受命於戶，則高其戶耳，誰能至者？」嬰曰：「子休矣！」久之，文承間問其父嬰曰：「子之子爲何？」曰：「爲孫。」「孫之孫爲何？」曰：「爲玄孫。」「玄孫之孫爲何？」曰：「不能知也。」文曰：「君用事相齊，至今三王矣，齊不加廣，而君私家富累萬金，門下不見一賢者，文聞將門必有將，相門必有相，君後宮蹈綺縠，而士不得短褐，僕妾餘粱肉，而士不厭糟糠，今君又尚厚積餘藏，欲以遺所不知何人，而忘公家之事，日捐文竊怪之。」於是嬰乃禮文，使主家待賓客，賓客日進，名聲聞於諸侯。諸侯皆使人請薛公田嬰以文爲太子，嬰許之。嬰卒，諡爲靖郭君，而文果代立於薛，是爲孟嘗君。

孟嘗君在薛，招致諸侯賓客，及亡人有罪者，皆歸孟嘗君。孟嘗君舍業厚遇之，以故傾天下之士，食客數千人，無貴賤，一與文等。

孟嘗君待客坐語，而屏風後常有侍史，主記君所與客語，問親戚居處。客去，孟嘗君已使使存問，獻遺其親戚。孟嘗君曾待客夜食，有一人蔽火光，客怒，以飯不等，輟食辭去。孟嘗君起，自持其飯比之，客慚，自到士，以此多歸孟嘗君。孟嘗君客無所擇，皆善遇之，人人各自以爲孟嘗君親已。

平原君列傳

秦之圍邯鄲，趙使平原君求救，合從於楚，約與食客門下有勇力武備具者二十人偕。平原君曰：「使文能

取勝則善矣。文不能取勝，則敵血於華屋之下，必得定從而還。士不外索，取於食客門下足矣。一得十九人，餘無可取者，無以滿二十人。

門下有毛遂者，前白贊於平原君曰：「遂聞君將合從於楚，約與食客門下二十人偕，不外索，今少一人，願君卽以遂備員而行矣。」平原君曰：「先生處勝之門下，幾年於此矣？」毛遂曰：「三年於此矣。」平原君曰：「夫賢士之處世也，譬若錐之處囊中，其末立見。今先生處勝之門下，三年於此矣，左右未有所稱誦，勝未有所聞，是先生無所有也。先生不能，先生留。」毛遂曰：「臣乃今日請處囊中耳。使遂蚤得處囊中，乃穎脫而出，非特其末見而已。」平原君竟與毛遂偕，十九人相與目笑之，而未發也。

毛遂比至楚，與十九人論議，十九人皆謂平原君與楚合從，言其利害，日出而言之，日中不決。十九人謂毛遂曰：「先生上。」毛遂按劍歷階而上，謂平原君曰：「從之利害，兩言而決耳。今日出而言從，日中不決，何也？」楚王謂平原君曰：「客何爲者也？」平原君曰：「是勝之舍人也。」楚王叱曰：「胡不下？吾乃與而君言，汝何爲者也？」毛遂按劍而前曰：「王之所以叱遂者，以楚國之衆也。今十步之內，王不得恃楚國之衆也。王之命懸於遂手，吾君在前，叱者何也？且遂聞湯以七十里之地王天下，文王以百里之壤而臣諸侯，豈其士卒衆多哉？誠能據其勢而奮其威。今楚地方五千里，持戟百萬，此伯王之資也。以楚之彊，天下弗能當，白起、小豎子耳，率數萬之衆，與師以與楚戰，一戰而舉鄢郢，再戰而燒夷陵，三戰而辱王之先人，此百世之怨，而趙之所羞，而王弗知惡焉。合從者爲楚，非爲趙也。吾君在前，叱者何也？」楚王曰：「唯唯，誠若先生之言，謹奉社稷而以從。」毛遂曰：「從定乎？」楚王曰：「定矣。」毛遂謂楚王之左右曰：「取雞狗馬之血來。」毛遂奉銅盤而跪進之。楚王曰：「王當歃血而定從，次者吾君，次者遂，遂定從於殿上。毛遂左手持盤血，而右手招十九人曰：「

公相與敵此血於堂下！公等錄錄，所謂因人成事者也！

平原君已定從而歸，歸至於趙曰：「勝不敢復相士，勝相士多者千人，寡者百數，自以爲不失天下之士，今乃於毛先生蕭失之也。」毛先生一至楚，而使趙重於九鼎大呂。毛先生以三寸之舌，彊於百萬之師，勝不敢復相士，遂以爲上客。

信陵君列傳

魏公子無忌者，魏昭王少子，而魏安釐王異母弟也。昭王薨，安釐王即位，封公子爲信陵君。是時范雎亡魏相秦，以怨魏齊故，秦兵圍大梁，破魏華陽，下軍走芒卯。魏王及公子患之。

公子爲人仁而下士，士無賢不肖，皆謙而禮交之，不敢以其富貴驕士。士以此方數千里爭往歸之，致食客三千人。當是時，諸侯以公子賢多客，不敢加兵謀魏，十餘年。

公子與魏王博，而北境傳舉烽，言趙寇至，且入界。魏王釋博，欲召大臣謀。公子止王曰：「趙王田獵耳，非爲寇也。」復博如故。王恐心不在博，居頃復從北方來傳言曰：「趙王獵耳，非爲寇也。」趙王大驚曰：「公子何以知之？」公子曰：「臣之客有能探得趙王陰事者，趙王所爲，客輒以報臣，臣以此知之。」是後魏王畏公子之賢能，不敢任公子以國政。

魏有隱士曰侯嬴，年七十，家貧，爲大梁夷門監者。公子聞之，往請，欲厚遺之，不肯受，曰：「臣修身潔行數十年，終不以監門困故，而受公子財。」公子於是乃置酒，大會賓客。坐定，公子從車騎，虛左，自迎夷門侯生。侯生攝敝衣冠，直上載公子，上坐，不讓，欲以觀公子。公子執轡愈恭。

侯生又謂公子曰：「臣有客在市屠中，願枉車騎過之。」公子引車入市，侯生下見其客朱亥，俛倪故久立，與其客語，微察公子，公子顏色愈和。

當是時，魏將相賓客滿室，待公子舉酒，市人皆觀公子執轡，從騎皆竊罵侯生。侯生視公子色終不變，乃謝客就車。至家，公子引侯生坐上坐，徧贊賓客，賓客皆驚。酒酣，公子起為壽侯生前，侯生因為公子曰：「今日嬴之為公子亦足矣。嬴乃夷門抱關者也，而公子親枉車騎，自迎嬴於衆人廣坐之中，不宜有所過，今公子故過之，然嬴欲就公子之名，故久立公子車騎市中過客，以觀公子，公子愈悲。市人皆以嬴為小人，而以公子為長者，能下士也。」於是罷酒，侯生遂為上客。

侯生謂公子曰：「臣所過屠朱亥，此子賢者，世莫能知，故隱屠間耳。」公子往數請之，朱亥故不復謝，公子怪之。

魏安釐王二十年，秦昭王已破趙長平軍，又進兵圍邯鄲。公子姊為趙惠文王弟平原君夫人，數遺魏王及公子書，請救於魏。魏王使將軍晉鄙將十萬衆救趙。秦王使使者告魏王曰：「吾攻趙，旦暮且下，而諸侯敢救者，已拔趙，必移兵先擊之。」魏王恐，使人止晉鄙，留軍壁鄴，名為救趙，實持兩端以觀望。

平原君使者冠蓋相屬於魏，讓魏公子曰：「勝所以自附為婚姻者，以公子之高義，為能急人之困。今邯鄲且暮降秦，而魏救不至，安在公子能急人之困也？且公子縱輕勝，乘之降秦，獨不憐公子姊耶？」

公子患之，數請魏王及賓客辯士說王萬端，魏王畏秦，終不聽公子。公子自度終不能得之於王，計不得生而令趙亡，乃請賓客約車騎百餘乘，欲以客往赴秦軍，與趙俱死。行過夷門，見侯生，具告所以欲死秦軍狀，辭決而行。侯生曰：「公子勉之矣，老臣不能從。」公子行數里，心不快，曰：「吾所以待侯生者備矣，天下莫不聞。」

今吾且死，而侯生曾無一言半辭送我，我豈有所失哉？一復引車還問侯生。侯生笑曰：「臣固知公子之還也。」一日，公子喜士，名聞天下，今有難，無他端，而欲赴秦軍，諱若以肉投餒虎，何功之有哉？尚安事客？然公子遇臣厚，公子往而臣不送，以是知公子恨之復返也。」公子再拜，因問侯生：「乃屏人問語曰：『嬴聞晉鄙之兵符常在王臥內，而如姬最幸，出入王臥內，力能竊之。』嬴聞如姬父爲人所殺，如姬資之三年，自王以下，欲求報其父仇，莫能得。如姬爲公子泣，公子使客斬其仇頭，敬進如姬，如姬之欲爲公子死無所辭，願未有路耳。公子誠一開口請如姬，如姬必許諾，則得虎符，奪晉鄙軍，北救趙而西却秦，此五伯之伐也。」公子從其計，請如姬，如姬果盜晉鄙兵符與公子。公子行，侯生曰：「將在外，主令有所不受，以便國家。公子卽合符，而晉鄙不受公子兵，而復請之，事必危矣。臣客屠者朱亥，可與俱。此人力士，晉鄙聽，大善，不聽，可使擊之。」於是公子泣，侯生曰：「公子畏死耶？何泣也？」公子曰：「晉鄙嚙嗜，宿將，往恐不聽，必當殺之，是以泣耳。豈畏死哉？」於是公子請朱亥，朱亥笑曰：「臣市井鼓刀屠者，而公子親數存之，所以不報謝者，以爲小禮無所用。今公子有急，此乃臣效命之秋也。」遂與公子俱。公子過謝侯生，侯生曰：「臣宜從，老不能，請數公子行日，以至晉鄙軍之日，北鄉自剄，以送公子。」公子遂行。

至鄴，矯魏王令代晉鄙。晉鄙合符，疑之，舉手視公子曰：「今吾擁十萬之衆，屯於境上，國之重任，今單車來代之，何可哉？」欲無聽。朱亥袖四十斤鐵椎，椎殺晉鄙。公子遂將晉鄙軍。

勒兵下令軍中曰：「父子俱在軍中，父歸，兄弟俱在軍中，兄歸，獨子無兄弟，歸養。」得選兵八萬人，進兵擊秦軍，秦軍解去，遂教邯鄲存趙。趙王及平原君自迎公子於界，平原君負輪矢爲公子先引。趙王再拜曰：「自古賢人未有及公子者也。」當此之時，平原君不敢自比於人。

公子與侯生決至軍。侯生果北鄉自刎。

魏王怒公子之盜其兵符，矯殺晉鄙，公子亦自知也。已却秦存趙，使將其軍歸魏，而公子獨與客留趙。趙孝成王德公子之矯奪晉鄙兵而存趙，乃與平原君計以五城封公子。公子聞之，意驕矜而有自功之色。客有說公子曰：「物有不可忘，或有不可不忘。夫人有德於公子，公子不可忘也；公子有德於人，願公子忘之也。且矯魏王令，奪晉鄙兵以救趙，於趙則有功矣，於魏則未爲忠臣也。公子乃自驕而功之，竊爲公子不取也。」於是公子立自責，似若無所容者。趙王掃除自迎，執主人之禮，引公子就西階。公子側行辭讓，從東階上，自言罪過，以負於魏，無功於趙。趙王侍酒至莫，口不忍獻五城，以公子退讓也。公子竟留趙。趙王以鄙爲公子湯沐邑，魏亦復以信陵奉公子。

公子留趙，公子聞趙有處士毛公藏於博徒，薛公藏於賣漿家。公子欲見兩人，兩人自匿，不可見公子。公子聞所在，乃閒步往，從此兩人遊甚歡。平原君聞之，謂其夫人曰：「始吾聞夫人弟公子天下無雙，今吾聞之，乃妄從博徒賣漿者遊，公子妄人耳。」夫人以告公子，公子乃謝夫人去，曰：「始吾聞平原君賢，故負魏王以救趙，以稱平原君。平原君之游，徒豪舉耳，不求士也。無忌自在大梁時，常聞此兩人賢，至趙恐不得見，以無忌從之游，尚恐其不我欲也。今平原君乃以爲羞，其不足從遊。」乃裝爲去。夫人具以告平原君，平原君乃免冠謝，固留公子。平原君門下聞之，半去平原君，歸公子。天下士復往歸公子，公子傾平原君客。

公子留趙十年不歸。秦聞公子在趙，日夜出兵東伐魏，魏王患之，使使往請公子，公子恐其怒之，乃誡門下有敢爲魏王使通者死。賓客皆背魏之。趙莫敢勸公子歸。毛公薛公兩人往見公子，曰：「公子所以重於趙，名聞諸侯者，徒以有魏也。今秦攻魏，魏急而公子不恤，使秦破大梁，而夷先王之宗廟，公子當何面目立天下乎？」

一語未及卒，公子立變色告車趣駕，歸救魏。魏王見公子相與泣，而以上將軍印授公子。公子遂將。

魏安釐王三十年，公子使使逼告諸侯，諸侯聞公子將，不遣將兵救魏。公子率五國之兵破秦軍河外，走蒙驁，遂乘勝逐秦軍至函谷關，抑秦兵，秦兵不敢出。當是時，公子威振天下，諸侯之客進兵法，公子皆名之，故世俗稱魏公子兵法。

秦王患之，乃行金萬斤於魏，求晉鄙客，令毀公子於魏。王曰：「公子亡在外十年矣，今爲魏將，諸侯將皆屬。諸侯徒聞魏公子，不聞魏王。公子亦欲因此時定南面而王，諸侯畏公子之威，方欲共立之。」秦數使反間，僞賀公子得立爲魏王，未也。魏王日聞其毀，不能不信，後果使人代公子將。公子自知再以毀廢，乃謝病不朝，與賓客爲長夜飲，飲醇酒，多近婦女，日夜爲樂。飲者四歲，竟病酒而卒。其歲，魏安釐王亦薨。

秦聞公子死，使蒙驁攻魏，拔二十城，初置東郡。其後秦稍蠶食魏，十八歲而虜魏王，屠大梁。高祖始徵少時，數聞公子，及卽天子位，每過大梁，常祠公子。高祖十二年，從擊鯨布還，爲公子置守冢五家，世世歲以四時奉祠公子。

太史公曰：吾過大梁之墟，求問其所謂夷門。夷門者，城之東門也。

天下諸公子亦有喜士者矣，然信陵君之接巖穴隱者，不恥下交，有以也。名冠諸侯，不虛耳。高祖每過之，而令民奉祠不絕也。

范雎蔡澤列傳

范雎者，魏人也，字叔。游說諸侯，欲事魏王。家貧，無以自資，乃先事魏中大夫須賈。須賈爲魏昭王使於齊，范

唯從留數月，未得報。齊襄王聞唯辯口，乃使人賜唯金十斤及牛酒。唯辭謝，不敢受。須賈知之，大怒，以爲唯持魏國陰事告齊，故得此饋，令唯受其牛酒，還其金。

既歸，心怒唯，以告魏相。魏相、魏之諸公子曰：「魏齊大怒，使人笞擊唯，折脅摺齒。唯佯死，卽卷以簀，置廁中。賓客飲者醉，更溺唯，故侮辱以懲後，令無妄言者。」唯在簀中，謂守者曰：「公能出我，我必厚謝公。」守者乃請出簀，簀中死人。魏齊醉曰：「可矣。」唯唯得出。後魏齊悔，復召求之。魏人鄭安平聞之，乃遂操范唯亡，伏匿更名姓曰張祿。

當此時，秦昭王使謁者王稽於魏，鄭安平詐爲卒，侍王稽。王稽問：「魏有賢人，可與俱西游者乎？」鄭安平曰：「臣里中有張祿先生，欲見君，言天下事，其人有仇，不敢盡見。」王稽曰：「夜與俱來。」鄭安平夜與張祿見王稽，語未究，王稽知范唯賢，謂曰：「先生待我於三亭之南。」與私約而去。王稽辭魏去，過載范唯入秦。至湖關，望見車騎從西來，范唯曰：「彼來者爲誰？」王稽曰：「秦相穰侯，東行縣邑。」范唯曰：「吾聞穰侯專秦權，惡內諸侯客，此恐辱我，我甯且匿車中。」有頃，穰侯果至，勞王稽，因立車而語曰：「關東有何變？」曰：「無有。」又謂王稽曰：「謁君得無與諸侯客子俱來乎？無益，徒亂人國耳。」王稽曰：「不敢。」卽別去。范唯曰：「吾聞穰侯智士也，其見事遲。鄉者疑車中有人，忘索之。」於是范唯下車走，曰：「此必悔之。」行十餘里，果使騎還索車中，無客乃已。王稽遂與范唯入咸陽。

范唯既相秦，秦號曰張祿，而魏不知，以爲范唯已死久矣。魏聞秦且東伐魏，魏使須賈於秦。范唯聞之，爲微行，敝衣閒步之。邸見須賈，須賈見之而驚曰：「范叔固無恙乎？」范唯曰：「然。」須賈笑曰：「范叔有說於秦耶？」曰：「不也。唯前日得過於魏相，故亡逃至此，安敢說乎？」須賈曰：「今叔何事？」范唯曰：「臣爲人庸貨。」

「須賈意哀之，留坐飲食。」曰：「范叔一寒如此哉！」乃取其一綈袍以賜之。須賈因問曰：「秦相張君，公知之乎？吾聞幸於王，天下之事皆決於相君。今吾事之去留在張君，孺子豈有客習於相君者哉？」范雎曰：「主人翁習知之。惟雎亦得謁雎，請爲君見於張君。」須賈曰：「吾馬病，車軸折，非大車駟馬，吾固不出。」范雎曰：「願爲君借大車駟馬於主人翁。」

范雎歸，取大車駟馬，爲須賈御之，入秦相府。府中望見，有識者皆避匿，須賈怪之。至相舍門，謂須賈曰：「待我，我爲君先入通於相君。」須賈待門下，持車良久，問門下曰：「范叔不出，何也？」門下曰：「無范叔。」須賈曰：「鄉者與我載而入者。」門下曰：「乃吾相張君也。」須賈大驚，自知見賣，乃肉袒膝行，因門下人謝罪。於是范雎盛帷帳，侍者甚衆，見之。須賈頓首言死罪。曰：「賈不意君能自致於青室之上，賈不敢復讀天下之書，不敢復與天下之事。賈有湯鑊之罪，請自屏於胡貉之地，惟君死生之。」范雎曰：「汝罪有幾？」曰：「擢賈之髮以數賈之罪，尙未足。」范雎曰：「汝罪有三耳。昔者楚昭王時，而申包胥爲楚却吳軍，楚王封之以荆五千戶，包胥辭不受，爲邱墓之寄於荆也。今雎之先人邱墓亦在魏，公前以雎爲有外心於齊，而惡雎於魏，齊公之罪一也。當魏齊辱我於廟中，公不止，罪二也。更而溺我，公其何忍乎？罪三矣。然公之所以得無死者，以綈袍戀戀，有故人之意，故釋公。」乃謝能。

入言之昭王，罷歸須賈。須賈辭於范雎，范雎大供具，盡諸諸侯使，與坐堂上，食飲甚設，而坐須賈於堂下，置菹豆其前，令兩鯨徒夾而馬食之。數曰：「爲我告魏王，急持魏齊頭來，不然者，我且屠大梁。」須賈歸，以告魏齊。魏齊恐，亡走趙，匿平原君所。

秦昭王聞魏齊在平原君所，欲爲范雎必報其仇，乃佯爲好書，遺平原君曰：「寡人聞君之高義，願與君爲

布衣之友。君幸過寡人。寡人願與君爲十日之飲。平原君畏秦，且以爲然，而入秦見昭王。昭王與平原君飲數日。昭王謂平原君曰：「昔周文王得呂尚以爲太公，齊桓公得管夷吾以爲仲父，今范君亦寡人之叔父也。范君之仇在君之家，願使人歸取其頭來，不然吾不出君於關。」平原君曰：「貴而爲友者，爲賤也；富而爲交者，爲貧也。夫魏齊者，勝之友也，在固不出也；今又不在臣所！」

昭王乃遣趙王書曰：「王之弟在秦，范君之仇魏齊在平原君之家，王使人疾持其頭來，不然吾舉兵而伐趙，又不出王之弟於關。」趙孝成王乃發卒圍平原君家，魏齊夜亡，出見趙相虞卿。虞卿度趙王終不可說，乃解其相印與魏齊亡，間行，念諸侯莫可以急抵者，乃復走大梁，欲因信陵君以走楚。

信陵君聞之，畏秦，猶豫未肯見，曰：「虞卿何如人也？」時侯嬴在旁曰：「人固未易知，知人亦未易也。夫虞卿，蓋一見趙王，賜白登一雙，黃金百鎰，再見拜爲上卿，三見卒受相印，擊萬戶侯。當此之時，天下爭知之。夫魏齊窮困，過虞卿，虞卿不敢取爵祿之尊，解相印，捐萬戶侯，而間行，急士之窮，而歸公子，公子曰何如人，人固不易知，知人亦未易也。」信陵君大慚，駕如野，迎之。

魏齊聞信陵君之初難見之，怒而自到，趙王聞之，卒取其頭予秦，秦昭王乃出平原君歸趙。

廉頗藺相如列傳

藺相如者，趙人也。爲趙宦者令繆賢舍人。趙惠文王時，得楚和氏璧，秦昭王聞之，使人遺趙王書，願以十五城請易璧。趙王與大將軍廉頗、諸大臣謀，欲子秦，秦城恐不可得，徒見欺，欲勿予，卽患秦兵之來，計未定。求人可使報秦者，未得。宦者令繆賢曰：「臣舍人藺相如可使。」王問：「何以知之？」對曰：「臣嘗有罪，竊欲亡走

燕臣舍人相如止臣曰：「君何以知燕王？」臣語曰：「臣嘗從大王與燕王會境上，燕王私握臣手曰：願結友。以此知之，故欲往。」相如謂臣曰：「夫趙彊而燕弱，而臣幸於趙王，故燕王欲結於君。今君乃亡趙走燕，燕畏趙，其勢必不敢留君，而東君歸趙矣。君不肉袒伏斧鑕請罪，則幸得脫矣。」臣從其計，大王亦幸赦臣。臣竊人以爲其勇士有智謀，宜可使。」於是王召見藺相如，相如曰：「秦王以十五城請易寡人之璧，可予否？」相如曰：「秦強而趙弱，不可不許。」王曰：「取吾璧，不予我城，奈何？」相如曰：「秦以城求璧而趙不許，曲在趙；趙予璧而秦不予趙城，曲在秦。均之二策，甯許以負秦曲。」王曰：「誰可使者？」相如曰：「王必無人，臣奉願璧往使，城入趙而璧留秦；城不入，臣請完璧歸趙。」趙王於是遂遣相如奉璧西入秦。

秦王坐章臺見相如，相如奉璧奏秦王，秦王大喜，傳以示美人及左右，左右皆呼萬歲。相如視秦王無意償趙城，乃前曰：「璧有瑕，請指示王。」王授璧，相如因持璧卻立倚柱，怒髮上衝冠，謂秦王曰：「大王欲得璧，使人發書至趙王，趙王悉召羣臣議，皆曰：秦貪，負其彊，以空言求璧，償城恐不可得，議不欲予秦璧。臣以爲布衣之交，尚不相欺，况大國乎？且以一璧之故，逆彊秦之驕，不可。於是趙王乃齋戒五日，使臣奉璧拜送書於庭，何者？嚴大國之威以修敬也。今臣至，大王見臣列觀，禮節甚倨，傳之美人以戲弄臣。臣觀大王無意償趙王城邑，故臣復取璧。大王必欲急臣，臣頭今與璧俱碎於柱矣！」相如持其璧睨柱，欲以擊柱。秦王恐其破璧，乃辭謝固請，召有司按圖指從此以往十五城予趙。相如度秦王特以詐佯爲予趙城，實不可得，乃謂秦王曰：「和氏璧，天下所共傳寶也。趙王恐不敢不獻。趙王送璧時，齋戒五日。今大王亦宜齋戒五日，設九賓於庭，臣乃敢上璧。」秦王度之，終不可彊奪，遂許遂五日，舍相如廣成傳舍。相如度秦王雖齋，決負約，不償城，乃使其從者，衣褐懷其璧，從徑道亡，歸璧於趙。

秦王齋五日後，乃設九賓於庭，引趙使者藺相如。相如至，謂秦王曰：「秦自繆公以來，二十餘君，未嘗有堅明約束者也。臣誠恐見欺於王而負趙，故令人持璧歸，間至趙矣。且秦強而趙弱，大王遣一介之使至趙，趙立奉璧來。今以秦之強，而先割十五城予趙，趙豈敢留璧而得罪於大王乎？臣知欺大王之罪當誅，臣請就湯鑊，惟大王與羣臣熟計議之。」秦王與羣臣相視而嘻。左右或欲引相如去，秦王因曰：「今殺相如，終不能得璧也，而絕秦趙之驩，不如因而厚遇之，使歸趙。趙王豈以一璧之故欺秦耶？」卒廷見相如，畢禮而歸之。

相如既歸，趙王以爲賢大夫，使不辱於諸侯，拜相如爲上大夫。秦亦不以城予趙，趙亦終不予秦璧。秦王使使者告趙王，欲與王爲好會於西河外滹池。趙王畏秦，欲毋行。廉頗、藺相如計曰：「王不行，示趙弱且怯也。」趙王遂行，相如從。廉頗送至境，與王訣曰：「王行，度道里會遇之禮畢，還不過三十日。三十日不還，則請立太子爲王，以絕秦望。」王許之。

遂與秦王會滹池。秦王飲酒酣，曰：「寡人竊聞趙王好音，請奏瑟。」趙王鼓瑟，秦御史前書曰：「某年月日，秦王與趙王會飲，令趙王鼓瑟。」藺相如前曰：「趙王竊聞秦王善爲秦聲，請奉盆缶秦王，以相娛樂。」秦王怒，不許。於是相如前進缶，因跪請秦王，秦王不肯擊缶。相如曰：「五步之內，相如請得以頸血濺大王矣。」左右欲亦相如，相如張目叱之，左右皆靡。於是秦王不慚，爲一擊缶。相如顧召趙御史書曰：「某年月日，秦王爲趙王擊缶。」秦之羣臣曰：「請以趙十五城爲秦王壽。」藺相如亦曰：「請以秦之咸陽爲趙王壽。」秦王竟酒，終不能加勝於趙。

趙亦處設兵以待秦，秦不敢動。

既罷歸國，以相如功大，拜爲上卿，位在廉頗之右。

秦伐韓，軍於闕與。王召廉頗而問曰：「可救不？」對曰：「道遠險狹，難救。」又召樂乘而問焉。樂乘對如廉頗言。又召問趙奢，奢對曰：「其道遠險狹，辟之猶兩鼠鬪於穴中，將勇者勝。」王乃令趙奢將救之。

兵去邯鄲三十里，而令軍中曰：「有以軍事諫者死。」秦軍武安西，秦軍鼓譟勒兵，武安屋瓦盡振。軍中候有一人言急救武安，趙奢立斬之。堅壁留二十八日不行，復益增壘。秦間來入趙奢善食而遺之。

間以報秦將，秦將大喜曰：「夫去國三十里而軍不行，乃增壘，闕與非趙地也。」

趙奢既已遣秦間，乃卷甲而趨之。二日一夜，至令善射者去闕與五十里而軍。軍壘成，秦人聞之，悉甲而至。軍士許歷請以軍事諫，趙奢曰：「內之。」許歷曰：「秦人不意趙師至此，其來氣盛，將軍必厚集其軍以待之，不然必敗。」趙奢曰：「請受令。」許歷曰：「請就鈇質之誅。」趙奢曰：「胥後令。」邯鄲許歷復請諫，曰：「先據北山上者勝，後至者敗。」趙奢許諾，即發萬人趨之。

秦兵後至，爭山不得上，趙奢縱兵擊之，大破秦軍，秦軍解而走，遂解闕與之圍而歸。

趙惠文王賜奢號爲馬服君，以許歷爲國尉。趙奢於是與廉頗、藺相如同位。

太史公曰：知死必勇，非死者難也，處死者難。方藺相如引璧睨柱，及叱秦王左右，勢不過誅，然士或怯懦而不敢發，相如一奮其氣，威信敵國，退而讓頗，名重太山，其處智勇，可謂兼之矣。

屈原賈生列傳

屈原者，名平，楚之同姓也。爲楚懷王左徒，博聞彊志，明於治亂，嫻於辭令。入則與王圖議國事，以出號令；出則接遇賓客，應對諸侯。王甚任之。

上官大夫與之同列爭寵，而心害其能。烈王使屈原造為憲令，屈原草稿未定，上官大夫見而欲奪之，屈平不與，因讒之曰：「王使屈平為令，衆莫不知，每一令出，平伐其功曰：『以為非我莫能為也。』」王怒而疏屈平。屈平嫉王聽之不聰也，諛諂蔽明也，邪曲之害公也，方正之不容也，故憂愁幽思而作離騷。

離騷者，猶離憂也。夫天者，人之始也；父母者，人之本也。人窮則反本，故勞苦倦極，未嘗不呼天也；疾痛慘怛，未嘗不呼父母也。屈平正道直行，竭忠盡智以事其君，諷人問之，可謂窮矣；信而見疑，忠而被謗，能無怨乎？屈平之作離騷，蓋自生也。國風好色而不淫，小雅諷而不亂，若離騷者，可謂兼之矣。上稱帝嚳，下道齊桓，中敘湯武，以刺世事。明道德之廣崇，治亂之條貫，靡不畢見。其文約，其辭微，其志潔，其行廉，其稱文小而其指極大，舉類迥而見義遠。其志潔，故其稱物芳；其行廉，故死而不容。自汨羅潭汨汨之中，蟬脫於濁穢，以浮遊塵埃之外，不獲世之滋垢，嚼然泥而不滓者也。推此志也，雖與日月爭光可也。

屈平既絀，其後秦欲伐齊，齊與楚從親，惠王之患之，乃令張儀佯去秦，厚幣委質事楚，曰：「秦甚憎齊，齊與楚從親，楚誠能絕齊，秦願獻商於之地六百里。」楚懷王貪而信張儀，遂絕齊，使使如秦受地。張儀詐之曰：「儀與王約六里，不聞六百里。」楚使怒去，歸告懷王。懷王怒，大興師伐秦，秦發兵擊之，大破楚師於丹浙，斬首八萬，虜楚將屈匄，遂取楚之中地。懷王乃悉發國中兵，以深入擊秦，戰於藍田。魏聞之，襲楚至郢，楚兵懼，自秦歸，而齊竟怒不救楚，楚大困。明年，秦割漢中地與楚，以和。楚王曰：「不願得地，願得張儀而甘心焉。」張儀聞，乃曰：「以一儀而當漢中地，臣請往如楚。」如楚，又因厚幣用事者，臣靳尚，而設說辨於懷王之寵姬鄭袖。懷王竟聽鄭袖，復釋去張儀。

是時屈平既疏，不復在位，使於齊，順反，諫懷王曰：「何不殺張儀？」懷王悔，追張儀不及。

其後諸侯共擊楚，大破之，殺其將唐昧。

時秦昭王與楚婚，欲與懷王會。懷王欲行，屈平曰：「秦虎狼之國，不可信，不如無行。」懷王稚子子蘭王行，「奈何絕秦歡？」懷王卒行，入武關，秦伏兵絕其後，因留懷王以求割地。懷王怒不聽，亡走趙。趙不內，復之秦。——竟死於秦而歸葬。長子頃襄王立，以其弟子蘭爲令尹。

楚人既咎子蘭以勸懷王入秦而不反也，屈平既嫉之，雖放流，睠顧楚國，係心懷王，不忘欲反，冀幸君之一悟，俗之一改也。其存君興國而欲反覆之一篇之中，三致意焉。然終無可奈何，故不可以反。卒以此見懷王之終不悟也。人君無知，愚賢不肖，莫不欲求忠以自爲，舉國以自佐，然亡國破家相隨，而聖君治國，累世而不見者，其所謂忠者不忠，而所謂賢者不賢也。懷王以不知忠臣之分，故內惑於鄒袖，外欺於張儀，疏屈平而信上官大夫令尹子蘭，兵挫地削，亡其六郡，身客死於秦，爲天下笑。此不知人之禍也。易曰：「井渫不食，爲我心恻，可以汲。」王明並受其福，王之不明，豈足福哉！

令尹子蘭聞之大怒，卒使上官大夫短屈原於頃襄王。頃襄王怒而遷之，乃作懷沙之賦。懷石遂自投汨羅以死。屈原既死之後，楚有宋玉、唐勒、景差之徒者，皆好辭而以賦見稱。然皆祖屈原之從容辭令，終莫敢直諫。其後楚日以削，數十年，竟爲秦所滅。

自屈原沉汨羅後，百有餘年，漢石賈生爲長沙王太傅，過湘水，投書以弔屈原。

太史公曰：余讀離騷，天問，招魂，哀郢，悲其志。適長沙，觀屈原所自沉淵，未嘗不垂涕。想見其爲人，及見賈牛弔之，又怪屈原以彼其材游諸侯，何國不容，而自令若是。讀服鳥賦，「同生死，輕去就。」又爽然自失矣。

刺客列傳

荆軻者，衛人也。——其先乃齊人，徙於衛。——衛人謂之慶卿，而之燕。燕人謂之荆卿。

荆卿好讀書擊劍，以術說衛元君，衛元君不用。其後秦伐衛，置東郡，徙衛元君之支屬於野王。

荆卿嘗游過榆次，與蓋聶論劍，蓋聶怒而目之。荆卿出，人或言復召荆卿，蓋聶曰：「曩者吾與論劍，有不稱者，吾目之試往，是宜去不敢留。」使使往之主人，荆卿則已駕而去榆次矣。使者復報，蓋聶曰：「固去也，吾曩者目攝之。」

荆軻游於邯鄲，魯勾踐與荆軻博，爭道，魯勾踐怒而叱之，荆軻默而逃去，遂不復會。

荆軻既至燕，愛燕之狗屠及善擊筑者高漸離。荆軻嗜酒，日與狗屠及高漸離飲於燕市。酒酣以往，高漸離擊筑，荆軻和而歌於市中，相樂也。已而相泣，旁若無人者。荆軻雖游於酒人乎，然其爲人沉深好書，其所遊諸侯，盡與其賢豪長相結，其之燕，燕之處士田光先生亦善待之，知其非庸人也。

高漸離變名姓爲人庸保，匿作於宋子。久之作苦，聞其家堂上客擊筑，傍徨不能去，每出言曰：「彼有善有不善。」從者以告其主曰：「彼庸乃知音，竊言是非。」一家丈人召使前擊筑，一坐稱善，賜酒。而高漸離念久隱，畏約無窮時，乃退，出其裝匣中筑，與其善衣，更容貌而前，舉坐客皆驚，下與抗禮，以爲上客，使擊筑而歌，客無不流涕而去者。宋子傳客之，聞於秦始皇，秦始皇召見，人有識者，乃曰：「高漸離也。」秦始皇惜其善擊筑，重赦之，乃矐其目，使擊筑，未嘗不稱善，稍益近之。高漸離乃以鉛置筑中，復進得近，舉筑扑秦始皇，帝不中，於是遂誅高漸離，終身不復近諸侯之人。

張耳陳餘列傳

范陽人蒯通說范陽令曰：「竊聞公之將死，故弔。雖然，賀公得通而生。」范陽令曰：「何以弔之？」對曰：「秦法重，足下爲范陽令十年矣，殺人之父，孤人之子，斷人之足，隳人之首，不可勝數。然而慈父孝子，莫敢傳刃公之腹中者，畏秦法耳。今天下大亂，秦法不施，然則慈父孝子，且傳刃公腹中，以成其名。此臣之所以弔公也。今諸侯畔秦矣，武信君兵且至，而君堅守范陽，少年皆爭殺君，下武信君。君急遣臣見武信君，可轉禍爲福在今矣。」

范陽令乃使蒯通見武信君曰：「足下必將戰勝，然後略地，攻得，然後下城。臣竊以爲過矣。誠聽臣之計，可不攻而降城，不戰而略地，傳檄而千里定，可乎？」武信君曰：「何謂也？」蒯通曰：「今范陽令宜整頓其士卒，以守戰者也，怯而畏死，食而重富貴，故欲先天下降。畏君以爲秦所置吏，誅殺如前十城也。然今范陽少年亦方殺其令，自以城距君，君何不齎臣侯印拜范陽令，范陽令則以城下君，少年亦不敢殺其令，令范陽令乘朱輪華轂，使驅馳燕趙郊，燕趙郊見之，皆曰：「此范陽令先下者也，即喜矣。」燕趙城可毋戰而降也。此臣之所謂傳檄而千里定者也。」武信君從其計，因使蒯通賜范陽令侯印。趙地聞之，不戰以城下者三十餘城。

趙王聞出，爲燕軍所得，燕將囚之，欲與分趙地半，乃歸王。使者往，燕輒殺之，以求地。張耳陳餘患之，有廝養卒謝其舍中曰：「吾爲公也，燕與趙王載歸。」舍中皆笑曰：「使者往十餘輩，輒死，若何以能得王？」乃走燕壁，燕將見之，問燕將曰：「知臣何欲？」燕將曰：「若欲得趙王耳。」曰：「君知張耳陳餘何如人也？」燕將曰：「賢人也。」曰：「知其志何欲？」曰：「欲得其王耳。」趙養卒乃笑曰：「君未知此兩入所欲也。夫武臣張耳陳餘杖馬箠，卜趙數，城此亦各欲南面，而王豈欲爲卿相終已耶？夫臣與主，豈可同日而道哉！顧其勢初定，未敢參分，而王且以少長先立武臣爲王，以持趙心，今趙地已服，此兩入亦欲分趙而王，時未可耳。今君乃因

趙王，此兩人名爲求趙王，實欲燕殺之。此兩人分趙自立。夫以一趙尙易燕，况以兩賢王，左提右挈，而責殺王之罪，滅燕易矣！燕將以爲然，乃歸趙王，養卒爲御而歸。

漢七年，高祖從平城過趙，趙王朝夕袒裼蔽，自上食，禮甚卑，有子培禮。高祖箕倨，甚慢易之。趙相貫高趙午等，年六十餘，故張耳客也，生平爲氣，乃怒曰：「趙王，屏主也。」說王曰：「夫天下豪傑並起，能者先立，今王事高祖甚恭，而高祖無禮，請爲王殺之。」張敖齧其指出血，曰：「君何言之誤！且先人亡國，賴高祖得復國，德流子孫，秋毫皆高祖力也。願君無復出口！」

貫高趙午等十餘人皆相謂曰：「乃吾等非也！吾王長者不倍德，且吾等義不辱，今怨高祖辱我王，故欲殺之，何乃洩王爲乎？令事成歸王，事敗獨身坐耳！」

漢八年，上從東垣還，過趙，貫高等乃壁人柏人，要之置。上過欲宿，心動，問曰：「縣名爲何？」曰：「柏人。」柏人者，迫於人也。一不宿而去。

漢九年，貫高怨家知其謀，乃上變告之。於是上皆并逮捕趙王貫高等十餘人，皆爭自刎。貫高獨怒罵曰：「誰令公爲之？今王實無謀而并捕王，公等皆死，誰白王不反者？」乃檻車膠致，與王詣長安，治張敖之罪。

上乃詔趙羣臣賓客有敢從王者，皆族。貫高與客孟舒等十餘人，皆自髡，錯爲王家奴。從來貫高至，對獄曰：「獨吾屬爲之，王實不知。」吏治榜笞數千，刺劓身無可擊者，終不復言。曰：「后數言：『張王以魯元公主故，不宜有此。』」上怒曰：「使張敖據天下，豈少而女乎？」不聽。廷尉以貫高事辭聞，上曰：「壯士，誰知者？」以私問之。中大夫泄公曰：「臣之邑子，素知之，此固趙國立名義，不侵爲然諾者也。」上使泄公持節問之，復與前，仰視曰：「泄公耶？」泄公勞苦如平生，驩與語，問：「張王果有計謀否？」高曰：「人情寧不各愛其父母妻子乎？今吾三

族皆以論死，豈以王易吾親哉？願爲王實不反，獨吾等爲之。」俱道本指所以爲者，王不知狀。於是泄公入，具以報，上乃赦趙王。

上賢貫高爲人能立然諾，使泄公具告之曰：「張王已出，因赦貫高。」貫高喜曰：「吾王審出乎？」泄公曰：「然。」泄公曰：「上多足下，故赦足下。」貫高曰：「所以不死，一身無餘者，自張王不反也。今王已出，吾責已塞，死不恨矣。且人臣有篡弑之名，何面目復事上哉？縱上不殺我，我不愧於心乎？」乃仰絕脰，遂死。當此之時，名聞天下。

張敖已出，以尙魯元故，封爲宜平侯。於是上賢張王諸客，以鉗奴從張王入關，無不爲諸侯相郡守者。及孝惠高后文帝孝景時，張王客子孫，皆得爲二千石。

太史公曰：張耳陳餘，世傳所稱賢者，其賓客斷殺及莫非天下俊傑。所居國，無不取相者。然張耳陳餘始居約時，相然信以死，豈顧問哉？及據國爭權，卒相滅亡。何鄉者相慕用之誠，後相倍之戾也！豈非以利哉！名譽雖高，賓客雖盛，所由殊與。太伯延陵季子異矣！

淮陰侯列傳

淮陰侯韓信者，淮陰人也。始爲布衣時，貧無行，不得推擇爲吏，又不能治生商賈，常從人寄食飲，人多厭之者。當數從其下鄉南昌亭長寄食，數月，亭長妻患之，乃晨炊糜食，食時，信往，不爲具食。信亦知其意，怒，竟絕去。信釣於城下，諸母漂，有一母見信饑，飯信，登漂數十日，信喜，謂漂母曰：「吾必有以重報母。」母怒曰：「大丈夫不能自食，吾哀王孫而進食，豈望報乎？」

淮陰屠中少年有侮信者曰：「若雖長大，好帶刀劍，中情怯耳。」衆辱之，曰：「信能死，刺我；不能死，出我袴下。」於是信孰視之，俛出袴下，蒲伏。一市人皆笑信以爲怯。

及項梁渡淮，信仗劍從之，居戲下，無所知名。項梁敗，又屬項羽，羽以爲郎中。數以策干項羽，羽不用。

漢王之入蜀，信亡楚歸漢，未得知名，爲連敖，坐法當斬。其輩十三人皆已斬，次至信，信乃仰視，適見滕公，曰：「上不欲就天下乎？何爲斬壯士？」滕公奇其言，壯其貌，釋而不斬，與語，大悅之。言於上，上拜以爲治粟都尉，上未之奇也。

信數與蕭何語，何奇之，至南鄭，諸將行道亡者數十人，信度何等已數言上，上不我用，卽亡。何聞信亡，不及以聞，自追之。人有言上曰：「丞相何亡？」上大怒，如失左右手。居一二日，何來謁上，上且怒且喜，罵何曰：「若亡，何也？」何曰：「臣不敢亡也，臣追亡者。」上曰：「若所追者誰？」何曰：「韓信也。」上復罵曰：「諸將亡者以十數，公無所追，追信，詐也。」何曰：「諸將易得耳，至如信者，國士無雙，王必欲長王漢中，無所事，信必欲爭天下，非信無所與計事者，郡王策安所決耳。」王曰：「吾亦欲東耳，安能鬱鬱久居此乎？」何曰：「王計必欲東，能用信，信卽留；不能用，信終亡耳。」王曰：「吾爲公以爲將。」何曰：「雖爲將，信必不留。」王曰：「以爲大將。」何曰：「幸甚。」於是王欲召信拜之，何曰：「王素慢無禮，今拜將，如呼小兒耳，此乃信所以去也。王必欲拜之，擇良日，齋戒，設壇場，具禮乃耳。」王許之。諸將皆喜，人人各自以爲得大將。至拜大將，乃信也。一軍皆驚。信與張耳以兵數萬，欲東下井陘，擊趙。趙王成安君陳餘聞漢且襲之也，聚兵井陘口，號稱二十萬。廣武君李左車說成安君曰：「聞漢將韓信涉西河，虜魏王，禽夏說，新喋血關，與今乃輔以張耳，議欲下趙，此乘勝而去國遠關，其鋒不可當。臣聞千里餽糧，士有餒色，樵蘇後爨，師不宿飽，今井陘之道，車不得方軌，騎不得成列，

行數百里，其勢糧食必在其後；願足下假臣奇兵三萬人，從間路斷其輜重，足下深溝高壘，堅營勿與戰。彼前不得鬪，退不得還，吾奇兵絕其後，使野無所掠，不至十日，而兩將之頭，可致於戲下。願君留意臣之計，否？必爲二子所禽矣！

成安君，儒者也，常稱議兵，不用詐謀奇計，曰：「吾聞兵法，十則圍之，倍則戰之。今韓信兵號數萬，其實不過數千，能千里而襲我，亦以罷極。今如此避而不擊，後有大者，何以加之？則諸侯謂吾怯而輕來伐我。」不聽廣武君策。廣武君策不用，韓信使人間視，知其不用，還報，則大喜，乃敢引兵遂下。未至井陘口三十里，止舍，夜半傳發，選輕騎二千人，人持一赤幟，從間道草山而望趙軍，誡曰：「趙見我走，必空壁逐我，若疾入趙壁，拔趙幟，立漢赤幟！」

令其裨將傳殖，曰：「今日破趙會食。」諸將皆莫信，佯應曰：「諾！」

謂軍吏曰：「趙已先據便地爲壁，且彼未見吾大將旗鼓，未肯擊前行，恐吾至阻險而還。」信乃使萬人先行，出背水陣。趙軍望見而大笑。

平旦，信建大將之旗鼓，鼓行出井陘口，趙開壁擊之，大戰良久。於是信、張耳佯棄鼓旗，走水上軍。水上軍開入之，復疾戰。

趙果空壁爭漢鼓旗，逐韓信、張耳。韓信、張耳已入水上軍，軍皆殊死戰，不可敗。

信所出奇兵二千騎，共候趙空壁逐利，則馳入趙壁，皆拔趙旗，立漢赤幟二千。

趙軍已不勝，不能得信等，遂還歸壁。壁皆漢赤幟，而大驚，以爲漢已得趙主將矣，兵遂亂，道走。趙將縱斬之，不能禁也。於是漢兵夾擊，大破虜趙軍，斬成安君、泚水上，禽趙王歇。

信乃令軍中毋殺廣武君。有能生得者購千金。於是有縛廣武君而致戲下者。信乃解其縛。東嚮坐。西嚮對師事之。

諸將効首虜休畢賀。因問信曰：「兵法右倍山陵，左水澤。今者將軍令臣等反背水陣，曰破趙會食，等不戰，然竟以勝，此何術也？」信曰：「此在兵法，顧諸君不察耳。兵法曰：『陷之死地而後生，置之亡地而後存。』且信非得素拊循士大夫也，此所謂『市人而戰之，其勢非置之死地，使人人自爲戰。今予之生地皆走，寧尚可得而用之乎？』諸將皆服，曰：『善，非臣所及也。』

齊人蒯通知天下權在韓信，欲爲奇策而感動之，以相人說韓信曰：「僕嘗受相人之術。」韓信曰：「先生相人何如？」對曰：「貴賤在於骨法，憂喜在於容色，成敗在於決斷。以此參之，萬不失一。」韓信曰：「善。」先生相寡人何如？」對曰：「願少間。」信曰：「左右去矣。」通曰：「相君之面，不過封侯，又危不安；相君之背，貴乃不可言。」韓信曰：「何謂也？」蒯通曰：「天下初發難也，英雄豪傑，連號一呼，天下之士雲合霧集，魚鱗雜遝，漂至風起，當此之時，憂在亡秦而已。今楚漢分爭，使天下無罪之人，肝腦塗地，父子拋骸骨於中野，不可勝數。楚人起彭城，轉鬪逐北，至於滎陽，乘利席卷，威震天下。然兵困於京索之間，迫西山而不能進者，三年於此矣。漢王將數十萬之衆，距鞏雒，阻山河之險，一日數戰，無尺寸之功，折北不救，敗滎陽，傷成皋，遂走宛葉之間。此所謂智勇俱困者也。夫說氣挫於險塞，而糧食竭於內府，百姓罷極，怨望容無所倚，以臣料之，其勢非天下之賢聖，固不能息天下之禍。當今兩主之命懸於足下，天下爲漢則漢勝，與楚則楚勝。臣願披腹心，輸肝膽，效愚計，恐足下不能用也。誠能聽臣之計，莫若兩利而俱存之，三分天下，鼎足而居，其勢莫敢先動。夫以足下之賢聖，有甲兵之衆，據強齊，從燕趙，出空虛之地，而制其移，因民之欲，西嚮爲百姓請命，則天下風走而響應矣。」

孰敢不聽？割大弱疆，以立諸侯。諸侯已立，天下服聽，而歸德於齊。案齊之故，有膠泗之地，懷諸侯之德，深拱揖讓，則天下之君王相率而朝於齊矣。蓋聞天與弗取，反受其殃。願足下熟慮之。

韓信曰：「漢王遇我甚厚，載我以其車，衣我以其衣，食我以其食。吾聞之，乘人之車者，載人之患；衣人之衣者，懷人之憂；食人之食者，死人之事。吾豈可鄉利倍義乎？」蒯生曰：「足下自以爲善漢王，欲建萬世之業，臣竊以爲誤矣。始常山王成安君爲布衣時，相與爲刎頸之交，務爭張敖陳澤之事，二人相怨。常山王背項王，奉項嬰頭而竄逃，歸於漢王。漢王借兵而東下，殺成安君，涿水之南，頭足異處，卒爲天下笑。此二人相與，天下至驩也，然而卒相禽者，何也？思生於多欲，而人心難測也。今足下欲行忠信，以交於漢王，必不能固於二君之相與也，而事多大於張敖陳澤。故臣以爲足下必漢王之不危已，亦誤矣。大夫種范蠡，存亡越，霸勾踐，立功成名而身死亡，野獸已盡，而獵狗烹。夫以交友言之，則不如張耳之與成安君也；以忠信言之，則不過大夫種范蠡之於勾踐也。此二人者，足以觀矣。願足下深慮之。且臣聞勇略震主者，身危；而功蓋天下者，不賞。臣請言大王功略：足下涉西河，虜魏王，愈夏說，引兵下井陘，諫成安君，徇趙，脅燕，定齊，南摧楚人之兵二十萬，東殺龍且，西破齊，以報秦，所謂功無二於天下，而略不世出者也。今足下戴震主之威，挾不賞之功，歸楚，楚人不信；歸漢，漢人震之。足下將持是安歸乎？夫勢在人臣之位，而震主之威，名高天下，竊爲足下危之。」韓信謝曰：「先生且休矣，吾將念之。」

後數日，蒯通復說曰：「夫聽者，事之候也；計者，事之機也。聽過計失，而能久安者，鮮矣。聽不失一二者，不可亂以言，計不失本末者，不可紛以辭。夫隨斷養之役者，失萬乘之權；守詹石之祿者，闕卿相之位。故知者，決之斷也；疑者，事之害也。審毫釐之小計，遺天下之大數，智誠知之決，不敏行者，百事之禍也。故曰：猛虎之猶豫，不

若蜂蠶之致整；駢驥之踴躍，不如驚馬之安步；孟賁之狐疑，不如庸夫之必至也。雖有舜禹之智，吟而不言，不如瘖聵之指麾也。此言貴能行之。夫功者，難成而易敗；時者，難得而易失也。時乎？時乎？不再來！願足下詳察之！韓信猶豫不忍背漢，又自以爲功多，漢終不奪我齊，遂謝黜通。黜通說不聽，已伴狂爲巫。

韓王信盧綰列傳

盧綰者，豐人也。與高祖同里。盧綰以與高祖太上皇相愛。及生男，高祖、盧綰同日生，里中持羊酒賀兩家。及高祖、盧綰壯，俱學書，又相愛也。里中嘉兩家親相愛，生子同日壯，又相愛，復賀兩家羊酒。

高祖爲布衣時，有吏事，辟匿盧綰，常隨出入上下。

及高祖初起沛，盧綰以客從入漢中，爲將軍，常侍中。從東擊項籍，以太尉常從，出入臥內，衣被飲食賞賜，羣臣莫敢望。雖蕭、曹等，特以事見禮，至其親幸莫及。盧綰、綰封爲長安侯。長安，故咸陽也。

漢五年冬，以破項籍，迺使盧綰別將，與劉賈擊臨江王共敖，破之。七月，還從擊燕王臧荼。臧荼降，高祖已定天下，諸侯非劉氏而王者七人，欲王盧綰，爲羣臣觝望。及虜臧荼，乃下詔諸將相列侯，擇羣臣有功者以爲燕王。羣臣知上欲王盧綰，皆言曰：「太尉長安侯盧綰，常從平定天下，功最多，可王燕。」詔許之。漢五年八月，迺立盧綰爲燕王。諸侯王得幸，莫如燕王。

漢十一年秋，陳豨反，代地、高祖如邯鄲，擊豨兵。燕王綰亦擊其東北。當是時，陳豨使王黃求救匈奴。燕王綰亦使其臣張勝於匈奴，言豨等軍破，張勝至胡，故燕王臧荼子衍出亡在胡，見張勝曰：「公所以重於燕者，以習胡事也。燕所以久存者，以諸侯數反，兵連不決也。今公爲燕，欲急滅豨等，已盡，次亦至燕，公等亦且爲虜矣！」

公何不令燕且緩陳豨而與胡和事寬得長王燕即有漢急可以安國。一張勝以爲然乃私令匈奴助豨等擊燕。燕王綰疑張勝與胡反上書請族張勝。勝還具道所以爲者。燕王竊乃詐論他人脫勝。屬使得爲匈奴間而陰使范齊之陳豨所欲令久亡連兵勿決。

漢十二年東擊豨布豨常將兵居代。漢使樊噲擊斬豨。其裨將降言燕王綰使范齊通計謀於豨所。高祖使使召盧綰。綰稱病上又使辟陽侯審食其御史大夫趙主往迎燕王因驗問左右。綰愈恐閉匿。謂其幸臣曰：「非劉氏而王獨我與耳。沙耳往年春族淮陰夏誅彭越皆呂后計。今上病屬任呂后呂后婦人非欲以事誅異姓王者及大功臣。一迺遂稱病不行。其左右皆亡匿。語頗泄。辟陽侯聞之歸具報上上益怒。又得匈奴降者降者言張勝亡在匈奴爲燕使於是上曰：「盧綰果反矣。」使樊噲擊燕。燕王綰悉將其宮人家屬騎數千居長城下候伺。幸上病愈自入謝。

四月高祖崩。盧綰遂將其衆亡入匈奴。匈奴以爲東胡盧王。綰爲蠻夷所侵奪常思復歸。居歲餘死。胡中。高后時。盧綰子亡降漢。會高后病不能見。舍燕邸爲欲置酒見之。高后竟崩不得見。盧綰妻亦病死。孝景中六年。盧綰孫他之以東胡土降封爲亞谷侯。

酈生陸賈列傳

酈生食其者。陳留高陽人也。好讀書。家貧落魄。無以爲衣食業。爲里監門吏。然縣中賢豪不敢役。縣中皆謂之狂生。

及陳勝項梁等起。諸將徇地高陽者數十人。酈生問其將皆握鬪好苛禮。自用不能聽大度之言。酈生乃深

自藏匿。後聞沛公將兵略地陳留郊。沛公麾下騎士濟鄼生里中子也。沛公時時問邑中賢士豪傑。騎士歸鄼生見謂之曰：「吾聞沛公慢而易人，多大略，此真吾所願從游，莫爲我先。」若見沛公謂曰：「臣里中有鄼生，年六十餘，長八尺，人皆謂之狂生，生自謂我非狂生。」騎士曰：「沛公不好儒，諸客冠儒冠來者，沛公輒解其冠，漉溺其中，與人言，常大罵，未可以儒生說也。」鄼生曰：「第言之。」騎士從容言，如鄼生所誠者。沛公至高陽傳舍，使人召鄼生，鄼生入謁，沛公方踞牀，使兩女子洗足，而見鄼生，鄼生入，則長揖不拜，曰：「足下欲助秦攻諸侯乎？且欲率諸侯破秦也？」沛公罵曰：「豎儒！天下同苦秦久矣，故諸侯相率而攻秦，何謂助秦攻諸侯乎？」鄼生曰：「必聚徒合義兵，誅無道秦，不宜僂見長者。」於是沛公輟洗，起攝衣，延鄼生上坐，謝之。鄼生因言六國縱橫時，沛公喜，賜鄼生食，問曰：「計將安出？」鄼生曰：「足下起糾合之衆，收散亂之兵，不滿萬人，欲以徑入彊秦，此所謂探虎口者也。夫陳留天下之衝，四通五達之郊也，今其城又多積粟，臣善其令，請得使之令下足下，卽不聽，足下舉兵攻之，臣爲內應。」於是遣鄼生行，沛公引兵隨之，遂下陳留，號鄼食其爲廣野君。

陸賈者，楚人也，以客從高祖定天下，名爲有口辨士，居左右，常使諸侯。

及高祖時，中國初定，尉佗平南越，因王之。高祖使陸賈賜尉佗印，爲南越王。陸生至，尉佗魘結箕踞見陸生。陸生因進說佗曰：「足下中國人，親戚昆弟墳墓在眞定，今足下反天性，棄冠帶，欲以區區之越，與天子抗衡爲敵國，禍且及身矣。且夫秦失其政，諸侯豪傑並起，惟漢王先入關，據咸陽，項羽背約，自立爲西楚霸王，諸侯皆屬，可謂至彊。然漢王起巴蜀，鞭笞天下，劫略諸侯，遂誅項羽，滅之五年之間，海內平定，此非人力，天之所建也。天子聞君王王南越，不助天下誅暴逆，將相欲移兵而誅王，天子憐百姓新勞苦，故且休之，遣臣授王印，剖

符通使君王宜郊迎，北面稱臣。迺欲以新造未集之越，屈疆於此，漢誠聞之，掘燒王先人家，夷滅宗族，使一偏將，將十萬衆臨越，則越殺王降漢，如反覆手耳！於是尉佗乃蹶然起坐，謝陸生曰：「居蠻夷中久，殊失禮儀。」因問陸生曰：「我孰與蕭何曹參韓信賢？」陸生曰：「王似賢。」復曰：「我孰與皇帝賢？」陸生曰：「皇帝起豐沛，討暴秦，誅彊楚，爲天下興利除害，繼五帝三皇之業，統理中國，中國之人以億計，地方萬里，居天下之膏腴，人車輿萬物殷富，政由一家，自天地剖判，未始有也。今王衆不過數十萬，皆蠻夷崎嶇山海間，譬若漢一郡王，何乃比於漢？」尉佗大笑曰：「吾不起中國，故王此，使我居中國，何渠不若漢？」迺大悅。陸生留與飲數月，曰：「越中無足與語，至生來，令我日聞所不聞。」賜陸生橐中裝直千金，他送亦千金。陸生卒，拜尉佗爲越王，令稱臣奉漢約。

歸報高祖大悅，拜賈爲太中大夫。

陸生時時前說稱詩書，高帝罵之曰：「乃公居馬上而得之，安事詩書？」陸生曰：「居馬上得之，寧可以馬上治之乎？且湯武逆取而以順守之，文武並用，長久之術也。昔者吳王夫差智伯極武而亡，秦任刑法不變，卒滅趙氏，鄉使秦已并天下，行仁義，法先聖，陛下安得而有之？」高帝不懌而有慚色，乃謂陸生曰：「試爲我著秦所以失天下，吾所以得之者，何及古成敗之國？」陸生乃祖述存亡之微，凡著十二篇，每奏一篇，高祖未嘗不稱善，左右呼萬歲，號其書曰新語。

孝惠帝時，呂太后用事，欲王諸呂，長大臣有口者，陸生自度不能爭之，乃病免家居。以時田地善，可以家焉，有五男，乃出所使越得橐中裝，以千金分其子，子二百金，令爲生產。陸生常安車駟馬，從歌舞鼓琴瑟侍者十人，寶劍直百金，謂其子曰：「與汝約過汝，汝給吾人馬酒食，極欲十日而更。所死家，得寶劍車騎侍從者。」

歲中往來過他客，卒不過再三過，數見不鮮，無久恩公爲也。

呂太后時，王諸呂擅權，欲劫少主，危劉氏。右丞相陳平患之，力不能爭，恐禍及己，常燕居深念。陸生往請，直入坐，而陳丞相方深念，不時見陸生。陸生曰：「何念之深也？」陳平曰：「生揣我何念？」陸生曰：「足下位爲上相，食三萬戶侯，可謂極富貴無欲矣。然有憂念，不過患諸呂少主耳。」陳平曰：「然爲之奈何？」陸生曰：「天下危，注意將相和調，則士務附；士務附，天下雖有變，卽權不分爲社稷計。在兩君掌握耳。臣常欲謂太尉絳侯，絳侯與我戲，易吾言，何不交驩太尉，深相結……」爲陳平畫呂氏數事。陳平用其計，乃以五百金爲絳侯壽，厚具樂飲，太尉亦報如之。此兩人深相結，則呂氏謀益衰。

陳平乃以奴婢百人，車馬五十乘，錢五百萬，遺陸生爲飲食費。陸生以此游漢廷公卿間，名聲籍甚。及誅諸呂，立孝文帝，陸生頗有力焉。

孝文帝卽位，欲使人之南越。陳丞相等乃言陸生爲太中大夫，往使尉佗，令尉佗去黃屋稱制，令比諸侯，皆如意旨。語在南越語中。陸生竟以壽終。

劉敬叔孫通列傳

漢二年，漢王從五諸侯入彭城，叔孫通降漢王。漢王敗而西，因竟從漢。

叔孫通儒服，漢王憎之，迺變其服，服短衣楚製，漢王喜。

叔孫通之降漢，從儒生弟子百餘人，然通無所言進，專言諸故羣盜壯士進之。弟子皆竊罵曰：「事先生數歲，幸得從降漢，今不能進臣等，專言大猾何也！」叔孫通聞之，乃謂曰：「漢王方蒙矢石，爭天下，諸生甯能門

乎？故先言斬將搃旗之士。諸生且待我，我不忘矣！

漢王拜叔孫通爲博士，號稷嗣君。

漢五年，已并天下，諸侯共尊漢王爲皇帝於定陶。叔孫通就其儀號。高帝悉去秦苛儀，法爲簡易。羣臣飲酒爭功，醉或妄呼，拔劍擊柱，高祖患之。叔孫通知上益厭之也，說上曰：「夫儒者難與進取，可與成守。臣願徵魯諸生與臣弟子共起朝儀。」高帝曰：「得無難乎？」叔孫通曰：「五帝異樂，三王不同禮。禮者，因時世人情，爲之節文者也。故夏殷周之禮，所因損益可知者，謂不相復也。臣願頗採古禮與秦儀雜就之。」上曰：「可試爲之，令易知，度所能行爲之。」

於是叔孫通使徵魯儒生三十餘人，魯有兩生不肯行，曰：「公所事者且十主，皆面諛以得親貴。今天下初定，死者未葬，傷者未起，又欲起禮樂，禮樂所由起，積德百年而後可興也。吾不忍爲公所爲，公所爲不合古，吾不行，公往矣，無汙我。」叔孫通笑曰：「若真鄙儒也！——不知時變！」

遂與所徵三十人西，及上左右爲學者，與其弟子百餘人爲綿蕪野外習之。月餘，叔孫通曰：「上可試觀。」上既觀，使行禮，曰：「吾能爲此。」迺羣臣習肄，會十月。

漢七年，長樂宮。諸侯羣臣皆朝。月儀先平明，謁者治禮，引以次入爲殿門。廷中陳車騎，步卒宮，設兵張旗志，傳言趨殿下。郎中俠陛，陛數百人。功中列侯，諸將軍軍吏，以次陳西方。東嚮，文官丞相以下，陳東方。西嚮，大行設九賓。臚句傳於是皇帝，蓋出房，百官執職傳警，引諸侯王以下，至吏六百石，以次奉賀。自諸侯王以下，莫不振恐肅敬。至禮畢，復置法酒。諸侯坐殿上，皆伏抑首，以尊卑次起上壽。觴九行，謁者言罷酒。御史執法，舉不如儀者輒引去。竟朝置酒，無敢譴諱失禮者。

於是高帝曰：「吾乃今日知爲皇帝之貴也。」乃拜叔孫通爲太常，賜金五百斤。叔孫通因進曰：「諸弟子儒生，固臣久矣，與臣共儀，願陛下官之。」高帝悉以爲郎。叔孫通出，皆以五百斤金賜諸生，諸生乃皆喜曰：「叔孫生誠聖人也。」——知當世之要務。」

季布樂布列傳

季布者，楚人也，爲氣任俠，有名於楚。項籍使將兵，數窘漢王，及項羽、高祖購求布千金，敢有舍匿，罪及三族。季布匿濮陽周氏，周氏曰：「漢購將軍急，迹且至臣家，將軍能聽臣，臣敢獻計，即不能，願先自剄。」季布許之，適髡鉗季布，衣褐衣，置廣柳車中，并與其家僮十人之魯，朱家所賣之。朱家心知是季布，適買而置之田，誠其子曰：「田事聽此奴，必與同食。」

朱家乃乘軺車之洛陽，見汝陰侯滕公，滕公留朱家飲數日，因謂滕公曰：「季布何大罪，而上求之急也？」滕公曰：「布數爲項王窘上，上怨之，故必欲得之。」朱家曰：「君視季布何如人也？」曰：「賢者也。」朱家曰：「臣各爲其主用，季布爲項籍用，職耳。項氏臣可盡誅耶？今上始得天下，獨以己之私怨求一人，何示天下之不廣也？且以季布之賢，而漢求之急如此，此不北走胡，即南走越耳。夫忌壯士以資敵國，此伍子胥所以鞭荆平王之墓也。君何不從容爲上言耶？」

汝陰侯滕公心知朱家大俠，意季布匿其所，乃許曰：「諾。」待間，吳言如朱家指，上乃赦季布。當是時，諸侯皆多季布，能摧剛爲柔，朱家亦以此名聞當世。季布召見謝，上拜爲郎中。

孝惠時爲中郎將，單于嘗爲書媿呂后，不遑，呂后大怒，召諸將議之。上將軍樊噲曰：「臣願得十萬衆，橫行

匈奴中。諸將皆阿呂后意。曰：「然。」季布曰：「樊噲可斬也。夫高帝將兵四十餘萬衆，困於平城，今噲奈何以十萬衆橫行匈奴中而欺且秦，以事於胡、陳、勝等起於今，創痍未瘳，噲又面諛，欲搖動天下。」是時殿上皆恐。太后罷朝，遂不復議擊匈奴事。

季布爲河東守，孝文時，人有言其賢者，孝文召欲以爲御史大夫，復有言其勇使酒難近，至留邸一月，見罷。季布因進曰：「臣無功竊寵，待罪河東，陛下無故召臣，此人必有以臣欺陛下者。今臣至，無所受事，罷去，此人必有以毀臣者。夫陛下以一人之譽而召臣，一人之毀而去臣，臣恐天下有識聞之，有以窺陛下也。」上默慚，良久曰：「河東吾股肱郡，故特召君耳。」布辭之官。

楚人曹邱生辨士，數招權顧金錢，事貴人趙同等，與竇長君善。季布聞之，寄書諫竇長君曰：「吾聞曹邱生非長者，勿與通。」及曹邱生歸，欲得書請季布竇長君曰：「季將軍不說足下，足下無往。」因請書，遂行。使人先發書，季布果大怒，待曹邱生。曹邱生至，即揖季布曰：「楚人諺曰：『得黃金百斤，不如得季布一諾。』一足下何以得此聲於梁楚間哉？且僕楚人，足下亦楚人也，僕遊揚足下之名於天下，顧不重耶？何足下距僕之深也？」季布乃大悅，引入，留數月，爲上客，厚送之。——季布名所以益聞者，曹邱揚之也。

季布弟季心，氣蓋關中，遇入恭謹，爲任俠，方數千里士，皆爭爲之死。嘗殺人亡之吳，從袁絲匿，長事袁絲，弟畜灌夫籍福之屬。嘗爲中司馬，中尉，郡都，不敢不加禮。少年多時，竊籍其名以行。當是時，季心以勇，布以諾，著聞關中。

季布母弟丁公，爲楚將。丁公爲項羽，遂窘高祖彭城西，短兵接。高祖急，顧丁公曰：「兩賢豈相厄哉？」於是丁公引兵而還，漢王遂解去。及項王滅，丁公謁見高祖，高祖以丁公狗軍，中丁公爲項王臣，不忠，使項王失天

下者，乃丁公也。遂斬丁公曰：「使後世爲人臣者，無效丁公！」

樂布者，梁人也。始梁王彭越爲家人時，嘗與布遊，窮困，賃傭於齊，爲酒人保。殺歲彭越去之，巨野中爲盜，而布爲人所賂賣，爲奴於燕，爲其家主報仇，燕將戚荼舉以爲都尉。

戚荼後爲燕王，以布爲將。及戚荼反，漢擊燕，虜布，梁王彭越聞之，乃言上，請贖布以爲梁大夫。使於齊，未還，漢召彭越責以謀反，夷三族。已而梟彭越頭於雒陽。下詔曰：「有敢收視者，輒捕之！」

布從齊還，奏事彭越頭下，祠而哭之。吏捕布以聞，上召布罵曰：「若與彭越反耶？吾禁人勿收，若獨祠而哭之，與越反明矣。趣烹之！」方提趣湯，布顧曰：「願一言而死。」上曰：「何言？」布曰：「方上之困於彭城，敗榮陽，成臯間，項王所以遠不能西，徒以彭王居梁地，與漢合從苦楚也。當是之時，彭王一顧與楚，則漢破，與漢而楚破。且垓下之會，徵彭王，項氏不亡。天下已定，彭王剖符受封，亦欲傳之萬世。今陛下下一徵兵於梁，彭王病不行，而陛下疑以爲反，反形未見，以苛小案誅滅之，臣恐功臣人人自危也。今彭王已死，臣生不如死，請就烹。」於是上乃釋布罪，拜爲都尉。

孝文時爲燕相，至將軍，布乃稱曰：「窮困不能辱身，下志非人也；富貴不能快意，非賢也。」於是嘗有德者厚報之，有怨者必以法滅之。吳軍反時，以軍功封會侯，復爲燕相。燕齊之間，皆爲樂布立社，號曰樂公社。景帝中五年薨，子賁嗣，爲太常，犧牲不如令，國除。

太史公曰：以項羽之氣，而季布以勇顯於楚，身屢典軍，率旗者數矣，可謂壯士。然被刑戮，爲人奴而不死，何其下也？彼必自負其材，故受辱而不羞，欲有所用其未足也。故終爲漢名將，賢者誠重其死，夫婢妾賤者，感慨而自殺者，非能勇也，其計畫無復之耳。樂布哭彭越，趣湯如歸者，彼誠知所處，不自重其死，雖往古烈

士何以加哉？

張釋之馮唐列傳

張釋之者，堵陽人也。字季，有兄仲同居。以貨爲騎郎，事孝文帝。十歲不得調，無所知名。釋之曰：「久宦減仲之產，一不遂，欲自免歸。中郎將袁盎知其賢，惜其去，乃請徙釋之補謁者。釋之既朝，舉因前言便宜事。文帝曰：『卑之，無其高論，令今可施行也。』於是釋之言秦漢之間事，秦所以失而漢所以興者，久之，文帝稱善，乃拜釋之爲謁者僕射。」

釋之從行，登虎圈，上問上林尉諸禽獸簿，十餘問，尉左右視，盡不能對。虎圈畜夫從旁代尉對上所問禽獸簿甚悉，欲以觀其能，口對響應無窮者。文帝曰：「吏不當若是耶？尉無賴！」乃詔釋之拜畜夫爲上林令。釋之久之，前曰：「陛下以絳侯周勃何如人也？」上曰：「長者也。」又復問：「東陽侯張敖相如何如人也？」上復曰：「長者。」釋之曰：「夫絳侯，陽侯稱爲長者，此兩人言事，曾不能出口，豈數此畜夫，譏議利口捷給哉？且秦以任刀筆之吏，吏爭以而疾苛察相高，然其弊徒文具，無惻隱之實，以故不問其過。陵遲而至於二世，天下工崩。今陛下以畜夫口辯而超遷之，臣恐天下隨風靡靡，爭爲口辯而無其實，且下之化上，疾於景響，舉錯不可不審也。」文帝曰：「善。」乃止不拜畜夫。

上就車，召釋之參乘，徐行問釋之秦之弊，具以實言。至宮，上拜釋之爲公車令。頃之，太子與梁王共車入朝，不下司馬門，於是釋之追止太子梁王，無得入殿門。遂劾不下公門不敬，奏之。薄太后聞之，文帝免冠謝曰：「取兒子不謹。」薄太后乃使使承詔赦太子梁王，然後得入。文帝由是奇釋之，拜爲中大夫。頃之，至中郎將。

從行至灊陵，居北臨廟，是時慎夫人從，上指示慎夫人新豐道，曰：「此走邯鄲道也。」使慎夫人鼓瑟，上自倚瑟而歌，意慘悽悲傷，顧謂羣臣曰：「嗟乎！以北山石爲槨，用紵絮斷陳，殮漆其間，豈可動哉？」左右皆曰：「善。」釋之前，通曰：「使其中有可欲者，雖錮南山，猶有郤；使其中無可欲者，雖無石槨，又何戚焉？」文帝稱善，其後拜釋之爲廷尉。

頃之，上行出中渭橋，有一人從橋下走出，乘輿馬驚，於是使騎捕，屬之廷尉。釋之治問，曰：「縣人來，聞蹕，匿橋下，久之，以爲行已過，卽出，見乘輿車騎，卽走耳。」廷尉奏當，一人犯蹕，罰金。文帝怒曰：「此人親驚吾馬，吾馬賴柔和，令他馬，固不敗傷我乎？而廷尉乃當之罰金？」釋之曰：「法者，天子所與天下公共也。今法如此，而更重之，是法不信於民也。且方其時，上使立誅之，則已。今既下廷尉，廷尉天下之平也，一傾而天下用法皆爲輕重，民安所錯其手足？惟陛下察之。」良久，上曰：「廷尉當是也。」其後有人盜高廟坐前玉環，捕得，文帝怒下廷尉。廷尉治，釋之案律，盜宗廟服御物者爲奏，奏當棄市。上大怒曰：「人之無道，乃盜先帝廟器，吾屬廷尉者，欲致族之，而君以法奏之，非吾所以共承宗廟意也。」釋之免冠頓首謝曰：「法如是足也，且罪等，然以順逆爲差。今盜宗廟器而族之，有如萬分之一，假令愚民取長陵一坏土，陛下可以加其法乎？」久之，文帝與太后言之，乃許廷尉。

當是時，中尉條侯周亞夫與梁相山都侯王恬開見釋之持議平，乃結爲親友。張廷尉由此天下稱之。後文帝崩，景帝立，釋之恐稱病，欲免去，懼大誅，至欲見謝，則未知何如。用王生計，卒見謝，景帝不過也。

王生者，善爲黃老言，處士也。嘗召居廷中，三公九卿盡會立，王生老人曰：「吾襪解。」顧謂「張廷尉爲我結襪。」釋之跪而結之。既已，人或謂王生曰：「獨奈何廷辱張廷尉，使跪結襪？」王生曰：「吾老且賤，自度終

無益於張廷尉。張廷尉方今天下名臣，吾故聊辱廷尉，使跪結襪，欲以重之。一諸公聞之，賢王生而重張廷尉。張廷尉事景帝歲餘，爲淮南王相，猶尙以前過也。

久之，釋之卒。其子曰張摯，字長公，官至大夫，免以不能取容當世，故終身不仕。

馮唐者，其大父趙人，父徙代，漢興徙安陵。唐以孝著，爲中郎署長，事文帝。文帝輩過，問唐曰：「父老何自爲郎？家安在？」唐具以實對。文帝曰：「吾居代時，吾尙食監高祛，數爲我言趙將李齊之賢，戰於鉅鹿下，今吾每飯，意未嘗不在鉅鹿也。父知之乎？」唐對曰：「尙不如廉頗、李牧之爲將也。」上曰：「何以？」唐曰：「臣大父在趙時，爲官卒將，善李牧，臣父故爲代相，善趙將李齊，知其爲人也。」上既聞廉頗、李牧爲人良，說而搏髀曰：「嗟乎！吾獨不得廉頗、李牧，時爲吾將，吾豈憂匈奴哉？」唐曰：「主臣陛下雖得廉頗、李牧，弗能用也。」上怒，起入禁中。良久，召唐讓曰：「公奈何衆辱我，獨無間處乎？」唐謝曰：「鄙人不知忌諱。」

當是之時，匈奴新大入朝那，殺北地都尉昂，上以胡寇爲意，乃卒復問唐曰：「公何以知吾不能用廉頗、李牧也？」唐對曰：「臣聞上古王者之遣將也，跪而推轂曰：『闔以內者，寡人制之；闔以外者，將軍制之。』軍功爵賞皆決於外，歸而奏之。」此非虛言也。臣大父言李牧爲趙將，居邊，軍市之租，皆自用饜士，賞賜決於外，不從中擾也。委任而責成功，故李牧乃得盡其智能，選舉車千三百乘，殺騎萬三千，百金之士十萬，是以北逐單于，破東胡，滅澹林，西抑強秦，南支韓魏。當是之時，趙幾霸。其後會趙王遷立，其母倡也。王遷立，乃用郭開讒，卒誅李牧，令顏聚代之。是以兵破士北，爲秦所禽滅。今臣竊聞魏尙爲雲中守，其軍市租，盡以饜士卒，私養錢，五日一椎牛，饜賓客，軍吏舍人，是以匈奴遠避，不近雲中之塞。虜曾一入，尙率車騎擊之，所殺甚衆。夫士卒盡家人子，起田中從軍，安知尺籍伍符，終日力戰，斬首捕虜，上功莫府，一言不相應，文吏以法繩之，其賞不行，而吏奉

法必用。臣愚以爲陛下法太明，賞太輕，罰太重。且雲中守魏尚，坐上功首虜，差六級，陛下下之吏，削其爵，罰作之。由此言之，陛下雖得廉頗、李牧，弗能用也。臣誠恐觸忌諱，死罪死罪。」文帝悅。是日，令馮唐持節赦魏尚，復以爲雲中守，而拜唐爲車騎都尉，主中尉及郡國車士。

七年，景帝立，以唐爲楚相，免武帝立，求賢良，舉馮唐。唐時年九十餘，不能復爲官，乃以唐子馮遂爲郎。遂字王孫，亦奇士，與余善。

太史公曰：張季之言長者，守法不阿意，馮公之論將率，有味哉！有味哉！語曰：「不知其人，視其友。」二君之所稱誦，可著廊廟。書曰：「不偏不黨，王道蕩蕩；不黨不偏，王道便便。」張季、馮公，近之矣。

扁鵲倉公列傳

扁鵲者，勃海郡鄭人也。性秦氏，名越人。少時爲人舍長，舍客長桑君過，扁鵲獨奇之，常謹遇之。長桑君亦知扁鵲非常人也，出入十餘年，乃呼扁鵲私坐間，與語曰：「我有禁方，年老，欲傳與公，公毋泄。」扁鵲曰：「敬諾。」乃出其懷中藥，予扁鵲飲，「是以上池之水，三十日當知物美。」乃悉取其禁方書，盡與扁鵲，忽然不見。殆非人也。扁鵲以其言飲藥三十日，視見垣一方人，以此視病，盡見五臟癥結，特以診脈爲名耳。爲醫或在齊，或在趙，在趙者名扁鵲。

當晉昭公時，諸大夫強，而公族弱。趙簡子爲大夫，專國事。簡子疾，五日不知人，大夫皆懼，於是召扁鵲。扁鵲入視病，出，董安于問扁鵲，扁鵲曰：「血脈治也，而何怪？」昔秦穆公嘗如此，七日而寤。寤之日，告公孫支與子輿曰：「我之帝所甚樂，吾所以久者，適有所學也。帝告我晉國且大亂，五世不安，其後將霸，未老而死。霸者之子，

且令而國，男女無別。公孫支齊而滅之秦，於是出。夫獻公之亂，文公之霸，而襄公敗秦師於殽而歸，縱淫此子之所聞。今主君之病與之同，不出三日必同，間必有言也。一居二日半，簡子寤，語諸大夫曰：「我之帝所甚樂，與百神游於天，廣樂九奏萬舞，不類三代之樂，其聲動心。有一熊欲援我，帝命我射之，中熊，熊死。有鼪來，我又射之，中鼪，鼪死。帝甚喜，賜我二笥，皆有副。吾見兒在帝側，帝屬我一翟犬，曰：『及而子之壯也，以賜之。』帝告我：『晉國且衰，七世而亡。』嬴姓將大敗周人於范魁之南，而亦不能久也。』董安子受言書而藏之。以扁鵲言告簡子，簡子賜扁鵲田四萬畝。

其後扁鵲過魏，魏太子死，扁鵲至魏公門下，問中庶子喜方者曰：「太子何病？國中治穰過於衆事？」中庶子曰：「太子病血氣不時，交錯而不得泄，暴發於外，則爲中害，精神不能止邪氣，邪氣畜積而不得泄，是以陽緩而陰急，故暴厥而死。」扁鵲曰：「其死何如時？」曰：「雞鳴至今。」曰：「收乎？」曰：「未也，其死未能半日也。」言「臣齊勃海秦越人也，冢在於鄭，未嘗得望精光，侍謁於前也。聞太子不幸而死，臣能生之。」中庶子曰：「先生得毋誕之乎？何以言太子可生也？」臣聞上古之時，醫有俞跗，治病不以湯液醴灑，鑿石鑿引，案牘毒熨，一撥見病之應，因五臟之輸，乃割皮解肌，訣脈結筋，搗髓腦，撲荒爪，幕湔澆腸胃，漱滌五臟，練精易形，先生之方能若是，則太子可生也。不能若是，而欲生之，曾不可以告咳嬰之兒。終日，扁鵲仰天嘆曰：「夫子之爲方也，若以管窺天，以郛視文，越人之爲方也，不待切脈，望色聽聲寫形，言病之所在，聞病之陽，論得其陰，聞病之陰，論得其陽，病應見於大表，不出千里，決者至衆，不可曲止也。子以吾言爲不誠，試入診太子，當聞其耳鳴而鼻張，循其兩股，以至於陰，當尚溫也。」中庶子聞扁鵲言，目眩然而不暈，舌搖然而不下，乃以扁鵲言入報魏君。魏君聞之，大驚，出見扁鵲於中闕，曰：「竊聞高義之日久矣，然未嘗得拜謁於前也。先生過小國，幸而舉

之偏國寡臣幸甚。有先生則活，無先生則棄捐填溝壑，長終而不得反。一言未卒，因噓唏，魂精潰橫，流涕長潛，忽忽承睫，悲不能自止，容貌變更。扁鵲曰：「若太子病，所謂尸厥者也。夫以陽入陰中，動胃纏絡，中經維絡，別下於三焦膀胱，是以陽脈下遂，陰脈上爭，會氣閉而不通，陰上而陽內行，下內鼓而不起，上外絕而不爲，使上有絕陽之絡，下有破陰之紐，破陰絕陽之色已廢，脈亂，故形靜如死狀。太子未死也。夫以陽入陰，支蘭藏者，生以陰入陽，支蘭藏者死。凡此數事，皆五藏厥中之時，暴作也。良工取之，拙者疑殆。」扁鵲乃使弟子子揚厲鍼砥石，以取外三陽五會。有間，太子蘇。乃使子豹爲五分之熨，以八減之膏和煮之，以更熨兩脅下。太子起坐，更適陰陽，但服湯二旬而復故。故天下盡以扁鵲爲能生死人。扁鵲曰：「越人非能生死人，此自當生者，越人能使之起耳。」

扁鵲適齊，齊桓侯客之，入朝，見曰：「君有疾在腠理，不治將深。」桓侯曰：「寡人無疾。」扁鵲出，桓侯謂左右曰：「醫之好利也，欲以不疾者爲功。」後五日，扁鵲復見曰：「君有疾在血脈，不治恐深。」桓侯曰：「寡人無疾。」扁鵲出，桓侯不悅。後五日，扁鵲復見曰：「君有疾在腸胃間，不治將深。」桓侯不應。扁鵲出，桓侯不悅。後五日，扁鵲復見，望見桓侯而退走。桓侯使人問其故，扁鵲曰：「疾之居腠理也，湯熨之所及也；在血脈，鍼石之所及也；其在腸胃，酒醪之所及也；其在骨髓，雖司命無奈之何。今在骨髓，臣是以無請也。」後五日，桓侯體病，使人召扁鵲，扁鵲已逃去，桓侯遂死。

使聖人豫知微，能使良醫得蚤從事，則疾可已，身可活也。人之所病，病疾多，而醫之所病，病道少。故病有六不治：驕恣不論於理，一不治也；輕身重財，二不治也；衣食不能適，三不治也；陰陽并，藏氣不定，四不治也；形羸不能服藥，五不治也；信巫不信醫，六不治也。有此一者，則重難治也。

扁鵲名聞天下。過邯鄲，聞貴婦人，即爲帶下醫。過雒陽，聞周人愛老人，即爲耳目痺醫。來入咸陽，聞秦人愛小兒，即爲小兒醫。隨俗爲禮。秦太醫令李醴，自知伎不如扁鵲也，使人刺殺之。至今天下言脈者，由扁鵲也。

太倉公者，齊太倉長。臨菑人也，姓淳于氏，名意，少而喜醫方術。高后八年，更受師同郡元里公乘陽慶。慶年七十餘，無子，使意盡去其故方，更悉以禁方予之。傳黃帝扁鵲之脈書，五色診病，知人生死，決嫌疑，定可治及藥論甚精。受之三年，爲人治病，決死生，多驗。然左右行游諸侯，不以家爲家，或不爲人治病，病家多怨之者。文帝四年，中人上書言意以刑罪，當傳西之長安。意有五女，隨而泣，意怒罵曰：「生子不生男，緩急無可使者。」於是少女緹縈傷父之言，乃隨父西，上書曰：「妾父爲吏，齊中稱其廉平，今坐法當刑，妾切痛死者不可復生，而刑者不可復續，雖欲改過自新，其道莫由，終不可得。妾願入身爲官婢，以贖父刑罪，使得改行自新也。」書聞，上悲其意，此歲中亦除肉刑法。

意家居，詔召問所爲治病生死，驗者幾何人，主名爲誰？詔問故太倉長臣意，方伎所長及所能治病者，有其書無有？皆安受學？受學幾何歲？嘗有所驗，何縣里人也？何病？醫藥已其病之狀，皆何如？——具悉而對。

臣意對曰：「自意少時，喜醫藥，醫藥方試之多不驗者。至高后八年，得見師臨菑元里公乘陽慶。慶年七十餘，意得見事之。謂意曰：『盡去而方書，非是也。慶有古先道遺傳黃帝扁鵲之脈書，五色診病，知人生死，決嫌疑，定可治，及藥論書甚精。我家給富，心愛公，欲盡以我禁方書悉教公。』臣意即曰：『幸甚，非意之所敢望也。』臣意即避席再拜，謁受其脈書上下經，五色診，奇咳術，揆度陰陽外變，藥論石神，接陰陽禁書。受讀解驗之，可一年所，明歲即驗之有驗，然尙未精也。要事之三年所，即嘗已爲人治診病，決死生，有驗精良。今屢已死十年所，臣意年盡三年，年三十九歲也。」

魏其武安侯列傳

魏其侯竇嬰者，孝文后從兄子也。父世觀津人，喜賓客，孝文時，嬰爲吳相，病免。孝景初卽位，爲詹事。梁孝王者，孝景弟也，其母竇太后愛之。梁孝王朝，田昆弟燕飲，是時上未立太子，酒酣，從容言曰：「千秋之後，傳梁王。」太后驢竇嬰引卮酒進上曰：「天下者，高祖天下，父子相傳，此漢之約也，上何以得擅傳梁王？」太后由此憎竇嬰，竇嬰亦薄其官，因病免。太后除竇嬰門籍，不得入朝請。孝景三年，吳楚反，上察宗室諸竇，毋如竇嬰，乃召嬰，嬰入見，因辭謝病不足任，太后亦慚。於是上曰：「天下方有急，王孫甯可以讓耶？」乃拜嬰爲大將軍，賜金千斤。竇嬰乃言袁盎、爰布諸名將在家者進之，所賜金，陳之廊廡下，軍吏過輒令取爲用，金無入家者。竇嬰守滎陽，監齊趙兵七國，兵已盡破，封嬰爲魏其侯。諸游士賓客爭歸魏其侯。孝景時，每朝議大事，條侯魏其侯，諸列侯莫敢與亢禮。

孝景四年，立栗太子，使魏其侯爲太子傅。孝景七年，栗太子廢，魏其數爭不能得。魏其謝病，屏居藍田南山之下數月。諸賓客辯士說之莫能來。梁人高遂乃說魏其曰：「能富貴將軍者，上也；能親將軍者，太后也。今將軍傅太子，太子廢而不能爭，爭不能得，又弗能死，自引謝病，擁趙女屏閒處而不朝，相提而論，是自明揚主上之過，有如兩宮整將軍，則妻子母類矣。」魏其侯然之，乃遂起朝請如故。

條侯免相，竇太后數言魏其侯，孝景帝曰：「太后豈以爲臣有愛不相魏其者，沾沾自喜耳，多易，難以爲相持重。」遂不用。用建陵侯衛綰爲丞相。

武安侯田蚡者，孝景后同母弟也，生長陵。魏其已爲大將軍後，方盛，蚡爲諸郎，未貴，往來侍酒。魏其跪起如

子姪。及孝景晚節，蚡益貴幸，爲太中大夫。蚡辯有口，學槃孟諸書，王太后賢之。孝景崩，卽日太子立，稱制所鎮撫多有田蚡賓客計策。蚡弟田勝，皆以太后弟。孝景後三年，封蚡爲武安侯，勝爲周陽侯。

武安侯新徵用事爲相，卑下賓客，進名士家居者貴之，欲以傾魏。其諸將相，建元元年，丞相官病免，上議置丞相。太尉籍福說武安侯曰：「魏其貴久矣，天下士素歸之。今將軍初興，未如魏其，卽上以將軍爲丞相，必讓魏其。魏其爲丞相，將軍必爲太尉。太尉丞相尊等耳，又有讓賢名。」武安侯乃微言太后風上，於是乃以魏其侯爲丞相，武安侯爲太尉。籍福賀魏其侯，因弔曰：「君侯資性喜善疾惡，方今善人譽君侯，故至丞相。然君侯且疾惡惡人衆，亦且毀君侯。君侯能兼容則幸久，不能今以毀去矣。」魏其不聽。

魏其武安俱好儒術，推轂趙綰爲御史大夫，王威爲郎中令，迎魯申公欲設明堂，令列侯就國，除關，以禮爲服制，以興太平。舉適諸竇宗室毋節行者，除其屬籍。時諸外家爲列侯，列侯多尙公主，皆不欲就國，以故毀日至竇太后。太后好黃老之言，而魏其武安趙綰王威等務隆推儒術，貶道家言，是以竇太后滋不悅魏其等。及建元二年，御史大夫趙綰請無奏事東宮，竇太后大怒，乃罷逐趙綰王威等，而免丞相太尉，以柏至侯許昌爲丞相，武彊侯莊青翟爲御史大夫。魏其武安由此以侯家居。

武安侯雖不任職，以王太后故親幸，數說事多效。天下吏士趨勢利者，皆去魏其歸武安。武安日益橫。建元六年，竇太后崩，丞相昌、御史大夫青翟坐喪事不辦免，以武安侯蚡爲丞相，以大司農韓安國爲御史大夫。天下士郡國諸侯，愈益附武安。

武安者，貌寢，生貴甚。又以爲諸侯王多長，上初卽位，富於春秋，蚡以肺腑爲京師相，非痛折節以禮誦之，天下不肅。當是時，丞相入奏事，坐語移日，所言皆聽。薦人或起家至二千石，權移主上。上乃曰：「君除吏已盡未。」

吾亦欲除吏。嘗請考工地益宅，上怒曰：「君何不遂取武庫？」是後乃退。

嘗召客飲，坐其兄蓋侯南鄉，自坐東鄉，以爲漢相尊，不可以兄故私撓。武安由此滋驕，治宅甲諸第，田園極膏腴，而市買郡縣器物，相屬於道。前堂羅鐘鼓，立曲旃，後房婦女以百數。諸侯奉金玉狗馬玩好，不可勝數。諷其失竄太后，益疏不用，無勢。諸客稍稍自引而怠傲，惟灌將軍獨不失故。魏其日默默不得志，而獨厚遇灌將軍。

灌將軍，夫者，穎陰人也。夫父張孟，嘗爲穎陰嬰侯舍人，得幸，因進之。至二千石，故蒙灌氏姓爲灌孟。吳楚反時，穎陰侯灌何爲將軍，屬太尉，請灌孟爲校尉。夫以千人與父俱灌孟年老，穎陰侯強請之，鬱鬱不得意，故戰常陷堅，遂死吳軍中。軍法，父子俱從軍，有死事，得與喪歸。灌夫不肯隨喪歸，奮曰：「願取吳王若將軍頭以報父之仇！」於是灌夫被甲持戟募軍中壯士，所善願從者數十人，及出壁門，莫敢前獨二人及從奴十數騎，馳入吳軍，至吳將麾下，所殺傷數十人，不得前，復馳還走入漢壁，皆亡其奴，獨與一騎歸。夫身中大創十餘，適有萬金良藥，故得無死。

夫創少瘳，又復請將軍曰：「吾益知吳壁中曲折，請復往！」將軍壯義之，恐亡夫，乃言太尉，太尉乃固止之。吳已破，灌夫以此名聞天下。穎陰侯言之上，上以夫爲中郎將，數月，坐法去。後家居長安，長安中諸公莫弗稱之。

孝景時，至代相。孝景崩，今上初卽位，以爲淮陽天下交，勁兵處，故徙夫爲淮陽太守。建元元年，入爲太僕。二年，與長樂衛尉竇甫飲，輕重不得，夫醉搏甫。甫竇太后昆弟也。上恐太后誅夫，徙爲燕相。數歲，坐法去官，家居長安。

灌夫爲人剛直使酒，不好面諛，有貴戚諸勢，在己之右，不欲加禮，必陵之；諸士在己之左，愈貧賤，尤益敬與鈞，稠人廣衆，薦寵下輩，士亦以此多之。夫不喜文學，好任俠，已然諾，諸所與交通，無非豪桀大猾，家累數千萬，食客日數十百人。陂池田園，宗族賓客爲權利，橫於潁川，潁川兒乃歌之曰：「潁水清，灌氏寧；潁水濁，灌氏族。」灌夫家居雖富，然失勢，卿相侍中賓客益衰。及魏其侯失勢，亦欲倚灌夫，引繩批根，生平慕之，後乘之者，灌夫亦倚魏其而通列侯宗室爲名高。兩人相爲引重，其游如父子然，相得驩甚，無厭，恨相知晚也。

灌夫有服，過丞相，丞相從容曰：「吾欲與仲孺過魏其侯，會仲孺有服。」灌夫曰：「將軍乃肯幸臨，魏其侯，夫安敢以服爲解？請語魏其侯，候具將軍旦日早臨。」武安許諾。灌夫具語魏其侯，如所謂。武安侯魏其與其夫人益市牛酒，夜灑掃，早帳具，至旦平明，令門下候伺至日中，丞相不來。魏其謂灌夫曰：「丞相豈忘之哉？」灌夫不懌曰：「夫以服請，宜往。」乃駕自往迎丞相。丞相特前戲語灌夫，殊無意往。及夫至門，丞相尙臥，於是夫入見曰：「將軍昨日幸許過魏其，魏其夫妻治具，自旦至今，未敢嘗食。」武安愕謝曰：「吾昨日醉，忽忘與仲孺言。」乃駕往，又徐行，灌夫逾益怒。及飲酒，酺夫起舞屬丞相，丞相不起，夫從坐上語侵之，魏其乃扶灌夫去，謝丞相。丞相卒飲，至夜盡驥而去。

丞相嘗使籍福請魏其城南田，魏其大望曰：「老侯雖棄，將軍雖貴，寧可以勢奪乎？」不許。灌夫聞，怒罵籍福。籍福惡兩人有郤，乃諷自好謝丞相曰：「魏其老且死，易忍且待之。」已而武安聞魏其灌夫實怒不子田，亦怒曰：「魏其子常殺人，蚡活之，蚡事魏其無所不可，何愛數頃田？且灌夫何與也？吾不敢復求田。」武安由此大怨灌夫魏其。

元光四年春，丞相言灌夫家在潁川橫甚，民苦之，請案。上曰：「此丞相事，何請？」灌夫亦持丞相陰事，爲姦

利受淮南王金與語言。賓客居間遂止俱解。夏丞相取燕王女爲夫人。有太后詔召列宗侯室皆往賀。魏其侯過灌夫欲與俱。夫謝曰：「夫數以酒失得過丞相。丞相今者又與夫有怨。」魏其曰：「事已解。」彊與俱飲。酒酣。武安起爲壽。坐皆避席伏。已。魏其侯爲壽。獨故人避席耳。餘半膝席。灌夫不悅。起行酒至武安。武安膝席曰：「不能滿觴。」夫怒。因嘻笑曰：「將軍貴人也。屬之一時。武安不肯行酒。次至臨汝侯。臨汝侯方與程不識耳。語又不避席。夫無所發怒。乃罵臨汝侯曰：『生平毀程不識不直一錢。今日長者爲壽。乃效女兒咕囁耳語。』」武安其灌夫曰：「程李俱東西宮衛尉。今衆辱程將軍。仲孺獨不爲李將軍地乎？」灌夫曰：「今日斬頭陷胸。何知程李乎？」坐乃起更衣稍稍去。魏其侯去。灌夫出。武安遂怒曰：「此吾驕灌夫罪。」乃令騎留灌夫。灌夫欲出不得。籍福起爲謝。案灌夫項令謝。夫愈怒不肯謝。武安乃磨騎縛夫置傳舍。召長史曰：「今日召宗室有詔。勅灌夫罵坐不敬。繫居室。」遂按其前事。遣吏分曹逐捕諸灌氏支屬。皆得棄市罪。魏其侯大媿。爲資使賓客請莫能解。武安吏皆爲耳目。諸灌氏皆亡匿。夫繫遂不得告言武安陰事。魏其說身爲救灌夫。夫人諫魏其曰：「灌將軍得罪丞相。與太后家忤。寧可救耶？」魏其侯曰：「侯自我得之。自我捐之。無所恨。且終不令灌仲孺獨死。嬰獨生。」乃匿其家。竊出上書立召入。俱言灌夫醉飽事不足誅。上然之。賜魏其食曰：「東朝廷辨之。」魏其之東朝。盛推灌夫之善。言其醉飽得過。乃丞相以他事誣罪之。武安又盛毀灌夫所爲。橫恣罪逆不道。魏其度不可奈何。因言丞相短。武安曰：「天下幸而安樂無事。蚡得爲肺腑。所好音樂狗馬田宅。蚡所愛倡優巧匠之屬。不如魏其灌夫。日夜招聚天下豪傑壯士。與論議腹誹而心謗。不仰視天而俯畫地。辟倪兩宮間。幸天下有變而欲有大功。臣乃不如魏其等所爲。」於是上問朝臣：「兩人孰是？」御史大夫韓安國曰：「魏其言灌夫父死事。身荷戟馳入不測之吳軍。身被數十創。名冠三軍。此天下壯夫。非有大惡。爭杯酒不足引也。」

過以誅也。魏其言是也。丞相亦言灌夫通姦，獵侵細民，家累巨萬，橫恣潁川，凌轢宗室，侵犯骨肉；此所謂枝大於本，脛大於股，不折必披。丞相言亦是。惟明主裁之。主爵都尉汲黯是魏其，內史鄭當時是魏其，後不敢堅對，餘皆莫敢對。上怒，內史曰：「公平生數言魏其武安長短，今日廷論，局趣效轅下駒，吾并斬若屬矣。」即罷起入。

上食太后，太后亦已使人候伺，具以告太后。太后恐，不食，曰：「今我在也，而人皆藉吾弟，令我百歲後，皆魚肉之矣！且帝寧能爲石人耶？」此特帝在即錄錄，設百歲後是屬寧有可信者乎？」上謝曰：「俱宗室外家，故廷辨之。不然，此一獄吏所決耳。」是時郎中令石建爲上分別言兩人事。

武安已罷朝出，止車門，召韓御史大夫載，怒曰：「與長孺共一老秃翁，何爲首鼠兩端？」韓御史良久謂丞相曰：「君何不自喜？夫魏其毀君，君當免冠解印綬歸曰：『臣以肺腑，幸得待罪，固非其任。』魏其言皆是一如此，上必多君有讓，不廢君。魏其必內媿，杜門，斷舌自殺。今人毀君，君亦毀之，譬如賈豎女子爭言，何其無大體也？」武安謝罪曰：「爭時急，不知出此。」於是上使御史簿責魏其所言灌夫，頗不讎，欺諛，劾係都司空。

孝景時，魏其常受遺詔，曰：「事有不便，以便宜論上。」及繫灌夫罪，至急，諸公莫敢復明言於上。魏其乃使昆弟子上書言之，得復召幸見，書奏上，而案尙書，大行無遺詔，詔書稱藏魏其家，家丞封，乃劾魏其。矯先帝詔，罪當棄市。五年十月，悉論灌夫及家屬，魏其良久乃聞，聞即患，病痲，不食，欲死。或聞上無意殺魏其，魏其復食治病，議定不死矣。乃有蜚語爲惡言聞上，故以十二月晦論棄市渭城。

其春，武安侯病，專呼服謝罪，使巫視鬼者視之，見魏其灌夫共守欲殺之，竟死。子恬嗣。

元朔三年，武安侯坐衣擔榆入宮，不敬，國除。淮南王安謀反覺，治王前朝，武安侯爲太尉時，迎王至霸上，謂

王曰：「上未有太子，大王最賢，高祖孫，即宮車晏駕，非大王立當誰哉？」淮南王大喜，厚遺金財物。上自魏其時，不直武安，特爲太后故，及聞淮南王金事，上曰：「使武安侯在者，族矣！」

太史公曰：魏其武安皆以外戚重，淮夫用一時決策而名顯，魏其之舉以吳楚武安之貴，在日月之際，然魏其誠不知時變，淮夫無術而不遜，兩人相翼乃成亂，武安負貴而好權，杯酒責望，陷彼兩賢，嗚呼哀哉！怒及人命，亦不延，參庶不載，竟被惡言，嗚呼哀哉！禍所從來矣！

李將軍列傳

李將軍廣者，隴西成紀人也。其先曰李信，奏時爲將，遂得燕太子丹者也。故槐里，徙成紀。廣家世世受射。孝文帝十四年，匈奴大入蕭關，而廣以良家子從軍擊胡，用善騎射，殺首虜多，爲漢中郎。廣從弟李蔡亦爲郎，皆爲武騎常侍，秩八百石。嘗從行，有所衝陷折關及格猛獸，而文帝曰：「惜乎！子不遇時，如令子當高帝時，高戶侯，豈足道哉！」

及孝景初立，廣爲隴西都尉，徙爲騎郎將。吳楚軍時，廣爲驍騎都尉，從太尉亞夫擊吳楚軍，取旗顯功名昌邑下。以梁王授廣將軍印，還賞不行，徙爲上谷太守。

匈奴日以合戰，典屬國公孫昆邪爲上泣曰：「李廣才氣，天下無雙，自負其能，數與虜敵戰，恐亡之。」於是乃徙爲上郡太守。後廣轉爲邊郡太守，徙上郡，嘗爲隴西北地雁門代郡雲中太守，皆以力戰爲名。匈奴大入上郡，天子使中貴人從廣，勸習兵擊匈奴。中貴人將騎數十縱，見匈奴三人與戰，三人還射，傷中貴人，殺其騎且盡，中貴人走廣，廣曰：「是必射雕者也。」廣乃遂從白騎往馳二人，三人亡馬步行，行數十里，廣令其騎張

左右翼而廣身自射彼三人者，殺其二人，生得一人，果匈奴射雕者也。

已搏之上馬，望匈奴有數千騎，見廣以爲誘，騎皆驚，上山陳。廣之百騎皆大恐，欲馳還走。廣曰：「吾去大軍數十里，今如此，以百騎走，匈奴追射我立盡，今我留匈奴，必以我爲大軍誘之，必不敢擊我。」廣令諸騎曰：「前！前！未到匈奴陳二里所，止。」令曰：「皆下馬解鞍！」其騎曰：「虜多且近，卽有急，奈何？」廣曰：「彼虜以我爲走，今皆解鞍以示不走，用堅其意。」於是胡騎遂不敢擊。

有白馬將出護其兵，李廣上馬與十餘騎，射殺胡白馬將，而復還。至其騎中，解鞍，士皆縱馬臥。是時會暮，胡兵終怪之，不敢擊。夜半時，胡兵亦以爲漢有伏軍於旁，欲夜取之，胡皆引兵而去。平旦，李廣乃歸其大軍。大軍不知廣所之，故弗從。

居久之，孝景崩，武帝立，左右以爲廣名將也，於是廣以上郡太守爲未央衛尉，而程不識亦爲長樂衛尉。桂不識故與李廣俱以邊太守將軍屯，及出擊胡，而廣行無部伍行陣，就善水草屯，舍止，人人道便，不擊刁斗以自衛，莫府省約文書，籍事，然亦遠斥候，未嘗遇害。程不識正部曲行伍營陳，擊刁斗，士吏治軍薄至明，軍不得休息，然亦未嘗遇害。不識曰：「李將軍極簡易，然虜卒犯之，無以禁也，而其士卒亦佚樂，咸樂爲之死。我軍雖煩擾，然虜亦不得犯我。」

是時漢邊郡李廣程不識皆爲名將，然匈奴畏李廣之略，士卒亦樂從李廣，而苦程不識。程不識孝景時，以數直諫爲大中大夫，爲人廉，謹於文法。後漢以馬邑城誘單于，使大軍伏馬邑旁谷，而廣爲驍騎將軍，領屬護軍將軍。是時單于覺之，去，漢軍皆無功。

其後四歲，廣以衛尉爲將軍，出雁門擊匈奴。匈奴兵多，破敗廣軍，生得廣，單于素聞廣賢，令曰：「得李廣，必

致生之。一胡騎得廣，廣時傷病，置廣兩馬間，絡而盛臥。廣行十餘里，廣伴死，睨其旁有一胡兒騎善馬，廣蹙騰而上。胡兒馬因推墮兒，取其弓，鞭馬南馳數十里，復得其餘軍，因引而入塞。匈奴捕者騎數百追之，廣行取胡兒弓射殺追騎，以故得脫。於是至漢，漢下廣吏，吏當廣所失亡多，爲虜所生得，當斬贖爲庶人。

頃之，家居數歲，廣家與故潁陰侯孫屏野居藍田南山中，射獵，嘗夜從一騎出，從人田間飲，還至霸陵亭，霸

陵尉醉，呵止廣，廣騎曰：「故李將軍。」尉曰：「今將軍尚不得夜行，何乃故也？」止廣宿亭下。

居無何，匈奴入殺遼西太守，敗韓將軍，韓將軍後徙右北平。於是天子乃召拜廣爲右北平太守，廣卽請霸陵尉與俱，至軍而斬之。

廣居右北平，匈奴聞之，號曰：「漢之飛將軍。」避之數歲，不敢入右北平。廣出獵，見草中石，以爲虎而射之，中石沒鏃，視之，石也，因復更射之，終不能復入石矣。廣所居郡，聞有虎，常自射之，及居右北平，射虎，虎騰傷廣，廣亦嘗射殺之。

廣廉得賞賜，輒分其麾下，飲食與士共之。終廣之身，爲二千石，四十餘年，家無餘財，終不言家產事。

廣爲人長援臂，其善射亦天性也。雖其子孫他人學者，莫能及廣。廣訥口少言，與人居則畫地爲軍陣，射闊狹以飲，專以射爲戲，竟死。

廣之將兵，乏絕之處，見水，士卒不盡飲，廣不近水；士卒不盡食，廣不嘗食，寬緩不苛，士以此愛樂爲用。其射見敵急，非在數十步之內，度不中，不發，發卽應弦而倒，用此其將兵數困辱，其射猛獸亦爲所傷云。

居頃之，石建卒，於是上召廣代建爲郎中令。元朔六年，廣復爲後將軍，從大將軍軍出定襄，擊匈奴，諸將多中首虜，率以功爲諸侯者，而廣軍無功。後三歲，廣以郎中令將四千騎出右北平，博望侯張騫將萬騎與廣俱。

異道行可數百里。匈奴左賢王將四萬騎圍廣。廣軍士皆恐。廣乃使其子敢往馳之。敢獨與數十騎馳。直貫胡騎。出其左右。而還告廣曰：「胡虜易與耳。」軍士乃安。廣爲圓陣外。胡急擊之。矢下如雨。漢兵死者過半。漢矢且盡。廣乃令士持滿毋發。而廣身自以大黄射其裨將殺數人。胡虜益懈。日暮。吏士皆無人色。而廣意氣自如。益治軍。軍中自是服其勇也。明日復力戰。而博望侯軍亦至。匈奴軍乃解去。漢軍罷。弗能追。是時廣軍幾沒。罷歸。漢法博望侯留遲後期。當死。贖爲庶人。廣軍功自如。無賞。

初廣之從弟李蔡與廣俱事孝文帝。景帝時蔡積功勞至二千石。孝武帝時至代相。以元朔五年爲輕車將軍。從大將軍擊右賢王。有功中率。封爲樂安侯。元狩二年中代公孫弘爲丞相。蔡爲人在下中。名聲出廣下甚遠。然廣不得爵邑。官不過九卿。而蔡爲列侯。位至三公。

諸廣之軍吏及士卒。或取封侯。廣嘗與望氣王朔燕語曰：「自漢擊匈奴。而廣未嘗不在其中。而諸部校尉以下。才能不及中人。然以擊胡軍功取侯者數十人。而廣不爲後人。然無尺寸之功。以得封邑者何也。豈吾相不當侯耶。且固命也。」朔曰：「將軍自念豈嘗有所恨乎。」廣曰：「吾嘗爲隴西守。羌嘗反。吾誘而降者八百餘人。吾詐而同日殺之。至今大恨。獨此耳。」朔曰：「禍莫大於殺已降。此乃將軍所以不得侯者也。」後二歲。大將軍驃騎將軍大出擊匈奴。廣數自請行。天子以爲老。弗許。良久乃許之。以爲前將是。軍歲。元狩四年也。廣既從大將軍青擊匈奴。既出塞。青捕虜知單于所居。乃自以精兵走之。而令廣並於右將軍軍出東道。東道少回。而大軍行水草少。其勢不屯行。廣曰：「臣部爲前將軍。今大將軍乃徒令臣出東道。且臣結髮而與匈奴戰。今乃一得當單于。臣願居前先死單于。」大將軍青亦陰受上誡。以爲李廣老。數奇。毋令當單于。恐不得所欲。而是時公孫敖新失侯。爲中將軍。從大將軍。大將軍亦欲使敖與俱當單于。故徙前將軍廣。廣時知

之。固自辭於大將軍。大將軍不聽。令長史封書與廣之幕府曰：「急詣部如書。」廣不謝大將軍而起行。意甚愠怒而就部。

引兵與右將軍食其合軍出東道。軍亡導。或失道後。大將軍。大將軍與單于接戰。單于遁走。弗能得而還。南絕幕。遇前將軍右將軍廣已見。大將軍還入軍。大將軍使長史持糲醪饋廣。因問廣食其失道狀。青欲上書報天子。軍曲折。廣未對。大將軍使長史急責廣之幕府對簿。廣曰：「諸殺尉無非。乃我自失道。吾今自上簿。」至幕府。廣謂其麾下曰：「廣結髮與匈奴大小七十餘戰。今幸從大將軍出。接單于兵。而大將軍又徙廣部。行回遠而又迷失道。豈非天哉！且廣年六十餘矣。終不能對刀筆之吏。」遂引刀自剄。廣軍士大夫一軍皆哭。百姓聞之。知與不知。無老壯皆爲垂涕。而右將軍獨下吏當死。贖爲庶人。廣子三人曰當戶。椒。敢。爲郎。天子與韓嫣戲。嫣少不遜。當戶擊嫣。嫣走。於是天子以爲勇。當戶早死。拜椒爲代郡太守。皆先廣死。當戶有遺腹子名陵。廣死軍時。敢從驃騎將軍。

廣死明年。李蔡以丞相坐侵孝景園墻地。當下吏治。蔡亦自殺。不對獄。國除。

李敢以校尉從驃騎將軍。擊胡左賢王。力戰。奪左賢王鼓旗。斬首多。賜爵關內侯。食邑二百戶。代廣爲郎中令。頃之。怨大將軍青之恨其父。乃擊傷大將軍。大將軍匿諱之。

居無何。敢從上雍。至甘泉宮獵。驃騎將軍去病與青有親。射殺敢。去病時方貴幸。上諱云鹿觸殺之。居歲餘。去病死。而敢有女爲太子中人。愛幸。敢男禹有寵於太子。然好利。李陵遲衰微矣。

李陵既壯。選爲建章監。監諸騎。善射。愛士卒。天子以爲李氏世將。而使將八百騎。常深入匈奴二千餘里。過居延。視地形。無所見虜而還。拜爲騎都尉。將丹陽楚人五千人。教射酒泉張掖。以屯衛胡。數歲。天漢二年秋。貳

師將軍李廣利將三萬騎擊匈奴右賢王於祁連天山而使陵將其射士步兵五千人出居延北可千餘里欲以分匈奴兵毋令專走貳師也。陵既至期還而單于以兵八萬圍擊陵軍陵軍五千人兵矢既盡士死者過半而所殺傷匈奴亦萬餘人且引且戰連鬪八日還未到居延百餘里匈奴遮狹絕道饑食乏而救兵不到虜急擊招降陵陵曰「無面目報陛下」遂降匈奴其兵盡沒餘亡散得歸漢者四百餘人單于既得陵素聞其家聲及戰又壯乃以其女妻陵而貴之。漢聞族陵母妻子自是之後李氏名敗而隴西之士居門下者皆用爲恥焉。

太史公曰：傳曰「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雖令不從。」其李將軍之謂也。余睹李將軍俊俊如鄙人，口不能道辭，及死之日，天下知與不知，皆爲盡哀，彼其忠實心誠，信於士大夫也。諺曰：桃李不言，下自成蹊。此言雖小，可以喻大也。

匈奴列傳

單于有太子名冒頓，後有所愛閼氏，生少子，而單于欲廢冒頓而立少子，乃使冒頓質於月氏。

冒頓既質於月氏，而頭曼急擊月氏，月氏欲殺冒頓，冒頓盜其善馬，騎之亡歸，頭曼以爲壯，令將萬騎。

冒頓乃作爲鳴鏑，習勒其騎射，令曰：「鳴鏑所射，而不悉射者斬之。」行獵鳥獸，有不射鳴鏑所射者，輒斬之。已而冒頓以鳴鏑自射其善馬，左右或不敢射者，冒頓立斬不射善馬者，居頃之，復以鳴鏑自射其愛妻，左右或頗恐，不敢射，冒頓又復斬之，居頃之，冒頓出獵，以鳴鏑射單于善馬，左右皆射之，於是冒頓知其左右皆可用，從其父單于頭曼獵，以鳴鏑射頭曼，其左右亦皆隨鳴鏑而射殺單于頭曼，遂盡誅其後母與弟，及大臣。

不聽從者。冒頓自立爲單于。

冒頓既立，是時東胡強盛，聞冒頓殺父自立，乃使使謂冒頓欲得頭曼時有千里馬，冒頓問羣臣，羣臣皆曰：「千里馬，匈奴寶馬也，勿與。」冒頓曰：「奈何與人鄰國而愛一馬乎？」遂與之千里馬。居頃之，東胡以爲冒頓畏之，乃使使謂冒頓欲得單于一闕氏，冒頓復問左右，左右皆怒曰：「東胡無道，乃求闕氏，請擊之。」冒頓曰：「奈何與人隣國愛一女子乎？」遂取所愛闕氏予東胡。東胡王愈益驕，西侵與匈奴間中有棄地，莫居千餘里，各居其邊，爲甌脫。東胡使使謂冒頓曰：「匈奴所與我界甌脫外棄地，匈奴非能至也，吾欲有之。」冒頓問羣臣，羣臣或曰：「此棄地，予之亦可，勿予亦可。」於是冒頓大怒曰：「地者國之本也，奈何予之？」一諸言子之者皆斬之。冒頓上馬，令國中有後者斬，遂東襲擊東胡，東胡初輕冒頓，不爲備，及冒頓以兵至，擊大破，滅東胡王，而虜其民人及畜產。

既歸，西擊走月氏，南并樓煩、白羊河南王，侵燕代，悉復收秦所使蒙恬所奪匈奴地者，與漢關、故河南塞，至朝那、膚施，遂侵燕代。是時漢兵與項羽相距，中國罷於兵革，以故冒頓得自彊，控弦之士三十餘萬。自淳維以至頭曼，十有餘歲，時大時小，別散分離，尙矣。其世傳不可得而次云。然至冒頓而匈奴最彊大，盡服從北夷，而南與中國爲敵國，其世傳國官號，乃可得而記云。

置左右賢王，左右谷蠡王，左右大將，左右大都尉，左右大當戶，左右骨都侯。匈奴謂賢曰屠耆，故常以太子爲左屠耆王。自如左右賢以下至當戶，大者萬騎，小者數千，凡二十四長，立號曰萬騎。

諸大臣皆世官，呼衍氏、蘭氏，其後有須卜氏，此三姓其貴種也。諸左方王將居東方，直上谷以往者，東接橐駝朝，右方王將居西方，直上郡以西，接月氏、羌，而單于之庭，直代雲中，各有分地，逐水草移徙，左而左右賢

王，左右谷蠡王，最爲大國；左右骨都侯，輔政諸二十四長，亦各自置千長百長什長，裨小王相將都尉當戶且渠之屬。

歲正月，諸長小會單于庭祠。五月，大會龍城，祭其先天地鬼神。秋，馬肥，大會蹏林，課校人畜計。其法，拔刀尺者死，坐盜者沒入其家，有罪小者軋，大者死，獄久者不過十日。一國之囚，不過數人。

而單于朝出營，拜日之始，生夕拜月。其坐，長左而北，嚮日上。戊巳，其送死，有棺槨，金銀衣裘，而無封樹喪服。近幸臣妾從死者，多至數千百人。舉事而候星月，月盛壯而攻戰，月虧則退兵。其攻戰，斬首虜，賜一卮酒，而所得鹵獲，因以予之，得人以爲奴婢，故其戰，人人自爲趨利，善爲誘兵，以冒敵。故其見敵，則逐利如鳥之集，其困敗，則瓦解雲散矣。戰而扶輿死者，盡得死者家財。

後北服渾庾，屈射，丁靈，鬲昆，薪犁之國，於是匈奴貴人，大臣皆服，以冒頓單于爲賢。

衛霍列傳

元狩四年春，上令大將軍青、驃騎將軍去病，將各五萬騎，步兵轉者，蹏軍數十萬，而敢力戰深入之士，皆屬驃騎。驃騎始爲出定襄，當單于，捕虜言單于東，而更令驃騎出代郡，大將軍出定襄，郎中令爲前將，中太僕爲左將軍，主爵趙食其爲右將軍，平陽侯襄爲後將軍，皆屬大將軍。兵卽度幕，人馬凡一萬騎，與驃騎等咸擊匈奴單于。

趙信爲單于謀曰：「漢兵卽度幕，人馬罷，匈奴可坐收虜耳。」乃悉遠北，其輜重皆以精兵待幕北，而滿值大將軍軍，出塞千餘里，見單于兵陳而待，於是大將軍令武剛車自環爲營，而縱五千騎往當單于。匈奴亦縱

可萬騎會。日且入，大風起，沙礫擊面，兩軍不相見。漢益縱左右翼繞單于，單于視漢兵多，而士馬尙盛，戰而匈奴不利。薄暮，單于遂乘六羸壯騎可數百，直冒漢圍西北馳去。時已昏，漢匈奴相紛拏，殺傷大當。漢軍左校捕虜，言單于未昏而去。漢軍因發輕騎夜追之。大將軍軍因隨其後。匈奴兵亦散走。遲明，行二百餘里，不得單于。頗捕斬首虜萬餘級，遂至真風山趙信城，得匈奴積粟食軍留一日而還，悉燒其城餘粟以歸。

大將軍之與單于會也，而前將軍廣、右將軍食其軍，別從東道，或失道，後擊單于。大將軍引還，過幕南，乃得前將軍右將軍。大將軍欲使使歸報，令長史簿責前將軍廣、廣自殺。右將軍至，下吏贖爲庶人。大將軍軍入塞，凡斬捕首虜萬九千級。是時匈奴衆失單于十餘日，右谷蠡王聞之，自立爲單于。單于後得其衆，右王乃去單于之號。驃騎將軍亦將五萬騎，軍重與大將軍軍等，而無裨將，悉以李敢等爲大校，當裨將出代右北平千餘里，直左方兵，所斬捕功已多大將軍。

軍既還，天子曰：「驃騎將軍去病率師，躬將所獲糞粥之士，約輕齎，絕大幕，涉獲章渠，以誅比車者，轉擊左大將，斬獲旗鼓，歷涉離侯，濟弓闕，獲屯頭王、韓王等三人，將軍相國當戶都尉八十三人，封狼居胥山，禪于姑衍，登臨翰海，執盧獲醜七萬，有四百四十三級，師率滅什三，取食於敵，遠行殊遠，而糧不絕，以五千八百戶益封驃騎將軍。右北平太守路博德、屬驃騎將軍，會與城不期，從至濤余山，斬首捕虜二千七百級，以千六百戶封博德爲符離侯。北地都尉邢山，從驃騎將軍，獲王，以千二百戶封山爲義陽侯。故義歸因淳王復陸支，樓專王伊卽軒，皆從驃騎將軍有功，以千三百戶封復陸支爲壯侯，以千八百戶封伊卽軒爲衆利侯。從驃侯破奴、昌武侯安稽，從驃騎有功，益封各三百戶。校尉敢得旗鼓，爲關內侯，食邑二百戶。校尉自爲爵，大庶長軍吏卒爲官，賞賜甚多。而大將軍不得益封，軍吏卒皆無封侯者。兩軍之出塞，塞閱官及私馬，凡十四萬匹，而復入

塞者不滿三萬匹。

乃益置大司馬位，大將軍驃騎將軍皆爲大司馬。定令：令驃騎將軍秩祿與大將軍等。自是之後，大將軍尙日退，而驃騎日益貴。舉大將軍故人門下多去事驃騎，輒得官爵，惟任安不肯。驃騎將軍爲人，少言不泄，有氣敢任。天子嘗欲教之孫吳兵法，對曰：「願方略何如耳，不至學古兵法。」天子爲治第，令驃騎視之，對曰：「匈奴未滅，無以家爲也。」由此上益重愛之。然少而侍中，貴不省士，其從軍，天子爲遺太官廩數十乘，既還，重車餘粟，梁肉而士有饑者。其在塞外，卒乏糧，或不能自振，而驃騎尙穿城蹋鞠，事多此類。

大將軍爲人，仁善退讓，以和柔自媚於上，然天下未有稱也。

司馬相如列傳

司馬相如者，蜀郡成都人也，字長卿。少時好讀書，學擊劍，故其親名之曰犬子。相如既學，慕蔭相如之爲人，更名相如。以貲爲郎，事孝景帝，爲武騎常侍，非其好也。會景帝不好辭賦，是時梁孝王來朝，從游說之士齊人鄒陽、淮陰、枚乘、吳莊忌、夫子之徒，相如見而說之，因病免，客遊梁。梁孝王令與諸生同舍，相如得與諸生游，士居數歲，乃著子虛之賦。

會梁孝王卒，相如歸，而家貧，無以自業。素與臨邛令王吉相善，吉曰：「長卿久宦游，不遂而來過我。」於是相如往舍都亭，臨邛令繆爲恭敬，日往朝相如。相如初尙見之，後稱病，使從者謝吉，吉愈益謹肅。

臨邛中多富人，而卓王孫家僮八百人，程鄭亦數百人。二人乃相謂曰：「今有貴客爲具召之，并召令。」令既至，卓氏客以百數，至日中，闕司馬長卿，長卿謝病不能往。臨邛令不敢嘗食，自往迎相如，相如不得已強往。

一坐盡傾。酒酣，臨邛令前奏琴，曰：「竊聞長卿之好，願以自娛。」相如辭謝，爲鼓一再行。

是時卓王孫有女文君，新寡，好音，故相如繆與令相重，而以琴心挑之。相如之臨邛，從車騎，雍容閒雅甚都。及飲，卓氏弄琴，文君竊從戶窺之，心悅而好之，恐不得當也。既罷，相如乃使重賜文君，侍者通殷勤，文君夜亡奔相如，相如乃與馳歸家，居徒四壁立。

卓王孫大怒曰：「女至不材，我不忍殺，不分一錢也。」人或謂王孫，王孫終不聽。

文君久之不樂，曰：「長卿第俱如臨邛，從昆弟假貸，猶足僦生，何至自苦如此？」相如與俱之臨邛，盡賣其車騎，買一酒舍，酤酒，而令文君當釀，相如身自著犢鼻褌，與保庸雜作，滌器於市中。卓王孫聞而恥之，爲杜門不出。昆弟諸公更謂王孫曰：「有一男兩女，所不足者，非財也。今文君已失身於司馬長卿，長卿故僂游，雖貧，其人材足依也。且又令客獨奈何相辱如此？」卓王孫不得已，分子文君僮百人，錢百萬，及其嫁時衣被財物。文君乃與相如歸成都，買田宅爲富人。

居久之，蜀人楊得意爲狗監侍上，上讀子虛賦而善之，曰：「吾獨不得與此人同時哉！」得意曰：「臣邑人司馬相如，自言爲此賦。」上驚，乃召問相如，相如曰：「有是。然此乃諸侯之事，未足觀也。請爲天子游獵賦。」賦成奏之，上許，令尙書給筆札。

相如以子虛虛言也，以楚稱，烏有先生者，烏有此事也，爲齊難。無是公者，無是人也，明天子之義，故空藉此三人爲辭，以推天子諸侯之苑囿，其卒章歸之於節儉，因以風諫，奏之天子，天子大悅。

淮南列傳

淮南王削地之後，其爲反謀益甚。諸使道從長安來，爲妄妖言，言上無男，漢不治，卽喜。卽言漢廷治，有男，王怒以爲妄言非也。王日夜與伍被、左吳等案輿地圖，部署兵所從入。王曰：「上無太子，宮車卽晏駕，廷臣必徵膠東王，不卽當山王。諸侯並爭，吾可以無備乎？且吾高祖孫，親行仁義，陛下遇我厚，吾能忍之。萬世之後，吾甯能北面事豎子乎？」王坐東宮，召伍被與謀，曰：「將軍上！被愾然曰：『上寬赦大王，王復安得此亡國之語乎？』臣聞子胥諫吳王，吳王不用，乃曰：『臣今見麋鹿游姑蘇之臺也。』今臣亦見宮中生荆棘，露沾衣也。」王怒，繫伍被、父母，囚之三月，復召曰：「將軍許寡人乎？」被曰：「不直來爲大王畫耳。臣聞聰者聽於無聲，明者見於未形，故聖人萬舉萬全。昔文王一動而功顯於千世，列爲三代，此所謂因天心以動作者也。故海內不期而隨，此千歲之可見者。夫百年之秦，近世之吳楚，亦足以喻國家之存亡矣。臣不敢避子胥之誅，願大土毋爲吳王之聽。昔秦絕先王之道，殺術士，燔詩書，棄禮義，尙詐力，任刑罰，負海之粟，致之西河，當是之時，男子疾耕，不足於糟糠，女子紡績，不足於蓋形，遺蒙恬、嫪毐長城，東西數千里，募兵露師，常數十萬，死者不可勝數，僵尸千里，流血頃畝，百姓力竭，欲爲亂者十家而五。又使徐福入海求神異物，還爲僞辭曰：『臣見海中大神言曰：汝西皇之使耶？』臣答曰：然。汝何求？曰：願請延年益壽藥。神曰：汝秦王之禮薄，得觀而不得取。卽從臣東南至蓬萊山，見芝成宮闕，有使者銅色而龍形，光上照天。於是臣再拜問曰：宜何資以獻海神？曰：以令名男子。若振女，與百工之事，卽得之矣。」秦皇帝大悅，遣振男女三千人，資之五穀種百工而行。徐福得平原廣澤，止王不來，於是百姓悲痛相思，欲爲亂者十家而六。又使尉陀踰五嶺，攻百越。尉陀知中國勞極，止王不來，使人上書，求女無夫家者三萬人，以爲士卒衣補。秦皇帝可其萬五千人，於是百姓離心瓦解，欲爲亂者十家而七。客謂高皇帝曰：「時可矣。」高皇帝曰：「待之聖人當起東南間。」不一年，陳勝、吳廣發矣。高皇始於豐沛一倡，天下

不期而響應者，不可勝數也。此所謂蹈瑕候間，因秦之亡而動者也。百姓願之，若旱之望雨。故起於行陳之中，而立爲天子。功高三王，德傳無窮。今大王見高皇帝得天下之易也，獨不觀近世之吳楚乎？夫吳王賜號爲劉氏祭酒，復不朝。王四郡之衆，地方數千里，內鑄銷銅以爲錢，東煮海水以爲鹽，上取江陵木以爲船，一船之載，當中國數十兩車。國富民衆，行珠玉金帛，賂諸侯宗室大臣，獨竄氏不與。計定謀成，舉兵而西，破於大梁，敗於狐父，奔走而東，至於丹徒。越人禽之，身死絕祀，爲天下笑。夫以吳越之衆，不能成功者，何誠逆天道而不知時也？方今大王之兵衆，不能十分吳楚之一，天下安甯，有萬倍於吳楚之時。願大王從臣之計，大王不從臣之計，今見大王事必不成，而語先泄也。臣聞微子過故國而悲，於是作麥秀之歌，是痛紂之不用王子比干也。故孟子曰：「紂貴爲天子，死曾不若匹夫。」是紂先自絕於天下久矣，非死之日而天下去之。今臣亦竊悲大王棄千乘之君，必且賜絕命之書，爲羣臣死死於東宮也。於是王氣怨結而不揚，涕滿匡而橫流，卽起歷階而去。

汲黯列傳

汲黯，字長孺，濮陽人也。其先有寵於古之衛君。至黯七世，世爲卿大夫。黯以父任，孝景時爲太子洗馬，以莊見憚。

孝景帝崩，太子卽位，黯爲謁者。東越相攻，上使黯往視之，不至。至吳而還，報曰：「越人相攻，固其俗然，不足以辱天子之使。」河內失火，延燒千餘家，上使黯往視之，還報曰：「家人失火，屋比延燒，不足憂也。臣過河南，河南貧人傷水旱萬餘家，或父子相食，臣謹以便宜持節發河南倉粟以振貧民，臣請歸節，伏矯詔之罪。」上賢而釋之，遷爲滎陽令。

黯恥爲令，病歸田里。上聞，乃召拜爲中大夫。以數切諫，不得久留內，遷爲東海太守。黯學黃老之言，治官理民，好清靜，擇丞史而任之。其治責大指而已，不苛小。黯多病，臥閤內不出，歲餘。東海大治，稱之。上聞，召以爲主爵都尉，列於九卿。治務在無爲而已，弘大體，不拘文法。

黯爲人性倨，少禮，面折，不能容人之過。合己者善待之，不合己者不能忍見。士亦以此不附焉。然好學游俠，任氣節，內行修潔，好直諫，數犯主之顏色。常慕傅柏、袁盎之爲人也。善灌夫、鄭當時，及宗正劉棻，亦以數直諫，不得久居位。

當是時，太后弟武安侯蚡爲丞相，中二千石來拜謁，蚡不爲禮。然黯見蚡未嘗拜，常揖之。

天子方招文學儒者，上曰：「吾欲云云。」黯對曰：「陛下內多欲而外施仁義，奈何欲效唐虞之治乎？」上默然怒，變色而罷朝。公卿皆爲黯懼。上退，謂左右曰：「甚矣黯之難也！」羣臣或數黯，黯曰：「天子置公卿輔弼之臣，甯令從諛承意，陷主於不義乎？且己在其位，縱愛身，奈辱朝廷何？」黯多病，病且滿三月，上常賜告者數，終不愈。最後病，莊忌爲請告，上曰：「汲黯何如人哉？」助曰：「使黯任職居官，無以踰人，然至其輔少主，守城深堅，招之不來，麾之不去，雖自謂賁育，亦不能奪之矣。」上曰：「然古有社稷之臣，至如黯近之矣。」大將軍青侍中，上踞廁而視之。丞相弘燕見，上或時不冠。至如黯見，上不冠不見也。上嘗坐武帳中，黯前奏事，上不冠，望見黯，避帳中，使人可其奏，其見敬禮如此。

張湯方以更定律令爲廷尉，黯數質責湯於上前曰：「公爲正卿，上不能褒先帝之功業，下不能抑天下之邪心，安國富民，使囹圄空虛，二者無一焉，非苦就行，放析就功，何乃取高皇帝約束，紛更之爲公？以此無種矣！」黯時與湯論議，湯辯常在，文深小苛，黯伉厲守高，不能屈，忿發罵曰：「天下謂刀筆吏不可以爲公卿，果然。」

必湯也！令天下重足而立，側目而視矣！是時漢方征匈奴，招懷四夷，黯務少事，承上間，常言與胡和親無起兵。

上方尚儒術，尊公孫弘，及事益多，吏民巧弄，上分別文法，湯等數奏決讞以幸，而黯常毀儒，而觸弘等，徒懷詐飾智，以阿人主，取容而刀筆吏專深文巧詆，陷人於罪，使不得反其真，以勝爲功，上愈益貴弘湯，弘湯深心疾黯，惟天子亦不說也，欲誅之以事，弘爲丞相，乃上言曰：「右內史界部中多貴人宗室，難治，非素重臣不能任，請徙黯爲右內史。」爲右內史數歲，官事不廢。

大將軍青既益尊，姊爲皇后，然黯與亢禮，人或說黯曰：「自天子欲葦臣下大將軍，大將軍尊重益貴，君不可以不拜。」黯曰：「夫以大將軍有掛客，反不重耶？」大將軍聞，愈賢黯，數請問國家朝廷所疑，遇黯過於平生。

淮南王謀反，懼黯曰：「好直諫，守節死義，難惑以非。至如說丞相弘，如發蒙振落耳！」

天子既數征匈奴有功，黯之言益不用。始黯列爲九卿，而公孫弘、張湯爲小吏，及弘湯稍益貴，與黯同位，黯又非毀弘湯等已，而弘至丞相，封爲侯，湯至御史大夫，故黯時丞相史皆與黯同列，或尊用過之，黯褊心，不能無少望，見上前言曰：「陛下用羣臣，如積薪耳，後來者居上。」上默然有間，黯罷，上曰：「人果不可以無學，觀黯之言也，日益甚。」居無何，匈奴渾邪王率衆來降，漢發車二萬乘，縣官無錢，從民貰馬，民或匿馬，馬不具，上怒，欲斬長安令，黯曰：「長安令無罪，獨斬黯，民乃肯出馬。且匈奴畔其主而降漢，漢徐以縣次傳之，何至令天下騷動，罷敝中國，而以事夷狄之人乎？」上嘿然。及渾邪至，賈人與市者，坐當死者五百餘人，黯請問，見高門曰：「夫匈奴攻當路塞，絕和親，中國興兵誅之，死傷者不可勝計，而費以巨萬百數，臣愚以爲陛下得胡人，皆

以爲奴婢，以賜從軍死事者家，所鹵獲因予之，以謝天下之苦，塞百姓之心。今縱不能，渾邪率數萬之衆來降，虛府庫賞賜，發良民侍養，譬若奉驕子，愚民安知市買長安中物，而文吏繩以爲闕出財物於邊關乎？陛下縱不能得匈奴之資以謝天下，又以徵文殺無知者五百餘人，是所謂庇其葉而傷其枝者也。臣竊爲陛下不取也！上嘿然不許，曰：「吾久不聞汲黯之言，今又復妄發矣！」

後數月，黯坐小法，會赦免官，於是黯隱於田園。

居數年，會更五銖錢，民多盜鑄錢，楚地尤甚。上以爲淮陽楚地之郊，乃召拜黯爲淮陽太守。黯伏謝不受印詔，數彊予，然後奉詔。召見黯，黯爲上泣，曰：「臣自以爲填溝壑，不復見陛下，不意陛下復收用之，臣常有狗馬病，力不能任郡事，臣願爲中郎，出入禁闕，補過拾遺，臣之願也。」上曰：「君薄淮陽耶？吾今召君矣。」顧淮陽吏民不相得，吾徒得君之重，臥而治之。」黯既辭行，過大行李息曰：「黯棄居郡，不得與朝廷議也。然御史大夫張湯，智足以拒諫，詐足以飾非，務巧佞之語，辯數之辭，非肯正爲天下言，專阿主意，主意以不欲，因而毀之，主意所欲，因而譽之，好興事，舞文法，內懷詐以御主心，外挾賊吏以爲威重，公列九卿，不早言之，公與之俱受其僂矣。」息畏湯，終不敢言黯居郡如故，治淮陽政清。

後張湯果敗，上聞黯與息言，抵息罪，令黯以諸侯相秩居淮陽。七歲而卒。

卒後，上以黯故，官其弟汲仁。至九卿，子汲偃，偃至諸侯相。黯姑姊子司馬安，亦少與黯爲太子洗馬。安文深巧，善宦，官至九卿，以河南太守卒。昆弟以安故，同時至二千石者十人。濮陽段宏，給事蓋侯，信信任宏，宏亦再至九卿。然衛人仕者，皆嚴憚汲黯出其下。

鄭當時者，字莊，陳人也。其先鄭君常爲項籍將，籍死，已而屬漢。高祖令諸故項籍臣名，籍鄭君獨不奉詔。詔

盡拜名稱者爲大夫，而逐鄭君。鄭君死，孝文時，鄭莊以任俠自喜，脫張羽於阨，聲聞梁楚之間。孝景時，爲太子舍人，每五日洗沐，常置驛馬長安諸郊，存諸故人，請謝賓客，夜以繼日。至其明旦，常恐不徧。莊好黃老之言，其慕長者，如恐不見。年少，薄然，其游知交，皆其大父行，天下有名之士也。

武帝立，莊稍遷爲魯中尉、濟南太守、江都相，至九卿，爲右內史。以武安侯魏其時議，貶秩爲詹事，遷爲大農令。

莊爲太史，誠門下，客至無貴賤，無留門者，執賓主之禮，以爲貴。下人莊廉，又不治其產業，仰奉賜，以給諸公。然其餽遺人，不過算器食。每朝，候上之間說，未嘗不言天下之長者。其推穀士及官屬丞史，誠有味其言之也。常引以爲賢於己，未嘗名吏，與官屬言，若恐傷之。聞人之善言，進之上，惟恐後。山東士諸公以此翕然稱鄭莊。鄭莊使視決河，自請治行五日上，曰：「吾聞鄭莊行千里不齋糧，請治行者何也？」然鄭在朝，常趨和承意，不敢甚引當否。

及晚節，漢征匈奴，招四夷，天下費多，財用益匱。莊任人賓客，爲大農，獄人多逋負，司馬安爲淮陽太守，發其事，莊以此陷罪，贖爲庶人。頃之，守長史上以爲老，以莊爲汝南太守。數歲，以官卒。

鄭莊汲黯，始列爲九卿，廉內行條潔，此兩人中廢，家貧，賓客益落。及居郡卒後，客無餘資財。莊兄弟子孫，以莊故至二千石，六七八人焉。

太史公曰：夫以汲鄭之賢，有勢則賓客十倍，無勢則否，况衆人乎？

下邳翟公有言：始翟公爲廷尉，賓客闔門，及廢門外可設雀羅。翟公復爲廷尉，賓客欲往，翟公乃大署其門，曰：「一死一生，乃見交情；一貧一富，乃見交態；一貴一賤，交情乃見。」汲鄭亦云。悲夫！

酷吏列傳

孔子曰：「道之以政，齊之以刑，民免而無恥；道之以德，齊之以禮，有恥且格。」老氏稱上德不德，是以有德；下德不失德，是以無德。法令滋章，盜賊多有。太史公曰：信哉是言也！法令者治之具，而非制治清濁之源也。昔天下之網密矣，然姦僞萌起，其極也。上下相遁，至於不振。當是之時，吏治若救火揚沸，非武健嚴酷，惡能勝其任而愉快乎？言道德者，溺其職矣。故曰：「聽訟吾猶人也，必也使無訟乎！」下士聞道大笑之，非虛言也。漢興破觚而爲圓，斲雕而爲樸，網漏於吞舟之魚，而吏治烝烝，不至於姦。黎民乂安，由是觀之，在彼不在此。

高后時，酷吏獨有侯封，刻轅宗室，慢辱功臣。呂氏已敗，遂禽侯封之家。孝景時，嚴錯以刻深，頗用術輔其資。而七國之亂，發怒於錯，錯卒以被戮。其後有邳都甯成之屬。

邳都者，揚人也。以郎事孝文帝。孝景時，都爲中郎將，敢直諫，而折大臣於朝。嘗從入上林，賈姬如廁，野彘卒入廁，上目都，都不行，上欲自持兵救賈姬，都伏上前曰：「亡一姬，復一姬進，天下所少，甯賈姬等乎？陛下縱自輕，奈宗廟太后何？」上還，彘亦去。太后聞之，賜都金百斤，由此重邳都。

濟南閻氏宗人三百餘家，豪猾，二千石莫能制。於是景帝乃拜都爲濟南太守，至則族滅閻氏首惡，餘皆股栗。居歲餘，郡中不拾遺，旁十餘郡守畏都如大府。都爲人，勇有氣力，公廉不發私書，問遺無所受，請寄無所聽。常自稱曰：「已倍親而仕，身固當奉職，死節官下，終不顧妻子矣。」

邳都遷爲中尉，丞相條侯至貴倨也，而都揖丞相。是時民樸，畏罪自重，而都獨先嚴酷，致行法不避貴戚，列侯宗室見都，側目而視，號曰蒼鷹。

臨江王徵詣中尉府對簿。臨江王欲得刀筆爲書謝上，而都禁吏不予。魏其侯使人以間與臨江王，臨江王既爲書謝上，因自殺。竇太后聞之怒，以危法中都，都免歸家。孝景帝乃使持節拜都爲鷹門太守，而便道之官，得以便宜從事。匈奴妻聞都節居邊，爲引兵去，竟都都死，不近鷹門。匈奴至爲偶人像都，令騎馳射，莫能中，見憚如此。匈奴患之。竇太后乃竟中都，以漢法景帝曰：「都忠臣。」欲釋之。竇太后曰：「臨江王獨非忠臣耶？」於是遂斬都。

甯成者，穰人也。以郎謁者事景帝，好氣，爲人小吏，必陵其長吏，爲人上，操下如束濕薪，宿賊任威，稍遷至濟南都尉，而都都爲守，始前數都尉皆步入府，因吏謁守如縣令，其畏都都如此。及成往，直陵都其出上，都素聞其聲，於是善遇與結驢。久之，都都死後，長安左右宗室多暴犯法，於是上召甯成爲中尉，其治效都都，其廉弗如。然宗室豪桀，皆人人惶恐。武帝卽位，徙爲內史，外戚多毀成之短，抵罪髡鉗。是時九卿罪死卽死，少被刑而成極刑，自以爲不復收。於是解脫，詐刻傳出關歸家，稱曰：「仕不至二千石，買不至千萬，可比人乎？」乃貫貸買陂田千餘頃，假貧民役使數千家，數年會赦，致產數千金，爲任俠，持吏長短，出從數十騎，其使民威重於郡守。

周陽由者，其父趙兼，以淮南舅父侯周陽，故因姓周陽氏。由以宗家任爲郎，事孝文及景帝。景帝時，由爲郡守。武帝卽位，吏治尙循謹甚，然由居二千石中，最爲暴酷驕恣，所愛者撓法活之，所憎者曲法誅滅之，所居郡必夷其豪，爲守視都尉如令，爲都尉必陵太守奪之治，與汲黯俱爲忤。司馬安之文惡，俱在二千石列，同車未嘗取均茵伏。由後爲河東都尉，時與其守勝屠公爭權，相告言罪，勝屠公當抵罪，義不受刑，自殺，而由棄市。自甯成周陽由之後，事益多，民巧法，大抵吏之治，類多成由等矣。

趙禹者，潁人，以佐史補中都官，用廉爲令史，事太尉亞夫。亞夫爲丞相，禹爲丞相史，府中皆稱其廉平。然亞夫弗任，曰：「極知禹無害，然文深不可以居大府。」今上時，禹以刀筆吏積勞，稍遷爲御史，上以爲能，至大中大夫，與張湯論定諸律令，作「見知」。吏傳得相監司，用法益刻，蓋自此始。

張湯者，杜人也，其父爲長安丞，出湯爲兒守舍，還而鼠賊肉，其父怒，笞湯，湯掘窟得盜鼠及餘肉，劾鼠掠治，傳爰書，訊鞠論報，并取鼠與肉，具獄磔堂下。其父見之，視其文辭，如老獄吏，大驚，遂使書獄。

父死後，湯爲長安吏，久之，周陽侯始爲諸卿時，嘗繫長安，湯傾身爲之，及出爲侯，大與湯交，徧見湯貴人。湯給事內史，爲甯成掾，以湯爲無害，言大府，調爲茂陵尉，治方中。武安侯爲丞相，徵湯爲史，時薦言之天子，補御史，使案事，治陳皇后蠱獄，深竟黨與，於是上以爲能，稍遷至大中大夫，與趙禹共定諸律令，務在深文，拘守職之吏已而趙禹遷爲中尉，徙爲少府，而張湯爲廷尉，兩人交驩，而兄事禹。

禹爲人廉倨，爲吏以來，舍毋食客。公卿相造請禹，禹終不報謝，務在絕知交賓客之請，孤立行一意而已。見文法輒取，亦不覆案，求官屬陰罪。湯爲人多詐，舞智以御人，始爲小吏，乾沒，與長安富賈田甲、魚翁叔之屬交私，及列九卿，收接天下名士大夫，己心內雖不合，然陽浮慕之。

是時上方鄉文學，湯決大獄，欲附古義，乃請博士弟子治尚書、春秋，補廷尉史，亭疑法，奏讞疑事，必豫先爲上分別其原，上所是，而著讞決法，廷尉掾令揚主之明，奏事即譴，湯應謝，經上意所便，必引正監掾史賢者爲之。其欲薦吏，揚人之善，蔽人之過，如此。所治即上意所欲罪，子監史深禍者，即上意所欲釋，與監史輕平者所治，即豪必舞文巧詆，即下戶羸弱，時口言雖文致法，上財察，於是往往釋湯所言。湯至於大吏，內行修也。

通賓客，飲食於故人子弟爲吏，及貧昆弟，調護之尤厚。其造請諸公，不避寒暑。是以湯雖文深意忌，不專平，然得此聲譽，而刻深吏多爲爪牙用者，依於文學之士。丞相弘數稱其美。

及治淮南，衛山江都反獄，皆窮根本。嚴助及伍被上欲釋之，湯爭曰：「伍被本畫反謀，而助親幸，出入禁闕，爪牙臣，及交私諸侯，如此弗誅，後不可治。」於是上可論之。其治獄所，排大臣自爲功，多此類。於是湯益尊任，遷爲御史大夫。

會渾邪等降，漢大興兵伐匈奴。山東水旱，貧民流徙，皆仰給縣官。縣官空虛，於是承上指，請造白金及五銖錢，籠天下鹽鐵，排富商大賈，出告緡令，鉏豪強兼井之客，舞文巧詆以輔法。

湯每朝春事，語國家用，日晏，天子忘食。丞相取充位，天下事皆決於湯。百姓不安其生，騷動縣官，所興未獲其利，姦吏並侵漁，於是痛繩以罪，則自公卿以下至於庶人，咸指湯。湯嘗病，天子自至視病，其隆貴如此。

匈奴來請和親，羣臣議上前。博士狄山曰：「和親便。」上問其便，山曰：「兵者凶器，未易數動。高帝欲伐匈奴，大困平城，乃遂結和親。孝惠高后時，天下安樂。及孝文帝欲事匈奴，北邊蕭然苦兵矣。孝景時，吳楚七國反，景帝往來兩宮間，寒心者數月。吳楚已破，竟景帝不言兵，天下富貴。今自陛下舉兵擊匈奴，中國以空虛，邊民大困貧。由此觀之，不和和親。」上問湯，湯曰：「此愚儒無知。」狄山曰：「臣固愚忠，若御史大夫湯，乃詐忠。若湯之治淮南江都，以深文痛詆諸侯，別蔬骨肉，使藩臣不自安，臣固知湯之爲詐忠。」於是上作色曰：「吾使生居一郡，能無使虜入盜乎？」曰：「不能。」曰：「居一縣。」對曰：「不能。」復曰：「居一郡。」曰：「山自度辯窮，且下吏曰：『能。』於是上遣山乘郡，至月餘，匈奴斬山頭而去。自是以後，羣臣震懼。

湯之客田甲，雖賈人有賢操，始湯爲小吏時，與錢通，及湯爲大吏，甲所以責湯行義過失，亦有烈士風。湯爲

御史大夫七歲敗。

河東人李文，嘗與湯有郤。已而爲御史中丞，悲數從中文書事，有可以傷湯者，不爲能地。湯有所愛，史魯謁居，知湯不平，使人上蜚變告文姦事，下湯。湯治論殺文，而湯心知謁居爲之上。問曰：「言變事蹤跡安起？」湯佯驚曰：「殆文故人怨之！」

謁居病臥閭里，主人湯自往視疾，爲謁居摩足。

趙國以治鑄爲業，王數訟鐵官事。湯常排趙王，趙王求湯陰事，謁居常案趙王。趙王怨之，并上書告湯大臣也。史謁居有病，湯至爲摩足，疑與爲大姦。事下廷尉，謁居病死，事連其弟，弟繫導官。湯亦治他囚導官，見謁居弟欲陰爲之，而佯不省。謁居弟弗知，怨湯，使人上書告湯與謁居謀共告變。李文事下減宣，宣嘗與湯有郤，及得此事，窮竟其事，未奏也。會人有盜發孝文園瘞錢，丞相青翟朝，與湯約俱謝。至前，湯念獨丞相以四時行園當謝，湯無與也，不謝。丞相謝。上使御史案其事，湯欲致其文丞相見知，丞相患之。三長史皆害湯，欲陷之。

始長史朱買臣，會稽人也。讀春秋，莊助使人言買臣，買臣以楚辭與助俱幸侍中，爲太中大夫，用事。而湯乃爲小吏，跪伏使買臣等前。已而湯爲廷尉，治淮南獄，排擠莊助，買臣固心望。及湯爲御史大夫，買臣以會稽守爲主爵都尉，列於九卿。數年，坐法廢，守長史。見湯，湯坐牀上，丞吏遇買臣，弗爲禮。買臣楚士，深怨，常欲死之。王朝，齊人也，以術至右內史，邊通學長短，剛暴彊人也。官再至濟南相，故皆居湯右。已而失官，守長史，詘體於湯。湯數行丞相事，知此三長史素貴，常凌折之。以故三長史合謀曰：「始湯約與君謝，已而賣君，今欲劾君以宗廟事，此欲代君耳。吾知湯陰事。」使吏捕案湯左田信等曰：「湯且欲奏請信，輒先知之，居物致富，與湯分之。」及他姦事，事辭頗聞，上問湯曰：「吾所爲，買人輒先知之，益居其物，是類有以吾謀告之者。」湯不謝。湯又

伴驚曰：「固宜有！」

誠宜亦奏謁居等事，天子果以湯懷詐而欺，使使八輩薄責湯，湯具自道無此，不服。於是上使趙禹責湯。禹至，讓湯曰：「君何不知分也？君所治夷滅者幾何人矣？今人言君皆有狀，天子重致君獄，欲令君自爲計，何多以對簿爲？」湯乃爲書謝曰：「湯無尺寸功，起刀筆吏，陛下幸致爲三公，無以塞責。然謀陷湯罪者，三長史也。」遂自殺。

湯死，家產直不過五百金，皆所得奉賜，無他業。昆弟諸子欲厚葬湯，湯母曰：「湯爲天子大臣，被汙惡言而死，何厚葬乎？」載以牛車，有棺無槨。天子聞之，曰：「非此母不能生此子！」乃盡案誅三長史。丞相青翟自殺，出田信。上惜湯，稍遷其子安世。趙禹中廢，已而爲廷尉，始條侯以爲禹賊深，弗任，及禹爲少府，比九卿，禹酷急，至晚節事益多，吏務爲嚴峻，而禹治加緩，而名爲平。王溫舒等後起，治酷於禹，禹以老徙爲燕相，數歲亂，悖有罪，免歸。後湯十餘年，以壽卒於家。

義縱者，河東人也，爲少年時，嘗與張次公俱攻剽爲羣盜。縱有姊姁，以醫幸王太后，王太后問：「有子兄弟爲官者乎？」姊曰：「有弟，無行，不可。」太后乃告上，拜義姁弟縱爲中郎，補上黨郡中令。治敢行，少蘊藉，縣無通事，舉爲第一。遷爲長陵及長安令，直法行治，不避貴戚，以捕案太后外孫修成君子仲，上以爲能，遷爲河內郡尉。至則族滅其豪穰氏之屬，河內道不拾遺。而張次公亦爲郎，以勇悍從軍，敢深入有功，爲岸頭侯。寧成家居，上欲以爲郡守，御史大夫弘曰：「臣居山東爲小吏時，寧成爲濟南都尉，其治如狼牧羊，成不可使治民。」上乃拜成爲關都尉。歲餘，關東吏隸郡國出入關者，號曰：「寧見乳虎，無值寧成之怒。」義縱自河內遷爲南陽太守，聞寧成家居南陽，及縱至關，寧成側行送迎，然縱氣盛不爲禮，至郡，遂案寧氏，

盡破碎其家，成坐有罪。及孔暴之屬皆犇亡。南陽吏民重足一迹。而平民朱疆、杜衍、杜周爲縱爪牙之吏，任用遷爲廷史。

軍數出定襄，定襄吏亂敗，於是徙縱爲定襄太守。縱至，掩定襄獄中重罪輕係二百餘人。及賓客昆弟私入相視，亦二百餘人。縱一捕鞠曰：「爲死罪解脫。」是日皆報殺四百餘人。其後郡中不寒而栗，猾民佐吏爲治。是時趙禹、張湯以深刻爲九卿矣，然其治尙寬，輔法而行。而縱以鷹擊毛摯爲治。

後會五銖錢白金起，民我奸，京師尤甚。乃以縱爲右內史，王溫舒爲中尉。溫舒至，惡其所爲，不先言縱，縱必以氣凌之，取壞其功。其治所誅殺甚多，然取爲小治，姦益不勝，直指始出矣。吏之治以斬殺縛束爲務，闕奉以惡用矣。縱廉其治放郅都，上幸鼎湖，病久已而卒起，幸甘泉，道多不治，上怒曰：「縱以我爲不復行此道乎？」嗾之。至冬，楊可方受告緡，縱以爲此亂民，部吏捕其爲可使者，天子聞，使杜式治以爲廢格沮事，棄縱市。後一歲，張湯亦死。

王溫舒者，陽陵人也，少時椎埋爲姦。已而試補縣亭長，數廢爲吏，以治獄至廷史。事張湯，遷爲御史，督盜賊殺傷甚多。稍遷至廣平都尉，擇郡中豪敢任吏十餘人，以爲爪牙，皆把其陰重罪，而縱使督盜賊，快其意所欲得。此人雖有百罪，弗法，卽有避，因其事夷之，亦滅宗。以其故，齊趙之郊，盜賊不敢近廣平。廣平聲爲道不拾遺。上聞，遷爲河內太守。素居廣平時，皆知河內豪奸之家，及往，九月而至，令郡具私馬五十疋，爲驛。自河內至長安，部吏如居廣平時，方略捕郡中豪猾，郡中家皆相連坐千餘家，上書請大者至族，小者乃死，家盡沒入償。或奏行不過二三日，得可事論報，至流血十餘里。河內皆怪其奏，以爲神速。盡十二月，郡中毋聲，毋敢夜行，野無吠之盜。其頗不得，失之旁郡國，梨求會者，溫舒頓足歎曰：「嗟乎！令冬月益展一月，足吾事矣！」其好殺

伐行威，不愛人如此。天子聞之，以爲能。遷爲中尉。其治復放河內，徙諸名禍猾吏與從事。河內則楊皆廢，戍關中，楊贖成信等。善縱爲內史，憚未敢恣治。及縱死，張湯敗後，徙爲廷尉。而尹齊爲中尉。尹齊者，郡荏平人，以刀筆稍遷至御史，事張湯。

張湯數稱以爲廉武，使督盜賊，所斬伐不避貴戚。遷爲關內都尉，聲甚於寧成。上以爲能，遷爲中尉。吏民益凋敝。尹齊木強少文，豪惡吏伏匿，而善吏不能爲治。以故事多廢，抵罪。上復徙溫舒爲中尉，而楊僕以嚴酷爲主爵都尉。

楊僕者，宜陽人也，以主爵爲吏。河南守案舉以爲能，遷爲御史，使督盜賊關東。治放尹齊，以爲敢擊行。稍遷至主爵都尉，列九卿。天子以爲能。南越反，拜爲樓船將軍，有功，封爲梁侯。爲荀彘所縛，居久之，病死。

而溫舒復爲中尉，爲人少文，居廷惛惛不辯。至於中尉，則心開。督盜賊，素習關中俗，知豪惡吏，豪惡吏盡復爲用，爲方略。吏苛察盜賊，惡少年，投鋸，購告言姦，置伯格長，以收司奸盜賊。

溫舒爲人譎，善事有勢者，卽無勢者視之如奴。有勢者雖有姦如山，弗犯。無勢者貴戚必侵辱，舞文巧詆下戶之猾，以烈大豪。其治中尉如此。奸猾窮治，大抵糜爛獄中，行論無出者。其爪牙吏虎而冠。於是中尉部中中猾以下皆伏，有勢者爲游聲譽，稱治。治數歲，其吏多以權富。溫舒擊東越，還，議有不中意者，坐小法抵罪，免。是時天子方欲通天臺，而未有人。溫舒請覆中尉脫卒，得數萬人，作上悅，拜爲少府。徙爲右內史，治如其故。奸邪少禁，坐法失官。復爲右輔，行中尉事。如故操歲餘，會苑軍發，詔徵豪吏。溫舒置其吏華成。及人有變告舒，受員騎錢他姦利事，罪至族自殺。其時兩弟及兩婚家，亦各自坐他罪，而族光祿徐自爲曰：「悲夫，夫古有三族，而王溫舒罪至同時而五族乎！」

溫舒死，家直累千金。後數歲，尹齊亦以淮陽都尉病死，家直不滿五十金。所誅滅淮陽甚多，及死，仇家欲燒其尸，尸亡去歸葬。

自溫舒等以惡爲治，而郡守都尉譖候二千石欲爲治者，其治大抵盡放溫舒，而吏民益輕犯法，盜賊滋起。南陽有梅免、白政，楚有殷中、杜少齊，有徐勃、燕趙之間有堅盧、范生之屬，大率至數千人，擅自號，攻城邑，取庫兵，釋死罪，縛辱郡太守都尉，殺二千石，爲徵告縣，趣具食。小羣盜以百數，掠鹵鄉里者，不可勝數也。於是天子始使御史中丞丞相長史督之，猶弗能禁也。乃使光祿大夫范昆、諸輔都尉及故九卿張德等，衣繡衣，持節，虎符發兵，以興擊，斬首大部，或至萬餘級，及以法誅通飲食，坐連諸郡，甚者數千人。數歲，乃頗得其渠率。

散卒失亡，復聚黨阻山川者，往往而羣居，無可奈何。於是作沈命法，曰：羣盜起，不發覺，而捕不滿品者，二千石以下至小吏主者皆死。其後小吏畏誅，雖有盜不敢發，恐不能得，坐課累府，府亦使其不言，故盜賊寢多，上下相爲匿，以文辭避法焉。

誠宣者，楊人也。以佐史無害，給事河東守府。衛將軍奇使買馬河東，見宣無害言上，徵爲大廩丞。官事辦，稍遷至御史及中丞，使治主父假及治淮南反獄，所以徵文深詆，殺者甚衆，稱爲敢決疑。數廢數起，爲御史及中丞者，幾二十歲。王溫舒免中尉，而宣爲左內史。其治米鹽事，大小皆關其手。自部署縣名曹實物，官吏令丞不得擅搖，痛以重法繩之。居官數年，一切郡中爲小治辦。然獨宣以小致大，能因力行之，難以爲經。中廢爲右扶風，坐怨成信，信亡藏上林中，宣使郡令格殺信。吏卒格信時，射中上林苑門，宣下吏詆罪，以爲大逆當族，自殺而杜周任用。

杜周者，南陽杜衍人，義縱爲南陽守，以爲爪牙，舉爲廷尉史。事張湯，湯數言其無害，至御史，使案邊失亡，所

論殺甚衆。奏事中上意，任用與誠宣相編，更爲中丞十餘歲。其治與宣相放，然重遲，外寬內深，次骨。

宣爲左內史，周爲廷尉，其治大放張湯而饒候伺，上所欲擠者，因而陷之。上所欲釋者，久係待問，而微見其冤狀，客有讓周曰：「君爲天子決平，不循三尺法，專以人意折爲獄，獄者固如是乎？」周曰：「三尺安出哉？前主所是著爲律，後主所是疏爲令，當時爲是，何古之法乎？」至周爲廷尉，詔獄亦益多矣。二千石係者，新故相因，不減百餘人。郡吏太府舉之廷尉，一歲至千餘章，章大者連逮詭案數百，小者數十人。繫者數千，近者數百里。會獄吏因責如章，告劾不服，以笞掠定之。於是聞有逮皆亡匿，獄久者至更數赦，十有餘歲，而相告言大抵盡誣以不道。以上廷尉及中都官詔獄，逮至六七萬人，吏所增加十萬餘人。

周中廢，後爲執金吾，逐盜，捕治桑弘羊、衛皇后昆弟子，刺深。天子以爲盡力無私，遷爲御史大夫。家兩子夾河爲守，其治暴酷，皆甚於王溫舒等矣。

杜周初徵爲廷吏，有一馬，且不全，及身久任事，至三公列，子孫尊官，家貲累數百萬矣。

太史公曰：自邳都杜周十人者，此皆以酷烈爲聲。然邳都伉直，引是非，爭天下大禮，張湯以知陰陽，人主與俱上下，時數辯當否，國家賴其便。趙禹時據法守正，杜周從諛，以少言爲重。自張湯死後，網密多誣，嚴官事，凌以耗履，九卿碌碌奉其官，救過不贖，何暇論繩墨之外乎？然此十人中，其廉者足以爲儀表，其汙者足以爲戒，方路教導，禁奸止邪，一切亦彬彬，實有其文焉。雖慘酷，斯稱其位矣。

至若蜀守馮當暴挫，廣漢李貞擅磔人，東郡彌僕鋸項，天水略壁推滅，河東褚廣妄殺，京兆無忌，馮翊殷周，螻鷃水衡，閹奉，抃擊賣請，何足數哉！何足數哉！

遊俠列傳

韓子曰：儒以文亂法，而俠以武犯禁，二者皆譏，而學士多稱於世云。至如以術取宰相卿大夫，輔翼其世主，功名俱著於春秋，固無可言者。及若季次原憲，閭巷人也，讀書懷獨行君子之德，義不苟合當世，當世亦笑之。故季次原憲，終身空室蓬戶，褐衣疏食不厭，死而已。四百餘年，而弟子志之不倦。今遊俠，其行雖不軌於正義，然其言必信，其行必果，已諾必誠，不愛其軀，赴士之阨困，既已存亡生死矣，而不矜其能，羞伐其德，蓋亦有足多者焉。且緩急人之所時有也。太史公曰：昔者虞舜窘於井廩，伊尹負於鼎俎，傅說匿於傅險，呂尚困於棘津，夷吾桎梏，百里飯牛，仲尼畏匡，菜色陳蔡，此皆學士所謂有德仁人也，猶然遭此菑，况以中材而涉亂世之末流乎？其遇害何可勝道哉！鄙人有言曰：何知仁義，已嚮其利者為有德，故伯夷、魏周餓死首陽山，而文武不以其故貶王，跖、躄暴戾，其徒誦義無窮。由此觀之，竊鉤者誅，竊國者侯，侯之門仁義存，非虛言也。今拘學或抱咫尺之義，久孤於世，豈若卑論儕俗，與世沉浮而取榮名哉？而布衣之徒，設取與然諾，千里誦義，為死不顧世，此亦有所長，非苟而已也。故士窮窘而得委命，此豈非人之所謂賢豪間者邪？誠使鄉曲之俠，與季次原憲比，權量力，効力於當世，不同日而論矣。要以功見言信，俠客之義，又曷可少哉？古布衣之俠，靡得而聞已。近世延陵，孟嘗春申平原，信陵之徒，皆因王者之賜，藉於有土卿相之宮厚，招天下賢者，顯名諸侯，不可謂不賢者矣。此如順風而呼，聲非加疾，其勢激也。至如閭巷之俠，修行砥名，聲施於天下，莫不稱賢，是為難耳。然儒墨皆排摺不載，自秦以前，匹天之俠，湮滅不見，余甚恨之。以余所聞，漢興有朱家、田仲、王公、劇孟、郭解之徒，雖時扞當世之文網，然其私義廉潔退讓，有足稱者，名不虛立，士不虛附。如朋黨宗彊比周，說財役貧，豪暴侵凌孤弱，恣欲自快，遊俠亦醜之余。悲世俗不察其意，而猥以朱家、郭解等，令與暴豪之徒，同類而共笑之也。

魯朱家者，與高祖同時。魯人皆以儒教，而朱家用俠聞。所藏活豪士以百數，其餘庸人不可勝言，然終不伐。

其能。故其德。諸所嘗施。惟恐見之。振人不贖。先從貧賤始。家無餘財。衣不完采。食不重味。乘不過駒牛。專趨人之急。甚己之私。既脫季布將軍之厄。及布尊顯。終身不見也。自關以東。莫不延頸願交焉。

楚田仲以俠聞。喜劍。父事朱家。自以爲行弗及。田仲已死。而雒陽有劇孟。

周人以商賈爲資。而劇孟以任俠顯諸侯。吳楚反時。條侯爲太尉。乘傳車將至河南。得劇孟。喜曰。吳楚舉大事而不求孟。吾知其無能爲已矣。天下騷動。宰相得之。若得一敵國云。劇孟行大類朱家。而好博多少年。戲然劇孟母死。自遠方送喪。蓋千乘。及劇孟死。家無餘十金之財。

而符離人王孟亦以俠稱江淮之間。是時濟南鬪氏陳周庸亦以豪聞。景帝聞之。使使盡誅此屬。其後代諸白梁韓無辭。陽翟薛况。陝韓孺紛紛復出焉。

郭解軼人也。字翁伯。善相人者。許負外孫也。解父以任俠。孝文時誅死。解爲人短小精悍。不飲酒。少時陰賊。慨不快意。身所殺甚衆。以鑿借交報仇。藏命作姦。剽攻不休。及鑄錢搗家。固不可勝數。適有天幸。窘急常得脫。若遇赦及解年長。更折節爲儉。以德報怨。厚施而薄望。然其自喜爲俠益甚。既已振人之命。不矜其功。其陰賊著於心。卒發於睚眦。如故云。而少年慕其行。亦輒爲報仇。不使知也。解姊子負解之勢。與人飲。使之嚼。非其任。彊灌之。人怒。拔刀刺殺解姊子。亡殺解姊。怒曰。以翁伯之義。人殺吾子。賊不得。棄其尸於道。弗葬。欲以辱解。解使人微知賊處。賊窘自歸。具以實告解。解曰。公殺之固當。吾兒不直。遂去其賊。罪其姊子。乃收而葬之。諸公聞之。皆多解之義。益附之。解出入。人皆避之。有一人獨箕踞視之。解遣人問其姓名。客欲殺之。解曰。吾邑屋。至不見敬。是吾德不修也。彼何罪。乃陰屬尉吏曰。是人吾所急也。至踐更時脫之。每至踐更。數過吏弗求。怪之。問其故。乃解使脫之。箕踞者乃肉袒謝罪。少年聞之。愈益慕解之行。雒陽人有相仇者。邑中

賢豪居間者以十數，終不聽。客乃見郭解，解夜見仇家，仇家曲解，解乃謂仇家曰：「吾聞雒陽諸公在此間，多不聽者，今子幸而聽解，奈何乃從他縣奪人邑中賢大夫權乎？」乃夜去，不使人知。曰：「且無用待我，待我去，令雒陽豪居其間。」乃聽之。解執恭敬，不敢乘車入其縣廷之旁郡國，為人請求，事可出，出之不可者，各厭其意，然後乃敢嘗酒食。諸公以故嚴重之，爭爲用。邑中少年乃旁近縣賢豪，夜半過門常十餘車，請得解客舍養之。及徒豪富茂陵也。解家貧，不中警吏恐，不敢不徙。衛將軍爲言郭解家貧，不中徙。上曰：「布衣權至使將軍爲言，此其家不貧。」解家遂徙。高公送者出千餘萬。軹人楊季主子爲縣掾，舉徙解，解兄子斷楊掾頭。由此楊氏與郭氏爲仇。解入關，關中賢豪知與不知，聞其聲，爭交驩解。解爲人短小，不飲酒，出未嘗有騎，已又殺楊季主。楊季主家上書人，又殺之。闕下上聞，乃下吏捕解，解亡，置其母家室。夏陽身至臨晉，臨晉籍少公素不知解，解因求出關，籍少公已出解。解轉入太原，所過輒告主人家，吏逐之，跡至籍少公，少公自殺，口絕久之，乃得解。窮治所犯，爲解所殺，皆在赦前。軹有儒生侍使者坐，客譽郭解，生曰：「郭解專以姦犯公法，何謂賢？」解客聞，殺此生，斷其舌。吏以此責解，解實不知殺者，亦竟絕莫知爲誰。吏奏解無罪，御史大夫公孫弘議曰：「解布衣爲任俠，行權以匪皆殺人，解雖弗知，此罪甚於解殺之，當大逆無道。」遂族郭解翁伯。

自是之後，爲俠者極衆，赦而無足數者。然關中長安樊仲子、槐里趙王孫、長陵高公子、西河郭公仲、太原鹵公、臨淮兒長卿、東陽田君孺，雖爲俠，而遠巡有退讓君子之風。至若北道姚氏、西道諸杜、南道仇景、東道趙他羽、公子南陽趙調之徒，此盜跖居之間者耳，曷足道哉？此乃鄉者朱家之羞也。

太史公曰：吾視郭解，狀貌不及中人，言語不足採者，然天下無賢與不肖，知與不知，皆慕其聲，言俠者皆引以爲名。諺曰：人貌榮名，豈有既乎？於戲惜哉！

貨殖列傳

老子曰：至治之極，隣國相望，雞狗之聲相聞，民各甘其食，美其服，安其俗，樂其業。至老死不相往來，必用此爲務，晚近世塗民耳目，則變無行矣！

太史公曰：夫神農以前，吾不知已。至若詩書所述，虞夏以來，耳目欲極聲色之好，口欲窮芻豢之味，身安逸樂，而心誇矜勢能之榮，使俗之漸民久矣。雖戶說以眇論，終不能化，故善者因之，其次利道之，其次教誨之，其次整齊之，最下者與之爭。夫山西饒材，竹穀，纒，玉石，山東多魚鹽，漆，絲，聲色，江南出楛，梓，薑，桂，金，錫，連，丹，砂，犀，瑇瑁，珠璣，齒革，龍門，碣石，北多馬，牛，羊，旃，裘，筋，角，銅，鐵，羣千里，往往山出，碁置，此其大較也。皆中國人民所喜好，謠俗被服，飲食奉生，送死之具也。故待農而食之，虞而農之，工而成之，商而通之。此甯有政教發徵期會哉？人各任其能，竭其力，以裨所欲，故物賤之微貴，貴之微賤，各勸其業，樂其事。若水之趨下，日夜無休時，不召而自來，不求而民出之，豈非道之所符，而自然之驗邪？周書曰：農不出則乏其食，工不出則乏其事，商不出則三寶絕，虞不出則財匱少，財匱少而山澤不辟矣。此四者，民所衣食之原也。原大則饒，原小則鮮。上則富國，下則富家。貧富之道，莫之奪干，而巧者有餘，拙者不足。

范蠡既雪會稽之恥，乃喟然而歎曰：「計然之策七，越用其五，而得意，既已施於國，吾欲用之家。」乃乘扁舟，浮於江湖，變名易姓，適齊爲鴟夷子皮，之陶爲朱公。朱公以爲陶天下之中，諸侯四通，貨物所交易也。乃治產積居，與時逐而不責於人。故善治生者，能擇人而任時。十九年之中，三致千金，再分散與貧交疏兄弟。此所謂富好行其德者也。後年衰老而聽子孫，子孫修業而息之，遂至巨萬。故言富者，皆稱陶朱公。

夫天下物所鮮所多，人民謠俗，山東食海鹽，山西食鹽鹵，嶺南沙北，固往往出鹽，大體如此矣。總之楚越之地，地廣人稀，飯稻羹魚，或火耕而水耨，米隨蠶蛤，不待賈而足，地勢饒食，無饑饉之患，以故皆窳偷生，無積聚而多貧。是故江淮以南，無凍餒之人，亦無千金之家。沂泗水以北，宜五穀桑麻六畜，地小人衆，數被水旱之害，民好畜藏，故秦夏梁魯好農而重民。三河宛陳亦然，加以商賈。齊趙設智巧，仰機利，燕代田畜而事蠶。由此觀之，賢人深謀於廊廟，論議朝廷，守信死節，隱居巖穴之士，設爲名產者，安歸乎傷於富厚也。是以廉吏久久更富，廉賈歸富。富者，人之情性所不學而俱欲者也。故壯士在軍，攻城先登，陷陣却敵，斬將奪旗，前蒙矢石，不避湯火之難者，爲重賞使也。其在閭巷少年，攻剽椎埋，劫人作姦，掘冢鑄幣，任俠并兼，借交報仇，篡逐幽隱，不避法禁，走地地如驚，其實皆爲財用耳。今夫趙女鄭姬，設形容，揆鳴琴，揄長袂，躡利屣，目挑心招，出不遠千里，不擇老少者，奔富厚也。遊閑公子，飾冠劍，連車騎，亦爲富貴容也。弋射魚獵，犯晨夜，冒霜雪，馳阮谷，不避猛虎之害，爲得味也。博戲馳逐，鬪雞走狗，作色相矜，必爭勝者，重失負也。醫方諸食技術之人，焦神極能，爲重糈也。吏士舞文弄法，刻章僞書，不避刀鋸之誅者，沒於賂遺也。農工商賈畜長，固求富益貨也。此有知盡能索耳。終不餘力而讓財矣。諺曰：百里不販樵，千里不販糧，居之一歲，種之以穀，十歲樹之以木，百歲來之以德。德者，人物之謂也。今有無秩祿之奉，爵邑之入，而樂與之比者，命曰素封。封者，食租稅歲率戶二百，千戶之君，則二十萬朝覲聘享出其中。庶民農工商賈，率亦歲萬息二千戶，百萬之家，則二十萬，而更徭租賦出其中。衣食之欲，恣所好美矣。故曰：陸地牧馬二百蹄，牛蹄角千，千足羊，澤中千足，遊水居千石魚陂，山居千章之材，安邑千樹棗，燕秦千樹栗，蜀漢江陵千樹橘，淮北常山已南河濟之間，千樹萩，陳夏千畝漆，齊魯千畝桑麻，渭川千畝竹，及名國萬家之城，帶郭千畝，畝鍾之田，若千畝，卮茜，千畦，蓂韭。此其人皆與千戶侯等。然是富給之資也。不窺市

并不行異邑，坐而待收，身有處士之養而收給焉。

若至家貧親老妻孥軟弱，歲時無以祭祀，進醴飲食，破服不足以自通，如此不慚恥，則無所比矣！是以無財作力，少有鬪智，既饒爭時，此其大經也。今治生不待危身取給，則賢人勉焉。是故本富爲上，末富次之，姦富最下。無巖處奇士之行，而長貧賤，好語仁義，亦足羞也。凡編戶之民，富相什則卑下之，伯則畏憚之，千則役，萬則僕，物之理也。夫用貧求富，農不如工，工不如商，刻繡文，不如倚市門，此言末富，貧者之資也。貧賈三之，廉賈五之，此皆誠壹之所致。由此觀之，富無經業，則貨無常主，能者輻湊，不肖者瓦解，千金之家，比一都之君，巨萬者乃與王者同樂，豈所謂素封者耶？非也。

滑稽列傳

孔子曰：六藝於一治也。禮以節人，樂以發和，書以道事，詩以達意，易以道化，春秋以道義。太史公曰：天道恢恢，豈不大哉！談言微中，亦可以解紛。

淳于髡者，齊之贅婿也。長不滿七尺，滑稽多辯，數使諸侯，未嘗屈辱。齊威王之時，喜隱，好爲淫樂，長夜之飲，沈湎不治，委政卿大夫，百官無亂，諸侯並侵，國且危亡，在於旦暮。左右莫敢諫。淳于髡說之以隱曰：「國中有大鳥止王之庭，三年不蜚，又不鳴，王知此鳥何也？」王曰：「此鳥不飛則已，一飛冲天；不鳴則已，鳴則驚人。」於是乃朝諸令長七十二人，賞一人，誅一人，奮兵而出，諸侯振驚，皆還齊侵地。威行三十六年。語在田完世家。中威王八年，楚大發兵加齊，齊王使淳于髡之趙請救兵，齎金百斤，車馬十調。淳于髡仰天大笑，冠纓索絕。王曰：「先生少之乎？」髡曰：「何敢？」王曰：「笑豈有說乎？」髡曰：「今者臣從東方來，見道傍有饑田者，操一

豚蹄，酒一盃，而祝曰：「瓊漿滿樽，汗邪滿車，五穀蕃熟，穰穰滿家。」臣見其所持者狹，而所欲者奢，故笑之。」於是齊威王乃益齋黃金千鎰，白璧十雙，車馬百驥。髡辭而行。趙主與之精兵十萬，革車千乘。楚聞之，夜引兵而去。威王大悅，置酒後威，召髡賤之酒，問曰：「先生能飲幾何而飲？」對曰：「臣飲一斗亦醉，一石亦醉。」威王曰：「先生飲一斗而醉，惡能飲一石哉？其說可得聞乎？」髡曰：「賜飲大王之前，執法在傍，御史在後，髡恐懼俯伏而飲，不過一斗徑醉矣。若親有嚴客，髡希繆鞠禮，侍酒於前，時賜餘瀝奉觴上壽，數起飲，不過二斗徑醉矣。若朋友交遊，久不相見，卒然相視，驩然道故，私情相語，飲可五六斗，徑醉矣。若乃州閭之會，男女雜舉，行酒稽留，六博投壺，相引爲曹，握手無罰，目眄不禁，前有墮珥，後有遺簪，髡竊樂此，飲可八斗而醉二參。日暮酒闌，合尊促坐，男女同席，履舄交錯，杯盤狼藉，室上獨滅，主人留髡而送客，羅襪襟解，微聞蕩澤，當此之時，髡心最歡，能飲一石。故曰：酒極則亂，樂極則悲，萬事盡然，言不可極極之而衰，以諷諫焉。」齊王曰：「善。」乃罷長夜之飲，以髡爲諸侯主客，宗室置酒，髡嘗空側。其後百餘年，楚有優孟。

優孟者，故楚之樂人也，長八尺，多辯，常以談笑諷諫。楚莊王之時，有所愛馬，衣以文繡，置之華屋之下，席以露牀，啗以彘脯，馬病肥死，使羣臣喪之，欲以棺槨大夫禮葬之。左右爭之，以爲不可。王下令曰：「有敢以馬諫者，罪至死。」優孟聞之，入殿間仰天大哭。王驚而問其故。優孟曰：「馬者，王之所愛也，以楚國堂堂之大，何求不得，而以大夫禮葬之，薄請以人君禮葬之。」王曰：「何如？」對曰：「臣請以彫玉爲棺，文梓爲槨，楨楓豫章爲題，漆發甲卒爲穿城，老弱負土，齊趙陪位於前，韓魏翼衛其後，廟食大牢，奉以萬戶之邑，諸侯聞之，皆知大王賤人而貴馬也。」王曰：「寡人之過，一至此乎？爲之奈何？」優孟曰：「請爲大王六畜葬之，以壙窆爲椁，銅鑿爲棺，齋以薑棗，荐以木蘭，祭以粳稻，衣以火光，葬之於人腹腸。」於是王乃使以馬屬太官，無令天下久聞。

也。

楚相孫叔敖，知其賢人也，善待之。病且死，屬其子曰：「我死，汝必貧困，若往見優孟，言我孫叔敖之子也。」居數年，其子窮困，負薪逢優孟，與言曰：「我孫叔敖之子也。父且死時，屬我貧困，往見優孟。」優孟曰：「若無遠有所之。」即爲孫叔敖衣冠，抵掌談語，歲餘，像孫叔敖。楚王左右不能別也。莊王置酒，優孟前爲壽，莊王大驚，以爲孫叔敖復生，欲以爲相。優孟曰：「請歸與婦計之。」三日而爲相。莊王許之。三日後，優孟復來，王曰：「婦言謂何？」孟曰：「婦言慎無爲，楚相不足爲也。」如孫叔敖之爲楚相，蓋忠爲廉以治楚，楚王得以霸，今死其子無立錐之地，貧困負薪以自飲食，必如孫叔敖，不如自殺。」因歌曰：「山居耕田苦，難以得食，起而爲吏，身貪鄙者餘財，不顧恥辱，身死家室富，又恐受贖柱法，爲竊觸大罪，身死而家滅，貪吏安可爲也？念爲廉吏，奉法守職，竟死不敢爲非，廉吏安可爲也？楚相孫叔敖，持廉至死，方今妻子窮困，負薪而食，不足爲也。」於是莊王謝優孟，乃召孫叔敖子，封之寢邱四百戶，以奉其祀。後十世不絕。此知可以言時矣。其後二百餘年，秦有優旃。

優旃者，秦倡朱儒也，善爲笑言，然合於大道。秦始皇時，置酒而天雨，旃者皆沾寒，旃見而哀之，謂之曰：「汝休乎？」旃者皆曰：「幸甚。」旃曰：「我即呼汝，汝疾應曰諾。」居有頃，殿上上壽呼萬歲，旃大呼曰：「陸橋郎！」郎曰：「諾。」旃曰：「汝雖長何益？幸雨立，我雖短也，幸休居。」於是始皇使旃者得半相代。

始皇嘗議欲大苑囿，東至函谷關，西至雍陳倉，旃曰：「善！多縱禽獸於其中，寇從東方來，令麋鹿觸之足矣。」始皇以故輟止。二世立，又欲漆其城，旃曰：「善！主上雖無言，臣固將請之。漆城雖於百姓愁費，然佳哉。」

漆城瀉蕩，寇來不能上，即欲就之，易爲膝耳，顧黜爲蔭室。於是二世笑之，以其故止。居無何，二世殺死，優旃歸漢數年而卒。

太史公曰：淳于髡仰天大笑，齊威王橫行，優孟搖頭而歌，負薪者以封，優旃臨檻疾呼，陛楯得以半更，豈不亦偉哉！

太史公自序

太史公既掌天官，不治民，有子曰遷，遷生龍門，耕牧河山之陽，年十歲，則誦古文。二十而南游江淮，上會稽，探禹穴，窺九疑，浮於沅湘，北涉汶泗，講業齊魯之都，觀孔子之遺風，鄉射鄒嶧，扈困鄆薛彭城，過梁楚，以歸。

於是遷仕爲郎中，奉使西征巴蜀，以南南略邛笮，昆夷還報命。

是歲天子始建漢家之封，而太史公留滯周南，不得與從事，故發憤且卒。而子遷適使反，見父於河洛之間，太史公執遷手而泣曰：「余先，周室之太史也，自上世常顯功名於虞夏，典天官事，後世中衰，絕於予乎？汝復爲太史，則續吾祖矣。今天子接千歲之統，封泰山，而余不得從行，是命也。夫命也，夫余死，汝必爲太史，爲太史，無忘吾所欲論著矣。且夫孝始於事親，中於事君，終於立身，揚名於後世，以顯父母，此孝之大者。夫天下稱謂周公，言其能詠歌文武之德，宣周召之風，達太王王季之思慮，爰及公劉，以尊后稷也。幽厲之後，王道缺，禮樂衰，孔子修舊起廢，論詩書，作春秋，則學者至今則之，自獲麟以來，四百餘歲，而諸侯相兼，史記放絕，今漢興，海內一統，明主賢君，忠臣死義之士，余爲太史而弗論載，廢天下之史文，余懼焉。汝其念哉！」遷俯首流涕曰：「小子不敏，請悉論先人所次舊聞，弗敢闕。」

國家圖書館



004904054



標點王英文

廣益書局出版

發行所廣益

總店上海
分店上海

版權所有

民國三十八年四月
洋裝一冊 定價五元